上帝們

人類浩劫後

黃凡／著

上帝們

人類浩劫後

黃凡／著

SF 8

上帝們 人類浩劫後 黃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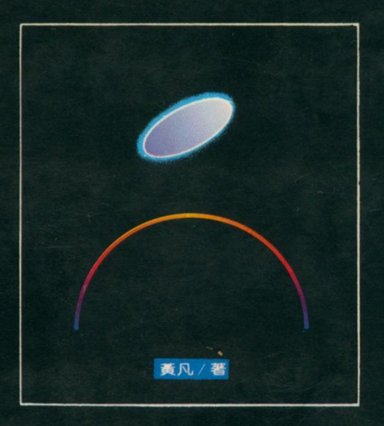
知識

上帝們

人類浩劫後

黃凡／著

知識系統出版有限公司



封面設計／黃憲鐘

SF 8

知識系統出版公司 印行

上帝們

——人類浩劫後

黃凡

序：我的宇宙

在我的宇宙
向無限度量擴張的世界
因爲它如此漫無目的地擴張
以至於竟無法容忍一個有限延伸的「上帝」的概念

所以在我的宇宙
沒有任何神祇的存在
有的只是一些
機運、概率、碰撞原理以及
無數不公平的競爭

黃凡

上帝們

——人類浩劫後

目次

上帝們

人類浩劫後



上帝們

人類浩劫後

1

我現在可能很老很老了，根據他們的說法，我是這個一度異常迷人星球碩果僅存的兩個人之一。另外一個，他們在尼泊爾山區發現時，由於驚嚇過度，他的腦子裏已經成了一片空白，自然而然地他就成了一具名符其實的活動標本。我們在廿年前見過一次面，當時他只會一再重複「呻啞、沙卡其」這句話（其意大約是您好嗎或是和平），那個時刻我們相對無語，整個人類的悲慘命運橫在眼前，令我唏噓良

久，我的眼眶裏閃爍著淚光。尼泊爾人從我的表情中，彷彿勾起了某種回憶。在這一段沉默無語的時光中，他的眼裏呈現出從未有過的清醒神色。我們緊緊握著手，我可以感覺到亙古以來人類異地相逢所發散出來的溫暖。然後，在我們互道再見時，尼泊爾人又回復了往常的混亂，我猜他一定又回到了那個古老的世界。此後，我們再未謀面，我從福利處一個小夥子那裏得知，他們把他送到吉拉星系的一家醫院裏，作復健手術。

福利處那個人是我的一個朋友，他是個年輕活潑的小夥子，才從所謂「廢棄星球研究所」畢業不滿一年。這是此地唯一的學校，就在我的住處附近。他說他之所以跑到這裏來唸書，並非居於什麼「興趣」或是「抱負」這類動人的理由。而是因爲他的程度太差，無法通過一項「資格審查」。當他們政府刊登了巨幅廣告——「徵求喜愛冒險、刺激，並能享受全額獎學金及免費銀河旅行的青年。」——他就糊里糊塗地離開了家園，來到這個鬼地方，作「卡勁基里娃」（意思是他媽的！）的考古怪人。順便提一下，我在這個研究所已經幹了十多年的語言學助教，原因之一是我沒其他的事好做。我那個班上只有三名學生，教授是一部改良型電腦。阿利

亞，我那在福利處的朋友告訴我，這種貨色在他們家鄉只配擺在舊貨攤上，他之所以如此痛恨教授，乃是因爲在一次考試時，教授只肯給他卅分，因此，他修的那科「梵文」必須重來一次。也就是說他必須再讓教授電擊一百六十七個小時，在這同時，教授發出一種譏嘲的聲音，聽來像是記憶中的「侖巴舞曲」。啊！那個傷感、憂鬱、迷人的年代，卻已一去不復返。

阿利亞有一對狡猾、紅色、白鼠似的眼睛，跟大多數年輕人一樣，對什麼事都要抱怨一番。每當他故意用話來激怒我，我就以「死亡」和其他類似字眼來回報。在他們的觀念裏，死亡是種牽涉到四度空間的問題，教授對這兩個字所下的定義是——「一切事物無休無止的重整」——在我試圖以地球的古老邏輯加以辯駁時，他就發出那種侖巴舞曲的怪聲。

「阿利亞，我們不要爭論這些無聊的問題好不好？」

「是誰先開始的？」

「『開始』這兩個字超出了你們的理解區。」

「卡勁基里娃，時間只是一個符號，毫無意義，桑老頭，要我說幾次，你才能

了解？」

「好罷，不談這個，談談你們家鄉的選舉好了。」

「我對政治不感興趣。」阿利亞冷冷地說。

這時候，我正在用早餐，阿利亞喜歡一大早就跑來我這裏。他眞的在跑，他的大得不成比例的頭部在淸晨的微風中搖來盪去，偶爾他會轉過身，背朝前跑著，跟著做出一些奇怪的動作。他們的身軀構造頗爲奇特，胸腔狹小，手腳細長，手腳掌只有三根指頭，膚色泛青，身高約兩公尺（遠看像隻蚱蜢）。起先，阿利亞背朝前蛙躍一般的動作，使我驚訝地合不攏嘴，習慣之後，我發現這只是種孩子氣無傷大雅的動作，地位較高的吉拉星人通常不苟言笑，而且一板一眼地走著。

「那麼告訴我，究竟有什麼事？」我邊說邊將一顆紫色的藥丸丟進嘴裏，我的早餐很簡單，一顆藥丸和一杯汽油般的液體。

「能不能借我一點錢？」

「借錢幹麼？」我舉起杯子，「要不要來一點？」

「謝了」，他搖搖頭，「我要離開這個鬼地方。」

「哈！」我笑了起來，「但願我也能說這種話，離開這個鬼地方，哈、哈、哈。」

我想我之所以變成這樣的老不死，大概是這種可怕幽默感的緣故。很早以前，他們就曾徹底地研究過我的軀體，就跟遺傳工程學家對付白鼠一樣。不同的是，這是一隻絕無僅有的白鼠。除了拆下我的腦袋外，他們什麼地方都弄過了。在如此的大手術後，我覺得從未有過的輕鬆，我想嬰兒剛出生時，也有這種感覺罷。

「我待在這裏毫無前途可言」，阿利亞皺著眉頭，顯然不喜歡我的笑聲，「看看我周圍的這些傢伙，包括你，沒一個順眼。」

「說眞的」，我安慰他，「你應該留在你們星球，多讀一點書，不要四處亂跑。」

隨後阿利亞便又開始抱怨起童年啊、教育啊、不公啊這一套。我把視線投向窗外，現在天空開始流轉變化起來，先是一個向上昇起的大漩渦，渦心充滿五顏六色的氣體，這股漩渦昇至最高點後，像個蓮蓬頭般地飄散下來。自從我的同胞們將所有儲存的核子武器引爆之後，大氣層就像個馬戲班子似地表演各種節目。我常在窗

口瞧著五彩斑斕的夜空。一條一條的宇宙射線在橙色的背景裏交互閃爍，有時候，它們會一逕射入你的眼裏，彷彿有形之物。

「我爲什麼這樣倒霉？」阿利亞每一次都以這句話作了結論。

我哼了一聲，站起來，把餐具一股腦扔進焚化爐裏。

「老桑，我幫你收拾。」阿利亞討好地說。

「謝謝你」，我說：「阿利亞，你爲什麼不存錢？」

「我是想存，但是每回……每回……老桑，你知道我一個人在這裏多無聊。」

我當然知道，吉拉星人爲這個科學站花了不少錢，也添了許多治療思鄉病的玩意，例如立體傳眞通訊，你可以和你想見的人，穿越銀河面對面地說話。吉拉星的科學好像突破了空間的障礙，不過我始終無法弄懂，卽令他們眼裏最簡單的物理基本觀念也超出了我的經驗範圍。

「你爲什麼不把『盒子』戒掉？」

「盒子」是種藥丸，名稱的由來，據說是服藥後，你會進入一個充滿神奇、歡樂的盒子裏。我試過一回，但一點事都沒發生，倒弄得我反胃了好幾天。

「我只够資格享受這個東西，你要我拿什麼來代替『盒子』？」

他說的倒是實話，科學站有一處高級場所，不是平常人可以進去的。那裏，一到晚間便擠滿了工程師、機械師、管理官員和飛行員，在佈置豪華、氣氛愉悅的酒吧裏，他們喝著「鬆」，一種粉紅色的液體，價格要比「盒子」貴上十倍。本地指揮官帶我進去過，然而我卻立刻不喜歡那個地方，我被一些喝得醉醺醺的傢伙，用手指頭在身上戳來戳去，當所有人喝得差不多時，一個穿著漂亮制服的機場官員對我又吼又叫，「你們活該」，他端著一杯「鬆」，繞著我轉了一圈，「爲什麼不乾脆把這個鬼星球轟掉。」

2

送走阿利亞後，我搬了張椅子，坐在窗口。

這座從廢墟中建立起來的城市，銀白色的金屬帷牆在陽光下閃閃發光，沒有樹木、沒有泥土、連灰塵都沒有。街道也是同樣金屬建成的，五顏六色的車輛在那上

面無聲無息地滑動著。一架管理局的飛盤靜止在二百公尺外的半空中，這種飛行器主要用來檢查和修補覆蓋了整個科學站的防護罩。

我收回視線，轉注在我住的這個房間，房間四壁漆著柔和的淡綠色，厚厚的地毯織著各種抽象的圖案，客廳的沙發是特別爲我的體型設計的，比我整整高了一個頭的吉拉人坐在上面會顯得手足無措。指揮官也曾坐在這裏，廿年裏，他來過不下十次之多，他是個健談的傢伙，他樂此不疲地向我訴說吉拉星人的苦惱，他們在維持和諧時所遭遇的困擾，他們執政當局所犯的過錯與疏忽（像他這麼能幹的人爲什麼派到這麼糟糕的地方？）面對一個非他族類的我，指揮官說得口沫橫飛，他甚至答應我，一等到準備妥當，就替我申請橫渡無數光年的銀河，到萬物的孕育所「吉拉星」，他們的同胞一定樂於見到我。吉拉星擁有許多生命之星的資料，包括地球，當亞洲大陸出現第一隻猿類時，他們就已經在注視我們。那麼爲何要讓這個星球沉寂下來呢？指揮官笑著搖搖頭說，這件事不是他可以回答的。

有時候，我禁不住會這樣想，我應當跟我的族人一起，不管他們被轟到什麼地方去，可能是另外一個世界，負宇宙什麼的。作爲一位「萬古孤獨者」實在不好

受，而且據說假如沒有任何變化的話，我將永遠孤獨下去。「永遠」這兩個字聽來頗爲可笑。一種不以死亡爲終結的生命，究竟是什麼樣子？

廿一世紀初，我的族人終於接近崩潰的邊緣，整個世界彷彿立刻就要瘋狂了。儘管到處有人虔誠祈禱，等待奇蹟降臨，然而奇蹟只在書本上。於是這件事發生了，就在那一天（正確的日期我忘了，我儘量不去回憶這件事），天空整個燃燒起來，大地被撕裂，我住的那個城市，在一分鐘之內被徹底翻了一面。我當時正開著車子前往中央山脈的一個城鎮，在山區的一條小溪邊，我下了車，準備享受一下山景。這時候，災難突然發生了，我整個人被眼前的恐怖景象驚嚇得動彈不得，當我回復清醒時，眼前的小溪不見了，樹木成了一堆堆焦炭，山脈變了形狀。而最怪異的是，我竟然毫髮無損。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是指爲什麼只有我能逃過這場大劫，於是我茫然地往前走，身上佈滿了輻射塵，腳板被炙熱的土地烤得起泡破皮，我卻渾無所覺地繼續前行，腦子裏一片空白，許多奇怪的聲音在我耳膜裏嗡嗡作響，不知過了多久，所有的聲音忽然靜止了，一架吉拉星人的飛行器停在我面前。幾秒鐘後，從這機器跳下來兩位穿銀白色太空衣的高個子，其中一位作著手勢，要

我跟他們上去，我無所謂地點點頭。之後，我發現自己躺在一張充氣墊上，被脫得精光，一束光線罩住我的全身，痲木的感覺在光束的輕撫中逐漸地消失，當我恢復意識時，一個柔和的聲音問我：「你覺得怎麼樣？」我的回答是「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會發生這種事？爲什麼？」我一直重複著同樣的問題，直到他們讓我再度昏睡過去。

幾年後，在吉拉星人完全把我重整過後，藉著一種機器的幫助，我甚至學會了他們的語言，至此我才明白我所以倖存的原因；大約是這樣的，整個大氣層由於連鎖反應而爆炸，但是在這些可怖的、毀滅性的高熱和幅射中，奇蹟般地產生兩個交會點，如同颱風中的風眼，所有的力量在這一點抵消了，這是個高深的數學問題，無論吉拉人怎樣解釋，我始終弄不明白，不過我倒知道另一個交會點發生在尼泊爾山區，那裏正好也有個遭遇同樣命運的人，可悲的是，他被嚇成了半白癡，不久以後，他們將他送去母星治療，我則留在此地，繼續受教育和觀察，「歷史研究所」成爲我學習和消磨時間的地方。

3

吉拉星人選這個地方作爲觀察站也許是因爲我的緣故，我習慣於這個島嶼的氣候，分明的四季、和帶著鹹味的海風。自然海邊現在根本不適宜任何人(假如還有人的話)居住，一度海面上漂浮著各種魚類的屍體，海水被高熱蒸發，海平面突然下降了幾公尺，然後帶著腥味的大雨便傾盆而下，洪水再度肆虐，海面恢復原來高度後並因南北極冰層的融解而昇高一公尺，海岸向內退縮了數百公里，但迄今爲止，依舊沒有任何植物生長，吉拉人告訴我，等輻射污染全部消除後，他們也許會想辦法重新培育一些生物。當時，我在他們母船的太空艙裏瞧著底下我那可憐的星球。這艘母船大得有如一座城市，夜裏所有燈光點燃之後，更是壯觀。過一段時間後，母船選了島上的一處高原，建造了一座城市。工程非常浩大，空中飛行器滿天追逐，地上則佈滿了工程車和機械人。一年後，城市從廢墟中建立了，在晨曦中遠看「第四九號星球觀察站」就像座神話中的宮殿，銀白色的光芒，閃耀在四海之間

的一處山頂。吉拉星人留下了一部分人和我，作爲新城市的首批居民，這些人是科學家、工程師、飛行員和技術人員，當然還有像阿利亞這一類的「低級公務員」。

我分配到一棟房子，在「歷史研究所」附近，這房子如同其他建築物，完全使用一種類似金屬的混合物建造的，不過我儘量把它佈置成從前的樣子，城市指揮官稍後帶給我施工時挖掘出來的古物，一副完整的不銹鋼茶具、一個被壓扁了的老式時鐘和一些刻有花紋的陶瓷碎片，但是這些小東西在一個我情緒非常激動的夜晚，通通被我扔進焚化爐去了。

老實說，如若不是經過他們的改造，我老早就瘋狂了。現在我只偶爾會想起從前的日子，家庭、妻兒、朋友，心裏著實傷感一陣，但最多也只能這樣子了。阿利亞老想回家，有一天他還是會回去的，可是我呢？茫茫宇宙何處是我歸程？

我換上一件外出服走到街上，朝歷史研究所漫步前行。

空氣清爽宜人，街道乾淨可愛，偶爾有幾輛高速車愉快地滑過我身邊，隣居的一位吉拉人從窗口朝我揮手招呼，他叫瑪瑙，是名垃圾處理員，反應比阿利亞還遲鈍，但是人很好，他也是看廣告應徵來的。我到過他的住處，裏面沒有任何家具，

除了滿地的墊子，坐臥都在這些墊子上。瑪瑙身材比阿利亞高大，在科學站他算是個長人。瑪瑙頭上沒有一根頭髮（吉拉人的特徵）三角形的額頭上滿是皺紋（每個吉拉人都是這個樣子，因此要分辨他們的年齡，只有從膚色上著手，膚色越深表示年紀愈大，瑪瑙和阿利亞的淡綠色皮膚表示他們還很年輕）兩個眼睛又大又長，視野比地球人多出三分之一，嘴巴卻很小，大概是退化的緣故，上面也沒有牙齒。這些特徵，加上瑪瑙經常性的心不在焉表情，使他看起來有點滑稽。我曾躺在那些充氣墊子上和他閒聊吉拉星的事情，很多事他也不甚瞭解，他只偶爾從電視幕上知道一點，義務教育受完後（他的智商數只能使他接受四十級中的第三級的義務敎育），他便在一家機器人裝配廠謀到一職（不是什麼值得驕傲的職位），直到他覺得需要換個環境的時候，才辭去了那個工作，那麼他究竟在工廠裏待了幾年呢？他也不曉得。

「我不曉得你說的幾年是什麼意思？」瑪瑙說。

「你看到太陽上昇落下沒有，我們的算法是到太陽的下一次上昇算一天，而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

「這樣說，我就更糊塗了」瑪瑙說，「在我們吉拉星天空永遠都是一個顏色，沒有白天和夜晚。」

「那你們睡眠怎麼辦？」

「我們不睡覺。」

吉拉人是個無需睡眠的民族，當他們需要鬆弛神經時，「盒子」和「鬆」這些飲料便派上用場。

我一邊想著，一邊走進研究所的大門，這是一棟圓形建築物，有許多間資料室和教室，我的辦公室在二樓，我開了門，坐在辦公桌前，伸了一下懶腰，跟著打開桌上的小電視，螢光幕上出現每間教室的掃瞄，但是沒一間教室有人。研究院共收容了廿一名學生，每幾年總會有一兩位從吉拉星送來的新生，同時有一兩位畢業離校。但畢業生絕大多數都留下來，塡補那些回鄉者的空缺，只有極少數的例外，能申請到漫遊銀河系的「星際大學」深造，這所學校在第十四號母船上，我認得這艘船，它定期地到各地蒐集資料。

我把電視關掉，從書架上拿了一小盒「伊斯蘭歷史」的磁帶，這是今天要上的

課，然後打開門，走向教室。教室裏還是沒有人，我先按下中央吸塵器的開關，雖然沒什麼灰塵，但這是院長交給我的例行工作，研究所每兩天上班六個小時，院長則極少露面，他以電視螢幕遙控整個研究所，也許這個人正在背後注視我。

那陣輕微的靜電聲停止後，我才步入教室，這是間佈置成階梯式的房間，有五排座位，每次上課第一排卻坐不滿，我順手按下「教授」的開關，「教授」是部大型電腦，他的身體分成好幾部分，講臺上三公尺見方的螢光幕算是他的臉龐。

「早安，教授。」

「早安，桑程，昨夜睡得怎樣？」

「還好，你呢？」

「不行了，我這把老骨頭只會跟我作對。」

跟教授聊天，你會發現他的語氣不斷在調整，最後跟你簡直沒有什麼兩樣，有時候我不免會心生懷疑，他是否能獨立思考。

「今天上伊斯蘭這一課是吧？」

「這種情況必有原因，」教授說，「也許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

「什麼日子?」

「我問一下老總好了。」老總是科學站的總電腦。

過了卅秒，敎授開了口。

「老總說，中午母星上的議員要來考察，所有人大概都到機場歡迎去了，咦，你怎麼不知道?地球人。」

「沒有人告訴我?」

「阿利亞也沒跟你說?」

「沒有，他對這種事根本不感興趣，」我說，「通不通知我無所謂，不過路上卻見不到任何跡象。」

等我離開學校，站在校門口時，卻發現路上開始熱鬧起來，很多車子往機場的方向飛馳。

我正在張望的當兒，一輛車子停在我面前。下車的人是瑪瑙。

「嗨，老桑，我以爲你去了機場呢?」

我坐上車子說：

「你怎麼也要去?」

「規定，」瑪瑙回答，「不去不行。」

吉拉星議員訪問團涖臨的消息，事前每個人都知道，除了我。連阿利亞都不肯通知我，我想也許是他們自覺做這樣的事有點丟臉。吉拉星的「社會型態」已經比「民主」更進一步(這是指揮官說的)，他們的文明能繼續前進，完全得力於他們的社會制度。我研究過他們漫長的歷史，發現前期和我族人的歷史非常相似。有一個時期，吉拉星各地處於戰亂和危機的邊緣，各國儲存了大量的致命武器，但是什麼原因使吉拉人免於毀滅的浩劫呢?

「你們議會裏的那些大人物，跑來這座偏僻的地方幹什麼?」

「名義上是考察，其實是觀光，免費的觀光。」

瑪瑙關掉引擎，我們走進機場。大廳裏已經亂鬨鬨地亂成一團，指揮官也到了，他穿著潔白畢挺的制服，容光煥發的站在其他官員之間。

考察團於正午抵達。他們搭乘的太空船，據瑪瑙解釋，是吉拉星最高級最豪華的「空中花園型」，整個太空船的外觀彷彿是朵盛開的金菊，內部的陳設更不用提

了。議員們魚貫地出現在受禮臺上，大約有四十位，他們個個穿著彩色鮮艷的長袍，不比我們科學站的居民，制服只有規定那幾種，指揮官引導他們接受官員們的敬禮時，所有在場觀禮的羣衆，都由鼻孔發出咻、咻、咻的喝采聲，這種聲音我學不來，吉拉人嘴部和鼻孔之間大約多了一片小活瓣之類的東西。我身邊的瑪瑙也發出同樣的聲音。這當兒，他可興奮得很，他踮起腳跟，瞪大兩眼，毫不放過議員們任何一個微小的動作。在我還是個小孩的時候，哦！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呀，美國總統卅年來第一次蒞臨泰佩城，我們這些學童奉令站在指定的馬路邊，手上拿著兩國國旗，禮車經過時，我們也踮起腳跟，揮舞著國旗，嘴裏發出「喲、喲、喲」的叫聲，禮車開得很慢，卻有好幾十輛，防彈玻璃窗後的美國總統，根本看不清楚，總統座車後緊跟著一輛坦克，坦克裏的士兵們伸出頭來，不時地張望著人羣，他們的鋼盔在陽光下光亮奪目，但面容僵硬嚴肅，因爲傳言有人要刺殺總統。

「快看！」瑪瑙叫了起來，「那是金卡議員。」

「哪一位？」我順著他的手指方向望去，金卡坐在前排第三個座位，他的身材高大，膚色墨綠，面容整潔、嚴肅。

整個儀式進行了大約一個鐘頭（根據我的手錶，也是此地唯一的一只手錶），議員們才離開機場，我和瑪瑙也隨著人羣，走到了停車的地方。

「你不到中心去？」瑪瑙問。

「不，我回去。」

「你可以見見那些議員，也許他們能讓你離開這裏？」

「我爲什麼要離開？這是我的家鄉。」

我懷疑地看了瑪瑙一眼，現在他正把視線凝注於前方的公路上，他看來一點都不笨，阿利亞老是批評他，瑪瑙卻無動於衷。

「不是了，」他搖搖頭，「這是個原始的星球，也許文明會再度降臨，但不會再是你心目中的樣子了。」

「無論如何，我絕不離開，再說我又能去哪裏？」

「假如有個地方，和你記憶中的世界極爲相似，你去不去？」

4

「另一個和地球相似的世界。」

瑪瑙這句話使我坐在窗下出神了許久。

也許在遙遠的銀河深處，有另外一個地球存在。也許那裏有我一樣血肉的人類（吉拉人介於機器和人類之間，他們的細胞永不退化，吃藥丸，沒有性別），也許我可以站在同類中自由呼吸，甚至大喊大叫，也許那裏也充滿了矛盾、罪惡、仇恨、戰爭，但同時也會有一些美好的事物，藝術、音樂、詩歌、文學，街上有打扮時髦的女郎，百貨公司擠滿大減價的搶購人潮，酒吧裏有人喝醉了酒大說粗話，也許我可以找到陸心怡，我失去的伴侶。

我在一九七八年認識她──那個美好的年代。當時我剛從大學新聞系畢業，在一家日報擔任實習記者，薪水不高，不過我很興奮，大都市的形形色色，令我目不暇接，但是這種興奮心情僅維持了半年，正如我們採訪主任告訴我的一句話「我說

桑程，你未免想得太天眞了。」我親眼見到許多卑鄙、齷齪、汚穢、不道德的事。整個世界正在腐化中，戰爭、毀滅的陰影籠罩在歌舞昇平的假相上。包括我的同胞，人人都在渾渾噩噩中度日子，我當時確實是想得太天眞了一點。不久，我厭倦了記者生涯，便請調至另外一個部門「資料室」，就在那裏我遇見了心怡。我至今仍記得她的模樣（雖然她的所有遺物已遭焚燬），她坐在我對面，長髮披肩，眼神溫柔，臉頰上兩個小小的酒窩，當她抬起頭來時，我整個人立刻呆住了，她的眼光多麼溫柔、多麼善解人意，她微微一笑，跟著羞澀地低下頭，在這一刻，我對自己說，如若這個世界對我有任何意義的話，那就是她了。

此後，我們經過了一段美好的愛情生活，一年後，我終於如願以償地娶了她。幾年之內，她爲我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幸福家庭的遠景呈現在眼前。但直至大浩劫發生的前一刻，我一直都在這家報社作事，從資料室主任作到副社長，在充滿鬥爭的昇遷過程中，我變得世故、圓滑，對周遭發生的混亂無動於衷，因爲我心中有個隨時準備好幫助恢復自我的人兒──心怡。我們快快樂樂地度過了卅年的光陰，雖然世界的紛爭與危機不斷升高，大小災禍此起彼落，許多地方異象頻傳，洪水、海

嘯、乾旱、饑荒輪流侵襲，但是頑冥不化的世人卻毫無所覺，依舊拚命在製造武器，拚命想辦法毀滅對方。我則和心怡躲在一角，安安靜靜地過日子，但是隱隱約約地，我們心裏都感覺到世界將有大事發生。

有一個夜晚，心怡在半夜裏哭著醒來。

「什麼事？」

「我作了一個惡夢，程，好可怕的夢，好可怕。」

「不要緊的，我隨時都在妳身邊，什麼事妳只要想到我。」

「可是，我夢見我躺在墳墓裏，孤孤單單的，只有我一個人，好可怕、好可怕。」

我緊緊地摟著她，溫柔地說：

「不會有這種事發生，我發誓，我們將永遠厮守一起，即使死亡也無法把我倆分開。」

「可是，」心怡嗚咽著說，「死後，我們還會在一起嗎？」

「會，」當時我斬釘截鐵地回答，「我們會在某個地方重逢，然後再度成為夫

妻，直到永遠。」

是什麼觀念支持我，使我如此樂觀，我想是當時流行的一種「死後經驗」，在廿世紀末期，世局繼續惡化的當兒，許多種小型的「冥思」團體，雨後春筍般地與起於各個角落，而原已沉寂的大型宗教也慢慢地又活躍起來，街頭開始出現胸前繡著十字架的佈道家，每每有人夜半忘形地高呼：「末日來了！末日來了！」一次佈道大會往往聚集了幾萬人，搥胸頓足的佈道家使羣衆陷入半瘋狂狀態。但與此同時，一種「享樂派」也隨風興起，使得原本很糟糕的社會情況更形惡化，「享樂派」和「末日派」並經常藉著我那個報紙互相攻擊，「末日派」喜採激烈行動，例如有人引火自焚，有人自釘於十字架上，「享樂派」則於一旁大加訕笑。

一陣鈴聲把我從沉思中喚醒，我打開電視，指揮官秘書的臉龐出現在螢光幕上。

「桑程，指揮官希望你現在到中央大樓來。」

「為什麼？」

「聽說有一位議員想見你。」

「好吧。」

一會兒後，我抵達作爲科學站中樞的中央大樓，這是棟金字塔型的建築物，沒有一扇窗子，光滑的四壁跳動著銀白色的光芒，警衛全副武裝之外還戴著面罩，說明來意後，他告訴我所有人都在禮堂裏。

我坐上輸送帶，禮堂在五樓，一個官員打扮的吉拉人跟上來。

「地球人，你也到禮堂。」

「對，」我說，「大概很熱鬧吧。」

「那還用說。」

我跳下輸送帶，隨著官員走進禮堂。

大廳裏很反常地靜寂無聲，所有人的視線集中於講臺上的一位議員身上。

這位議員演說的姿勢頗爲可觀，聲音洪亮，不時揮舞著拳頭，我坐到最後一排。

「……未來就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他說，「作爲宇宙之靈的我們必須有這樣的自信，科學站就是諸位證明自己的好場所，吉拉的榮耀勢將照耀在我們駐足的

任何地方，在我啓程的前夕，行政委員會要我轉告，他們非常關心銀河外的同胞，並且希望諸位能隨時隨地心存母星……」

這是篇冗長無聊的講話，難道議員們橫渡銀河就只爲說這些廢話來著？我移開視線，看到第一排坐著的本地指揮官和高級官員，另一個角落阿利亞和瑪瑙呆呆坐著，將近三百人的科學站幾乎都到齊了。

演說結束時，大廳裏頓時爆起陣陣咻咻聲，直到指揮官走上臺，宣布酒會開始。

酒會一開始，機械人服務生便從幾扇門後，推進來裝著粉紅色「鬆」酒的小車子，大廳裏的人便一堆堆地聚集在這些小車子的四周，我朝著阿利亞和瑪瑙站立處走去。

「阿利亞，」我說，「灌黃湯的好機會。」

「每天都來個考察團，嘿，那多好，我天天都有這東西喝。」

「你可不能喝醉了，」瑪瑙轉向我說，「你要不要來一點，老桑？」

「不要，」我說，「我喝不慣那東西。」

「鬆」的味道有點像油漆，這是吉拉星較高級的酒類之一，很多人藉著它逃避困擾和煩惱。我問過阿利亞，喝醉了有什麼感覺。「很快樂，」他回答，「像死亡一樣快樂。」

「我今天要把自己灌醉，我才不管誰在這裏，議員也是人幹的，有什麼了不起?」

「小聲點，」瑪瑙說，「你不要胡說八道。」

「我怕什麼?」阿利亞猛灌一口酒說，「大不了送我回老家。」

大廳裏佈置得美侖美奐，牆壁泛著柔和的藍光，地板則是一整片無接縫的透明金屬。不遠處的一堆人中有一個開始手舞足蹈起來。

我正四處張望的當兒，一位吉拉人走上來對我說：

「桑程，金卡議員要見你。」他用手指著和指揮官站在一起的一羣人。

我走上前，他們都回過頭，但無人露出驚訝的表情，畢竟身為吉拉星的高階層，我想即使我們素不謀面，他們至少也聽過我這個人。

「你好，指揮官。」

「你好，桑程，日子過得怎麼樣?」

「很好，」我回答。除了一位身材高大、長相威嚴的議員外，其他人都繼續他們的交談。

「這位是金卡議員。」

「你好，議員先生。」

「你好，桑程。」跟著他回過頭對指揮官說，「謝謝你。」

指揮官回了禮，便退入那一羣。在大廳的一角，瑪瑙挾著迷迷糊糊的阿利亞好奇地瞧向這裏。

「桑程，」金卡說，「你喝不喝『鬆』?」

「不，我不習慣它的味道。」

「這在敝國不是最好的酒，假如你嚐過『森』，你就不會有這種想法。」

他用敝國稱呼自己，使我有些奇怪。

「怎麼樣?」議員說，「還習慣嗎?」

「還好，」我說，「謝謝你們，假如沒有你們……」

「眞悲慘，你是此地僅存的清醒的人，另外那個尼泊爾人此刻在我們那裏，作復健手術。」

「我眞希望能再見到他。」

「那是當然，」金卡說，「我一直想讓你到我那裏來，但我老是在忙別的事。」

我擡起頭，審視著金卡，發現他同時也在看著我，他的眼中流露出智慧、威嚴的光芒。

「我一直不明白，爲什麼會發生這些事？你們怎麼不插手。」

「有一天我們會告訴你，」金卡避開話題，「你想不想到吉拉星，也許你捨不得離開此地。」

其實，他們要我去哪裏，我只有順從。不過，我對吉拉人究竟有什麼用途，難道他們的動物園還缺少一頭「地球人」？吉拉星人比我族人進化了一大截，從他們歷史中，我讀到了和地球類似的文明，但是在超越了人的限制後，人性的改變，好像沒有到當時我們一些作家所預言那樣完美的地步，如阿利亞和瑪瑙這類平庸之士，構成了他們主要的羣衆，不同的是，他們完全根除了暴力和野性，脾氣雖然還

有，卻頂多發發牢騷，還有非常奇特的一點是，他們的私欲較少，也許這就是智慧生物較高級的表現。我也從電視影片中獲得那個星球零零碎碎的資料，但一般而言，吉拉星也不似基督敎徒所描述的「天堂」模樣，也許整個宇宙根本沒有「天堂」這種東西。就一個喪失了他的歷史的人類而言，他的天堂乃是那個古老、無法回復舊觀的星球。

「我在這裏也沒什麼事做，」我說，「或許，我到吉拉星可以找到一些東西。」

「你聽過『外星人委員會』沒有？」

我搖搖頭。

「我是那個機構的主席，希望你能爲我工作。」

5

「榮耀號」母船一個星期後載著我離開家園，奔向一個不可知的未來。

我離開大氣層後，進入一片寂靜的太空中，在柔和的黑幕上閃耀著點點星光。從

我的窗口雖然無法望見正在遠離的地球，但是我可以感覺得到它正慢慢地消失。這當兒，我對自己說，我還會再回來的，終有一天，我發誓，終有一天，我還會站在這塊美麗的土地上。

是的，所有的文明將再度出現於這顆美麗的星球，人類也將再度馳騁於它的原野上，但這件事要讓我等待多久？

我回床上躺了一會兒，便站起來，走出房間。太空船的內部，有如一座城市，單軌電車連結了每個角落，我走到隔鄰的金卡辦公室前，自動門打開，金卡正坐在客廳裏。

「桑程，請坐，」他指著身旁的座椅，「睡得好嗎？」

「還不錯，」我坐下來，「這裏眞像一座城市。」

「它什麼都有，光是機員就有五百人。」

「建造這麼一艘船工程一定很浩大，」我問，「到母星要花多少時間呢？」

「這怎麼講，時間對你們的意義和我們不一樣，你們隨時都需要它。而對我們，時間只是種檔案的編號而已，在我們的字彙裏沒有昨天、今天、明天這些名

詞。等你到達時，你就知道吉拉星根本沒有白天、夜晚之分，如果我們應該作什麼，我們身體的自然鐘會告訴我們。我們的嬰兒一製造出來，腦部便裝進一種儀器，這種儀器連結到區域電腦，電腦供應各種必須的資料，從出生、教育到成長以至於就業，電腦隨時侍候一旁，準備幫助你，也就是說，我們吉拉人已和電腦完全結合一起。自然，你的情況不一樣，我會給你一部機器，按照你們時間觀念改裝的特別儀器。」

這艘太空船如果以超光速飛行，那麼時間就失掉了它的意義，這點我還能明白。太空船總會抵達無數光年外的吉拉星。屆時，他們的儀器上可能會顯示出諸如此類的紀錄──榮耀號出發抵達300十一，任何事物總有一套量度的標準。但如若沒有時間這種東西，如若它只是種特殊的座標，那麼我的同胞們必定還存在於某個座標，只要能找到它。對吉拉人而言，找到失去的座標當無困難。

「你想通了吧？」金卡看著我問。

「有一點，我的同胞現在還存在於某個地方對不對？」

「你說的『存在』是什麼意思？」金卡微笑了一下。

「譬如你和我現在面對面的說話。」

「那是過去的事。」

「我知道在我說話的同時，剛剛的你和我都不存在了。」

「不對，它們仍保存在某個紀錄裏，」金卡說，「說清楚點，你可以翻開一本書，但是你沒辦法『進入』它。」

現在我明白了，吉拉人能夠把過去顯現，但你只能作個觀察者，僅僅是個觀察者。

「那麼沒辦法了，」我洩氣地說，「我可以看到他們，但是我不能改變任何事實。」

「不錯，當我們轉換座標時，另一個世界就顯現了，但是我們之所以能改變座標是因為我們站在原來的座標，這樣的道理，你懂不懂？」

我搖搖頭，談話該結束了。我起身告辭，走回自己的房間。

過不久，金卡派人給我送來一臺計時器，那是一具有著一條細長光帶的金屬儀器。一道紅光從光帶的起點出現，當它走到刻著「夜晚」兩個字的終點時，整條光

帶便成為紅色，隨後這條光帶又慢慢退回來，於是早晨重又開始。光帶兩邊另外有些等長的刻度，大概是讓我知道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在科學站的時候，我自己作了個日曆，而且學校也有一個同樣的紀錄儀，但比日曆精巧多了，它可以告訴你溫度、濕度、大氣的變化等。

榮耀號以我所不能了解的速度前進，從窗口望出去，宇宙永永遠遠是一個樣子，安靜、莊嚴、無窮無盡的宇宙。在經過某幾個行星時，榮耀號曾減低速度，也許那些星球也有他們的科學站。

我在太空船裏，整天無所事事，因此認識了幾個吉拉人，這些人大多為議員的隨員，除了等候召喚，也無所事事，我們整天不是在酒吧裏閒逛，就是在遊戲間裏，我最喜歡在無重力池裏游泳，我和那些隨員們在池子裏漂浮著，整個池子除了四壁鋪著彈性奇佳的墊子外，沒有任何東西，我們像皮球一樣互相撞來撞去。後來玩累了，我們便躲在酒吧間裏喝「森」，這種酒確實比「鬆」來得好，也較少那種刺鼻的油漆味。在沒有過去，沒有未來的情況下，我習慣於把自己灌得醉醺醺的。

「森」似乎是種麻醉劑，在昏睡狀態中，我又回到那個古老的世界，家鄉、親友、

景物都變得美麗非凡。我不知道吉拉人喝醉了之後，見到些什麼，但是從他們嘴中發出的咿咿、啞啞聲猜測，大概情形也不錯。那麼「盒子」呢？阿利亞的盒子，也許效果會差上一點。阿利亞和瑪瑙還在科學站抱怨，不過又有什麼好抱怨的。有一次，在「森」的效力發作後，在恍恍惚惚中，我發現自己正赤裸裸地躺在心怡身邊，她也一絲不掛。我們竭盡所能地重拾舊歡。等待藥力消失後，我張開眼睛，卻發現一點事也沒有，什麼都沒有，由是我想到，也許「森」對吉拉人而言，可能就是他們的性。金卡說，還有幾種更好的酒，眞是個好消息，我想我終將成爲一個「不朽的酒鬼」——

隨員們有時候也帶著我四處亂闖，太空船的工作人員顯然有點討厭我們，但無可奈何。皮阿仁，靑爾議員的秘書，喜歡東摸摸西摸摸，在「救生船控制室」附近，皮阿仁對一個小房間發生興趣，因此，他按了一個小開關，沒想到那是個內部專用的警鈴，房門一打開，衝出來兩位衣衫不整的工作人員，一看到我們，臉上的表情好像挨了一拳似的。

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一些吉拉人的習慣、手勢、狡滑的詭計，和他們比較起

來，科學站那些人簡直是鄉巴佬。不久之後，吉拉星對我來說，已經不再是個陌生、難解的星球。當太空船終於抵達時，那些隨員們給了我他們的聯絡訊號，我只需說出這個訊號，透過通訊電腦，就能隨時和他們取得聯絡，他們將很樂意帶我去參觀一些有趣的地方。

「保證嚇壞你。」皮阿仁對我說。

6

吉拉星是個美麗的星球，外表被一層藍色氣體所包圍。這一層氣體也含有氧氣，但僅及地球的一半。我們在星球上空停留了一段時間，據金卡解釋是爲了調整座標的角度。技術上說，我們來早了，假如現在下去，星球上的人將看不到我們。那麼怎麼知道太空船抵達了呢？有一部機器可以「感覺」得到。太空船和機器取得反應後，便開始等待，當兩種座標重合爲一時，才獲准降落。

我揹著旅行袋，裏面裝了兩套衣服、計時器以及科學站發給我的語言教材。走

下太空船，眼前的景象把我嚇了一跳，整個機場鋪著一片耀眼的藍寶石色的金屬降落場四周整齊地排列著金字塔形狀的銀色發光建築物，除了建築物和跑道外，既無任何植物的踪跡，也看不到太陽。不過，這點我早就從隨員們口中聽到，據他們說，太陽不是沒有，倒有好幾個，但陽光被這層大氣濾掉了大部分，因此整個天空微泛藍光，柔和、迷人的藍光。沒有黑夜，吉拉人也沒有我一樣的睡眠，他們喝下「森」這類液體之後，立刻呈現一種昏睡狀態，那大概就是睡眠了。金卡認為一段時間後，我也可以養成這種習慣，到那時候，計時器上的「黑夜」就可以去掉，因為夜晚對我再無任何意義。

很多人來迎接議員們，一些像記者之類的吉拉人也把轉播機對準我。外星人在此地不多見，卻尚不致引起震撼，一個記者問我初臨此地的感覺，我回答，「太棒了！」

隨後，金卡秘書帶我到一間辦公室辦入境手續，一架像一隻眼睛的機器在我身上掃瞄了一遍，接著一個辦事員在我手腕掛上一條鍊子，這條鍊子使他們在任何時候都能找到我，而且據秘書說，那個像一隻眼睛的檔案機將擁有我的立體形象、腦

波類型以及所有生理上的資料。

整個入境手續沒多久就辦好了。我們步出機場，坐進金卡的座車，議員笑著說，「歡迎！」座車滑進軌道裏，立即以極高的速度向前滑行，秘書在鍵盤上打下目的地，便回過頭和我們說話。這裏的交通工具比科學站的高速車方便多了。我一邊聽著吉拉人說話，一邊瞧向窗外，整個城市一片藍寶石色，那種顏色來自吉拉星特有的一種礦物——藍土，一般建築物都由此種材料建成，除了視線內偶爾出現的金字塔型建築。而所有的建築物都以同一種幾何圖形排列著。

「這裏不像地球，」金卡說，「吉拉星只有平原和河流。」

「是不是每座城市都一個模樣？」

「對，除了排列圖形外，都一樣。」

「那城外呢？我是說，地面上不可能僅只蓋滿了建築物，一定還有其他東西。」

「城外只有藍土，」金卡說，「我們的建築物都是用這種礦物蓋成的。」

我覺得詫異，這樣的環境怎能發展出任何文明，沒有植物、沒有昆蟲和魚類。

「早期的吉拉星是不是也這個樣子？」

「不，」議員回答，「我們是由另外一個星球移民來的。」

眞是不可思議，這個數學定理一樣不變的星球，景色不變、氣候不變、沒有白天、黑夜，萬古如一日，正適合專心於科技發展的高等智慧生物，卻可能是來自和我的故鄉一樣充滿了各式各樣挑戰的星球。

「我的辦公室到了。」金卡說。

座車自軌道中跳了出來，扣進一座平臺上。秘書打開車門，我發現我們正處身於一座金字塔型建築的腹底。進入昇降梯，金卡對牆壁說了一句，「到我的辦公室?」而爲了讓我能瀏覽四周景物起見，昇降梯的四壁被命令呈現透明狀並減緩速度。於是我看到了一層層的辦公室，和內環形走道。走道上有移動的吉拉星人和個子矮小的機器人。

「進來吧。」金卡議員說。

他的辦公室很大，地板鋪著金屬絲編織的地毯，一個機器人上前脫下他的外套。金卡作了個手勢，機器人彷彿懂得他的意思，走向秘書，從他手上接過我的行李，然後領著我到我的房間。

我想我必須描述一下這間臥室，因爲它既不同於太空站裏我的宿舍，也和榮耀號上的艙房大不相同。這間臥室向外的牆壁一片透明，吉拉星的風光盡收眼底，不過，此種單調、劃一的藍色風景，除了初見之下的短暫驚訝外，不久便會使人泛起昏昏欲睡的感覺。我站著瞧了一會兒，內心思潮澎湃，(初抵此間的忙亂告一段落後，孤獨、被遺棄、不知所措的感覺，開始一一泛上心頭。)我想了一下自己的處境以及未來，但那是什麼樣的未來?同時也懷疑金卡葫蘆裏到底賣的什麼膏藥。我本來以爲我的命運頂多像動物園裏那頭貓熊，我見過那頭叫「莉莉」的貓熊，雖然它的待遇凌駕其他動物，但無論怎麼說，總是頭喪失自由的籠中野獸。我也想過，如果我變成了吉拉人的寵物，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以自殺來維護地球的尊嚴嗎?啊!眞是心亂如麻。

門自動打開，秘書走了進來。這時候我才注意到那個提行李的機器人還呆立在門後，秘書命令它離開，機器人方才笨拙地、溫順地走開。

「我們本來可以把它們造得比人更靈活，不過這一來，機器人就不像機器人了。」秘書說，「你會使用這個房間嗎?」

我搖搖頭，這位秘書使我想起阿利亞，但這個人多麼不同啊，阿利亞只會抱怨，他的豪情壯志早在哀聲嘆氣中消磨殆盡。這位秘書人很和善且頗有進取心的樣子，他叫波特特特，他告訴我如何隔絕牆外的藍色景物。

「你繼續扭轉這個把手，牆壁的光線便會隨著變化。」他示範著。

「床呢？」我問。

波特特特指著角落金屬絲網圍成的一個區域說：「就在那裏。」

我走過去，試一下他所謂的床，我一跨進去，整個人立刻浮了起來，原來是座無重力場。

該驚嘆的都驚嘆過了，我在「床」上浮沉了一會兒，秘書含笑望著我，之後，我們一道去見金卡。

在議員的辦公室裏，他對我說：

「我想你慢慢就會習慣這裏的一切，桑程，吉拉星歡迎你。」

「謝謝。」

「你是我見過外星人中最能適應環境的一個，並且智慧型態也最接近我們，庫

庫克里人……」他將座椅轉向一面牆，大家一起把視線投向牆上，立刻，它開始顯現出影像，一座大樓的模擬環境中住著怪模怪樣的庫庫克里人，他們渾身長著厚厚的長毛、尖頭、單眼、動作鬼鬼祟祟。金卡的聲音繼續在我耳邊響著，「庫庫克里人已經能夠製造銅器，但很惹人厭，比較溫順的是哈威星人，他們一天到晚唱歌……」螢幕上出現一種奇怪的生物，矮小，身體圓得像只球，沒有手腳，移動靠一隻能伸縮的吸盤，頭顱前後共有四隻眼睛，「全都是近視眼。」金卡繼續說，「這個地方專門收容低等生物，你瞧它們過得還滿快樂的。」

「那麼高等生物呢？」突然之間，我泛起了悲哀的感覺，我想在吉拉星人眼中，我充其量只是隻會畫圖的猴子罷了。

「我們對高等智慧生物，從不強迫他們作不願作的事。」

「就像我。」

關掉螢幕，短暫的沉默後，金卡說：

「不錯，你是我們的客人，請你來此，絕非為了娛樂的目的。」

「很令人感動，」不知道為什麼，我竟然生起氣來，這一連串的安排、漫長的

等待和星際旅行，就只爲了招待我參觀這個單調的星球，眞是荒謬，「我始終無法了解，爲什麼你們能坐視地球的毀滅？」

「我們不是救世主。」

他的眼睛閃動著奇異的光芒，突然之間，我的憤怒變成了惶恐，人類期望科技更進步的外星人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實在是個有害的觀念。

「換個方式好了，我們不是宇宙間最進步的生物，一度我們也在尋找自己的救世主。」

「我的天！」我驚訝得合不攏嘴。

「你想去參觀生物收容所嗎？」金卡改變了話題。

我搖搖頭。

「好吧，」他轉身對秘書說，「那就讓波特特特帶你參觀這個城市了。」

顯然波特特特很喜歡這個新任務，當我們離開大樓，置身於淡藍色空氣裏，他的臉色頓時開朗起來。

「波，」我對他說，「這樣稱呼你不介意吧？你的名字很難發音。」

「沒關係的，我的朋友都這麼叫我，」他笑著說，「我們先坐車去看看國會，再下車步行逛逛，好不好？」

「好啊，你一定隨金卡去過不少地方對吧？」

「許多有趣的地方，你想都想不到，譬如有一個星球，地表覆蓋著一層鬆鬆軟軟的砂子，那裏的人整天在砂子裏鑽進鑽出，好玩極了。」

「那他們吃什麼？」

「吃砂子呀。」

軌道車轉了個彎，隨卽煞車，再自動彈進一座大停車場。我們下了車，立刻被一羣吉拉人包圍，他們嘰嘰喳喳地對我指指點點，就像地球上歡迎電影明星的情景。波面有得色地揮開一條路。國會大廈是棟碩大無比的金字塔型建築，格局類似金卡的委員會，不過據波說，其體積則要大上一千倍，是吉拉星少數的大建築之一（最大的建築爲能量場，此處禁止參觀）。走遍國會的每一處地方得花上四點五個「來」，「來」似乎是此地的計時單位，但跟地球的時間不同，「來」可以用在許多地方，譬如我問秘書，他去地球是什麼時候的事，回答是，「負七點一個來。」

跟著我再問他，從吉拉星到地球的距離，答案則是「四六點二五個平方來。」「來」的平方我就不懂了。我們坐上國會的內部交通車，繞了一圈，出來時，我不禁長長呼了一口氣，有如釋重負的感覺。

「眞令人印象深刻，」我說，「好偉大的建築，貴國會似乎能掌握整個宇宙了。」

對這句恭維話，秘書波並不很在意，反而說，「我們也有一些問題。」

隨後我們繼續參觀了幾處公共建築，有些機構簡直匪夷所思。例如這一所「機器人法庭」，處理的不僅僅是機器人彼此間的問題——如鬥毆、爭執。甚至和主人們的衝突。例如有一具機器人就曾經用同一句話辱罵了一百四十八個人，這句話是「你是一塊涕涕」，「涕涕」這兩個字是此地非常非常下流的一句話，說出來大家都會覺得不好意思。

「你大概累了吧，桑程？」

看完這幾處地方後，我已精疲力竭，這個城市比我想像中大得多，從空中和軌道車裏根本不能眞正捕捉到這城市的印象，順便提一句，吉拉星比地球大一點。

「我們回去吧。」我說。

7

此後的一段時間，我在「外星人委員會」接受「環境教育」，訓練自己適應吉拉人的生活方式。這期間我和金卡很少接觸，不過倒和波特特特成了好友。波的脾氣和教養都不錯，是我見過吉拉人中較溫文爾雅的。不像那個頑皮的皮阿仁，想到皮阿仁又不免使我憶起還待在地球上的阿利亞，年輕的吉拉人較不穩重（阿利亞最具代表性），這顯然和教育有關，不過也很難說。我問過波，他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問這些問題時，我小心避免「出生」和「死亡」這類字眼），波告訴我，他們是由祖先的一個細胞，一代代的「無性生殖」傳下來的。這個「複製人」的答案使我沉思良久，吉拉人竟然完全是祖先複製的，難怪沒有性別之分。但即使如此，他們仍舊保留了某些必須的差異（一模一樣的後代只會扼殺創造力），而相似性卻避免了類似地球上的種族仇恨與紛爭。接著我再問他，生命沒有所謂終結的他們，

如何避免人口過剩的問題？「我們依照實際需要維持一定的人口比例，自然我們也有在危險的任務中消失的人，這些數目就需要遞補，或者一件新任務需要新增的人員，有時候我們也讓機器人數目增加和減少來調節人口。這樣說，你明白了嗎？」

我點點頭，「消失」這兩個字用得很好，「死亡」其實是個極爲齷齪的字眼，死亡是衰老的結果，衰老則是人類無能的證明。

終於，我又跟金卡見了面。

「生活還習慣嗎？」他問。「比較能適應了。」我告訴他，我已經克服了白天和黑夜的障礙，並且對吉拉人也有較深入的了解。

「說說看。」

「以前，我一直以爲你們並不是人類，但是現在我不這麼想了，我覺得你們也是人類的一支，比我們更進步罷了。」

「很有意思，」金卡臉上泛起笑意，「爲什麼你會這樣想？」

「你們的傳宗接代方式，這種無性生殖，在我們基督教的舊約上有類似的記

載；夏娃是由亞當的一根肋骨發育成的，我有點懷疑你們便是當初創造人類的上帝。」

「我們不是，」金卡注視著我，然後一字一頓的說，「我們不是你們的上帝，你們是『他洛伊』人的後代。」

「啊！我的老天！」

「跟我走，」金卡離開座位，「我帶你去他洛伊的資料庫。」

我既驚且疑，金卡不曉得他洛伊這三個字對我的衝擊，我認識的吉拉人從未對我提起過這三個字。金卡注視著我的臉，彷彿猜到了我心中的疑問。

「他洛伊是我們最忌諱的字眼，」他邊走邊說，「他洛伊自古以來就在威脅我們。」

資料庫裏儲存著關於他洛伊的一些圖片和古籍，對早期的吉拉人而言，他洛伊是個神秘可怕的星球。根據古籍記載，他洛伊人摧毀了吉拉人母星雅士比星上的文明。那次浩劫後，僅有少數雅士比人逃了出來，有一支雅士比人在星際逃亡中途，奇異地捲入一道「時光逆流」裏，這道逆流把逃亡者帶到這個銀河，並且使他們定

居在這顆吉拉星上，此後，歷經好幾代的努力，吉拉人再度創造了他們的文明。
「那麼你們很想返回母星雅士比囉？」我問。
「最近我們才發現母星離吉拉星足足有七五八四十八次方的平方來，換成你能了解的數字是四千萬光年，那個地方屬於麥考漢銀河系。以我們目前的科技，也許能到達那裏。」
「你說的也許是什麼意思？」
「不久以前，我們派遣過一支遠征隊，只是偵察任務，但一去無踪，這件事列入國會機密，一般人無權知道。」
「我明白了，你們擔心他洛伊發現遠征隊來自吉拉星，」我又想了一下，「你們監視地球的原因，我現在也能猜到幾分，你們坐視地球自我毀滅，完全由於他洛伊，一方面你們發現地球人是他洛伊的後裔，卻無法確定他們是否還在保護地球，因此你們觀望，直到地球毀滅的前一刻。我很奇怪，任何有人性的生物如何能夠忍受一次數十億人口的集體滅亡。」
「你在生氣？桑程。」

「我沒有。我只是詫異，高度智慧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如果這種智慧漠視人道，我情願不要。」
「我們對生命的看法，不是你能了解的，地球人。」金卡平靜地說，「而且你們並沒有滅亡呀，他洛伊，你們的父親一定還在宇宙的其他地方留下你們的兄弟。」
這次的談話就到此爲止，我回到房間，繼續思考他洛伊的種種。而頃刻之間，我發覺自己竟然變了一個人，我不再那樣事事漠不關心，整天迷迷糊糊，像個夢遊者。我的腦子開始忙碌起來，他洛伊啊他洛伊，你究竟代表了什麼意義？
波特特特走進來，看到我悶悶不樂的樣子，便提議到外面逛逛。
「謝了，」我說，「參觀你們那些政府機關，一次就夠了。」
「這回不一樣，我們到街上去，看看一般人的生活。」
「我這個模樣會不會驚世駭俗？」
「我把你打扮成機器人好了。」
於是，波特特特帶我下樓，在一間工廠裏把我塞進一具銀色金屬皮機器人的外

殼裏。

「這只頭盔好醜。能不能換一個？」

「這是最進步的一型，將就點吧，桑程。」

變成一具機器人眞是匪夷所思，在立體影像機上看到自己可笑的模樣，禁不住也隨著波特特特笑了起來。

「桑程，你好滑稽！」

「是啊，我來這裏就是爲了娛樂你們的，」我說，「我能飛嗎？」

「會飛的機器人是另一種類型，你這是秘書型中最高級的一種。」

「機器人要遵守什麼規矩？」

「規矩不少，比較重要的有兩項；一是不准和人類衝突。一是不要理身分比你低的機器人。」

「我需不需要充電？」

「得了吧，你還眞以爲自己是機器人哩。」

果然沒有人注意，波特特特和機器人桑程離開委員會。

「我們去哪裏？」

「商業區。」

商業區在城北。我們進入最底下一層的高速軌道，好像只那麼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我們走出車站，映入眼簾的是一處熱鬧的廣場。

「這就是吉拉星最有名的中央商業區，」波特特特說，「在這裏只要有錢就能買到你想要的任何東西。」

我環目四顧，難怪他要面露得色。商業區佔地極大，商店蓋得怪模怪樣（大概是本地藝術家的傑作）。漆上各種古里古怪的顏色。街上行人摩肩擦踵（看到許多機器人或單獨或成羣結隊的晃盪，使我安心不少），嘈雜喧擾，簡直有如萬國博覽會。店裏陳列的貨品也使我瞠目結舌，我這一輩子從沒見過這麼多稀奇古怪的東西；會奏音樂的酒杯、會變化形狀的椅子、一種你把頭伸進去就能看到四度空間景象的箱子（波特特特說這種東西完全在唬人）。一架能使你頭下腳上走路的機器，各種複雜的吉拉人的日用品，來自銀河各地的飾物，以及各類型機器人身上的零件。

「這一條是日用品街，」波特特特說，「我們先去路邊酒館喝一杯怎麼樣？」

「好啊，」我說，隨手拿起一副眼鏡似的東西，「波，這是不是戴在眼睛上的東西？」

「不錯，這是色彩眼罩，有些人討厭吉拉星上的光線。我們沒有近視眼的毛病，但有顏色倦怠症，專門的眼科醫生會建議你配上什麼樣的眼罩，可見光譜內的任何顏色。」波特特特說，「你試試這一副？」

「啊！是七彩的，好漂亮，」我試了一下，「有沒有透視用的？」

「有呀，那是內科醫生專用，你要戴戴看嗎？」

我搖搖頭。

「走吧，去喝一杯，休息一下。」

路邊酒館是一棟多面體的建築，牆壁會發出音樂。我們從一面凸窗裏看著腳下的人羣，酒保是個機器人，端來一杯酒。

「我想你現在的身分是不能喝酒的。」波特特特道歉著。

「沒關係，我很少喝那個東西，」我注視著窗外問，「一般人都在忙些什麼？」

波特特特思考了一下，然後回答。

「我們每個人都有工作，按照能力分配，從一開始發育，我們就住在『準備中心』，意思是作進入社會的各種準備，然後依照智力和性向測驗的成績分發至各級學校，畢業後有數個工作機會讓我們選擇。」

「那麼你們的『家庭制度』呢？」

「『家庭』是什麼？」

我解釋了這個字的意思。

「我們沒有家庭，每個人都獨處，或是和機器人住在一起。」波特特特把酒遞過來，「這種酒和『森』不一樣，比較辛辣，你要不要喝一口？」

我喝了一口，覺得像呑下一團火。

「我有點頭暈。」

「是酒店在旋轉，」波特特特說，「從前還會飛上半空，但自從有個醉鬼從窗口摔出去後，政府就明令禁止酒店搞這些花樣。」

「眞有意思，這是什麼地方？」酒店轉了個方向，窗外現在是一片平靜、蔚藍

的海水。

「是商業區的背面，我們轉到另一邊了。」

但突然間，我的視野內出現了一個人，他在海面上從從容容地走著。

「那個人……」我指著水面，「那個人怎麼能？……」

「他腳上穿了一雙『浮鞋』，你要不要試試？」

「當然要！」我像個小孩般雀躍起來，在水面上步行，天使一樣在水面上步行，然後學耶穌基督揮揮手行個奇蹟，再接受全世界的讚美。

波特特特把腕上的錶子讓收銀機掃瞄了一下後，我們離開酒店，走進後面的一棟房子。那是家儀器出租商店，波特特特和老闆說著話，之後一起把頭轉向我，老闆懷疑地問：

「這個機器人要——」

「他的腦子有點短路，」波特特特解釋，「我讓他在水面上走走，看看會不會清醒。」

「我建議你到修理廠拆開他的頭部檢查檢查，機器人要求在水面上走，眞是

的！」

波特特特不理他，把鞋子丟給我，走向水邊。

「在陸地上穿，會不會浮起來？」

「不？它只對水有用。」

於是，我套上鞋子在水面上走了一圈，果然不錯，如履平地。但一會兒後，新奇感就消失了，覺得獨自一人在水面上走來走去，幾近愚蠢，怪不得見不到幾個吉拉人，「行走水面」在此地可不是什麼奇蹟，可能是件無聊的舉動呢。

回到店裏，仍有狐疑之色的老闆問：

「治好了沒有？」

「好了。」波特特特回答。「不要把它寵壞了，以前我也有過這麼個機器人，被我寵壞了，」老闆說，「一到外面就胡來，後來被機器人法庭判了徒刑。」

我們離開這家店時，老闆猶自嘀咕著。

再進入熱鬧的商業區，還是到處擠滿了人，吉拉星的商店永遠開著門，機器人除了進廠整修外，是不需休息的。

「你要不要買些東西？」波特特特問。

「買什麼？」

「隨便什麼都可以。」

「可是，我沒錢付賬。」

「不論你買什麼東西，委員會都會替你付的，」波特特特說，「我們有一筆預算。」

購物的愉快想法在我腦袋裏打轉，但買些什麼呢？我需要什麼？一個女人嗎？女人這個念頭浮上眼前倒把我嚇了一跳。我這是怎麼回事？突然之間，他洛伊的模糊印象自我內心湧現，那個神話般的星球，住著神仙般的我的族人，他們極可能才是宇宙的眞正統治者，連吉拉人都畏懼他們。他洛伊一定有我迫切需要的東西——一種歸屬感。在人羣之間，在五花八門的貨品間，我的內心開始隱隱作痛起來。

波特特特端詳著我的臉，好似覺察到我的煩惱。

「我建議你買個機器人。」

「機器人，我可以？」

「當然可以，一個機器僕人花不了多少錢。」

確定打算買個機器人後，漫無目的的參觀變成有意義的挑挑揀揀。一條機器人商店街裏，擺滿了各式各樣的機器人，種類繁多，有高級秘書型、跟班型、特殊用途型（大部分的機器人都是這種類型）、寵物型（會唱歌、跳舞）、家庭型（專門處理家務）等等，還有一種奇特的「出氣型」，出氣用機器人的皮膚是有彈性金屬作成的，最大的用途是給吉拉人盛怒時踢的。這個類型沒有思考能力，是機器人社會最低賤的階層。波特特特示範了一次給我看，他把一個「出氣型」機器人，一腳踢到牆壁，彈回來後再補一腳，又彈回來，如此反覆數次，波特特特開懷地笑了起來，老闆在一旁陪著笑。我一直不曉得吉拉人也有輕微的虐待狂。

在機器人街，我和波特特特曾經分開了一陣子。我被一羣人推開，隨卽混入一堆機器人裏。

「老兄，你是哪個單位的？」五個秘書型機器人圍著我。

「有什麼事嗎？」

這些傢伙來勢洶洶，有點不對勁。

「走路橫衝直撞，沒長眼睛是吧！」一個機器人挑釁地說。

「你趕什麼？趕著去報廢啊！」另一個說。

接著這五個傢伙開始風言風語起來，一個用手肘碰了一下，說，「你是哪裏冒出來的，憑什麼一副目中無人的樣子？」

如果吉拉星有什麼我會厭惡的，大概就是這些沒教養的機器人了。

「你們呢，你們哪裏來的？」被他們推來推去的，弄得我也冒起火來。

「交通部，我們掌管所有的銀河飛行器。」這些機器人長得一模一樣，但要區別他們也很簡單，每個機器人胸前刻著編號，這位說話的機器人顯然是首腦，他的號碼比較小，他說話時，眼光故意掠過我，一副了不得的模樣。「掌管銀河所有的飛行器」聽起來好像可以搭太空船任意在星際間飛來飛去。不過，我猜這幾個沒教養的秘書型，充其量只配在地面上坐辦公桌，沒事出來逛街找碴子，唬唬別的機器人。我可犯不著跟這種人一般見識，於是我選好一個方向，丟下一句話後，便衝了出去。這句話是——

「你是一塊涕涕。」

我想這些無聊傢伙一定被我這句話氣個半死。

「怎麼樣？這一個怎麼樣？」波特特特指著櫥窗裏的一個機器人說，「外表有點髒，噴一下漆就可以了，這種類型數量有限，早已停止生產。」

「買我吧，好心的老爺，我很誠實，我懂兩萬種語言，會開太空船，我很坦白、忠誠、膽子大，具備所有機器人的好德性。」

「吹牛？」波特特特笑著說。

「不騙你，老爺，我們還得過獎呢。」

「什麼獎？」我問。

「銀河急智比賽獎。」

「這個獎不算數，裁判後來收回了，因爲你們私接了資料庫的電腦，這算作弊。」波特特特說。

「不管怎麼說，我們總算得到了那個獎，不是嗎？」機器人把求援的視線投向走過來的老闆。

我總算明白這類型機器人不再生產的原因，他們太狡滑了。

「很有趣吧，」老闆說，「買一個回家開心開心怎麼樣？」

「要是你打折的話，我就考慮、考慮，」波特特特說，跟著開始挑剔起來，「有史以來最大的機器人騙案就是他們搞的，還有集體罷工，在主人身上裝竊聽器，偸開飛行器兜風等等，諸如此類的惡行不勝枚舉，三折我就勉強買下來。」

「三折？這個價錢簡直侮辱人，」老闆說，「你現在到哪裏去買這種會說笑話的機器人，搗蛋鬼！你說個笑話給老爺聽聽。」

叫搗蛋鬼的機器人說了個笑話：

「有一回，兩個機器人在吵架，吵得面紅耳赤，其中一個人罵道：願造物主詛咒你。另一個說：得了吧，造物主在動物園裏呢。」

我笑了起來。但老闆和波特特特可一點都不覺得好笑，老闆甚至光起火來，「卡勁基里娃！」他罵了一句，然後用手邊的一截管子敲機器人的頭，「再講這種笑話，就把你融化掉！」

波特特特皺眉頭，拉著我往外走。這個時候，老闆從背後說，「算了，三折就三折，反正我再也受不了這個傢伙。」

兩個人進入內室研究買賣手續時，搗蛋鬼低聲對我說：「老哥，我不講那個笑

話，那笨貨才不會這麼便宜把我賣掉。」

我想一開始我是以局外人的態度來觀賞這幕鬧劇，直到秘書回來對我說了一句，「好，它是你的了。」我這才悚然一驚，可笑的感覺立即消失得無影無踪，一個可怕的事實擺在眼前——我對機器人搗蛋鬼忽然之間就產生了類似「責任」的感覺，這是我後半輩子第一次擁有一件會思考的東西，雖然它不是人，但它會思考，這就够了！波特特特一路上向我保證，搗蛋鬼一定會對主人忠心，他說吉拉人從不懷疑機器人會背叛他們。

「爲什麼？依我觀察，某些機器人還滿有個性的。」

「我們在製造他們的同時，輸入了這樣的指令，一旦有了貳心便會自行摧毀，當然機器人偶爾也會有點反常，不過還不致於大逆不道、背叛主人。」

搗蛋鬼跟在我們後面（在商店裏，波特特特已經把所有權的轉移契約輸入中央電腦），他很沉默，彷彿在懷念從前的日子，或者在腦子裏盤算如何面對未來。

回到外星人委員會我的房間，波特特特把契約內容告訴搗蛋鬼。

「你不是我的主人，什麼？這個機器人，開什麼玩笑？」

「他不是機器人，桑程，除掉僞裝。」

我下樓去，回來時，波特特特還在安慰搗蛋鬼。

「外星人有什麼關係，他會善待你的。」

有一秒鐘的時間，我覺得搗蛋鬼是個大麻煩。但轉念之間，我對自己說，怕什麼？你又沒什麼好損失的。

「我不了解地球人。」搗蛋鬼沮喪地說。

「用不著了解，你只要盡心服務就行。」

「不了解怎麼服務？」機器人爭辯著。

「如果你要堅持，等一下，我可以給你需要的資料。現在廢話少說，去見過你的新主人。」

搗蛋鬼依舊很沮喪的樣子，不過不再堅持，他走向我，左手按住胸口，行了個禮。

「你好，桑先生。」

「你也好，搗蛋鬼，不？我應該給你取個新名字，叫什麼好呢？對了，就叫愛

因斯坦，愛因斯坦……」

此後，我和機器人愛因斯坦開始相互了解，同時，我還從他那裏獲得了不少有關宇宙、吉拉星、生命型式的資料，這些資料雖然是片斷的（沒法和專業電腦比較）。但顯然有趣得多。

「我沒辦法一股腦兒將肚子裏的東西搬出來，桑先生，」愛因斯坦一開始便告訴我，「第一，我不知從何說起，第二，這麼做有點愚蠢。」

「好，那我就一個個問你。」

我提出的問題，有時候連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譬如，我問：宇宙的範圍有多大？這是我那個時代挺有名的一個無賴問題。

「這個問題有廿七種標準答案，要看看你以那種數學基礎來發問，」愛因斯坦說，「我自己的答案是一組有一百廿六個方程式的聯立方程式，要我寫下來嗎？」

愛因斯坦把他的「宇宙方程式」寫下來，我一點也不懂。

不過，從這一點看，愛因斯坦並沒有傳言中那麼惡劣，他的態度很好，可以說是有問必答。而且，不久後，他甚至對我起了某種程度的同病相憐感覺，他認爲地

球的毀滅，得歸咎於那些玩弄權勢的政客，「同樣的，我這一類型機器人所以備受歧視，」他恨恨地說，「完全是吉拉星一批混蛋政客搞出來的。」

「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問。

「自從魏吉歐——機器人之父，設計了第一具會思考的機器人之後，我們機器人之間也開始爭寵邀功起來，甚至搞階級鬥爭那一套，我這一類型是魏吉歐第一代機器人的直系後代，叫做『保護者』，原意是要負起保護吉拉人的責任。不幸的，魏吉歐失勢後被政客們放逐到『辛里昂』星系，『保護者』從此便被汚蔑爲『取代者』，一種『有背叛吉拉人傾向』的機器人，而停止發展，然後，青爾議員的『襄理型』乘機崛起，這種類型的機器人很會逢迎，但能力有限。」

「青爾議員？我想起了，我認得一個叫皮阿仁的，是他的隨員，青爾議員是怎樣的一個人？」

「他掌管交通部，是個野心家，一心想登上國會主席團的寶座。」

國會主席團是吉拉星的最高統治者，青爾議員熱衷於此並不值得大驚小怪，愛因斯坦提到他的時候，語氣不善，我覺得奇怪。

「你好像很恨他？」

「我們不准恨人類。我只是在邏輯上反對青爾議員的作法：他在聽證會上作證說『保護者』對吉拉星具有潛在的威脅，其實他只不過藉此剷除魏吉歐的殘餘勢力罷了。」

「那麼你那些同伴們，和你一起出廠的『保護者』現在都到哪裏去了？」

「大部分都被銷燬，少數倖存者，不是被肢解成零件販賣，就是像我這樣在櫥窗裏生銹，受氣、自怨自艾，最終也逃不過被肢解下場。」

「可是，我那個朋友，爲什麼買你來送我？」

「波特特特嘛，我判斷，第一：他認爲我很便宜。第二：你是個外星人。」

「外星人，怎麼說？」

「吉拉人向來瞧不起外星人，你們在這裏毫無地位和影響力。」

這次談話是在我房間內做的，並非什麼重要會議，只是種閒聊性質。我躺在無重力床上，愛因斯坦靠牆倒立著，據他說這個姿勢能降低體內的電壓，怪傢伙！

「那麼他洛伊呢，」話一出口，我就開始後悔。他洛伊是項忌諱，我難保不因

此受責。不過，看到愛因斯坦的反應，我就釋懷了，很明顯的，機器人知道這個秘密，他很震驚地從兩腳高舉的狀況下崩潰，他摔倒在地板上。

「你怎麼了？」我關掉無重力床，重力慢慢地消失後，我走出來。愛因斯坦恢復直立的姿勢，極為嚴肅地注視著我。

「我不準備回答有關他洛伊的任何問題，」半晌後，機器人說：「這是我必須遵守的幾件事之一。」

8

皮阿仁透過無處不在的通訊網找到我。他的影像出現在房間的牆壁上。

「嗨、桑程！」他咧開嘴，吉拉人嘴裏沒有牙齒，因此任何時候，他們只要一張開嘴，就令人覺得彷彿在哭，「你怎麼不來找我？」

「我呀，忙東忙西的。你還好吧？」

「還不是老樣子，盼望有什麼新鮮事發生。怎麼樣？碰個面。」

「好啊，我在外星人委員會，過來吧。」

「這個──嗯，」皮阿仁沉吟著，「也好，反正你一個人出門也不方便。」

一進我房間，皮阿仁便東張西望，然後一屁股坐下來。

「金卡議員是個怪人，」皮阿仁說，「專門收藏些怪東西，我不是指你。這個機器人是你的嗎？」

我點點頭，「他叫愛因斯坦。」

「奇怪的名字。是保護者型吧，我以為這一類型已被淘汰了，性能不錯，就是腦袋有毛病，」他有點輕蔑地說，「我有十二個裏理型，吵翻了天。」

愛因斯坦沒有吭聲，好個沉得住氣的傢伙。

「你在這裏作什麼？」皮阿仁的興趣從機器人身上移開，走到窗口（我把牆調整到半透明），對著窗外搖搖頭，又走回來。

「沒作什麼事。」

「金卡應該讓你出去見識見識。」

「我出去過幾趟。」

「到商業區逛逛不叫見識，」皮阿仁說，「走吧，這個地方怪氣悶的，老是令我想到製成標本的外星人。」

「標本?」

「你沒去過標本室啊，會嚇壞你。」

「沒人帶我去。」

「不去較好，」皮阿仁搓著雙手，「我帶你出去見識見識，眞正的開眼界。」

「愛因斯坦，」我回頭對機器人說，「你來不來?」

「他也去呀?開什麼玩笑?」皮阿仁說。

「泰納衞星不安全，」愛因斯坦說，「氣流不穩定，經常有不規則的火山爆發。」

「你怎麼知道我要帶桑程去泰納?」

「根據推論，保護者型儲備了各種資料，以應付任何緊急狀況，並且隨時準備主人查詢，機器人守則第廿三條……」

「很有趣的傢伙，」皮阿仁轉向我，「好吧，就讓他作咱們的跟屁蟲好了。」

「還有波特特特。」我說。

「什麼!波特特特，那個呆板的傢伙，我不帶他去，讓他跟自已去玩。」

我在通訊機上留了話，便和皮阿仁一道離開委員會。這回我並未改扮成機器人，因爲皮阿仁說他不在乎。我們坐上地面軌道車，前往交通部。

吉拉星的景色依舊沒什麼變化，淡藍的、柔和的、懶懶的光線永遠隨伴著你。軌道車抵達交通部。這個機構由無數大大小小金字塔型建築組合而成。許多奇形怪狀的飛行器在相連的機場昇昇降降。「永遠都這麼忙碌。」皮阿仁告訴我。

一名機器人警衞向我們敬禮後，門自動打開。一條移動的走道出現眼前，我們一一站了上去，走道通往交通部的「第三運送站」，雖不是主要運送站，但從此處仍能經由「箱型運送器」載你到任何部門。不同於外星人委員會的建構，交通部內部有如蜂巢一般，除了管理人員，沒有人確知有多少間辦公室和多少人在裏面。

運送器裏，皮阿仁對著掃瞄器說，「到秘書處!」緊接著掃瞄器上方的一塊螢光幕開始現出一幅路線圖，一個小紅點代表本運送器，無數更小的黃點則代表其他正在行進中的運送器，操作的程序是這樣的，門關上的同時，電腦就算出運送器的

路線，紅點迅速地移動，穿梭在密密麻麻的黃點間，奇妙地卻沒有碰到任何一個黃點，於是一眨眼的功夫，抵達的鈴聲響起，門跟著打開。

一般說來，秘書處是個最混亂、最無效率的地方，在吉拉星也是如此。我的出現並未引起職員們注意，爭辯、聊天、僞裝的忙亂照舊。皮阿仁的個人小辦公室裏正有兩個「裏理型」機器人在下棋，皮阿仁將他們趕出去後，請我坐下。

「抱歉，你稍等一下，我問問看議員先生在不在？」

「儘管忙你的，」我對那個棋盤甚感興趣，那是個奇怪的東西，一具像碗盤的機器，碗底的螢光幕上佈滿蛛網狀的虛線。

「議員剛剛出去，」皮阿仁走過來說，「很不巧，我本想替你引見。」

「你平常都作些什麼事？」我問。

「替議員處理一般事務，」皮阿仁說，「你會下棋嗎？」

「不會，」我說，「你帶我來這裏不光是爲了下棋吧。」

「當然，最主要的，我打算帶你去泰納星看看，那地方不像吉拉星這麼懶洋洋的。其次，我有件事請教，能不能讓你的機器僕人廻避一下。」

我回頭對機器人說，「愛因斯坦，你出去一下。」

「是這樣的，我聽說國會最近討論了你的事，好像他們對你有一項計畫。」

「什麼計畫？」

「關於他洛伊——」聽到這三個字，我不再那麼震驚了。我以前很天眞的以爲，吉拉人邀請我來，純粹爲了觀光性質。他洛伊啊他洛伊，似乎所有事情都跟你有關。皮阿仁注視著我。

「你聽過這三個字，是金卡告訴你的吧，」我點點頭，他繼續說，「那我就長話短說，金卡議員和青爾議員代表了不同立場的兩方，金卡認爲他洛伊確實存在，並且是我們母星雅士比的毀滅者，但誰也沒有眞正見過他洛伊人，金卡根據的只是古籍上的記載。我的上司青爾則乾脆指出他洛伊只是個傳說，或者是古人用來刺激科技發展的神話。我個人認爲，或許我們眞的來自雅士比，每種人種都有起源嘛，也許宇宙間眞有所謂的『時光逆流』，所有的這些都有待吾人去探究。金卡的想法承自魏吉歐，那是他的老師，不過金卡比較踏實，不像魏吉歐——」

「魏吉歐，是不是機器人之父？」

「不錯，你好像知道不少。」

「保護者型機器人就是他發展出來的。」

「還有那支失踪的遠征隊，」皮阿仁說，「這個大錯誤最後成了他被放逐的理由。」

皮阿仁在談論正事時的嚴肅態度和明晰言辭使我感到驚愕，我眞是低估了。由此，我了解一件事；吉拉星並非表面看來那樣平靜、懶散，那是他們生活方式所顯出的一種假相。實際上，這顆星球可以說是暗潮洶湧，我的來臨既非吉拉人一時心血來潮，在地球上設立的科學站也不是無意義的浪費。不過，陷入這種複雜的狀況，使我感觸頗深，彷彿宇宙間處處充滿了問題，而且相互牽連。所以，不管怎麼說，我必須收起輕浮之心，好好應付這些個非我族類的外星人。

「那麼，你們要我作些什麼？」

「我也不十分清楚青爾議員的意思，他不曉得去了哪裡？」皮阿仁搔搔尖頭，「我只是要你心理有個準備。算了，還是到外太空瘋一瘋再說。」

我召回愛因斯坦，他向我眨了眨眼睛，我猜他一定在門外偷聽了好一會兒。而

且他的表情似乎在說：「主人啊，你只叫我出去一下，並沒有命令我不准偷聽。」

*

這個機場並非主機場，不過範圍仍然很大，停機坪上停放著數百個飛行器，形狀、尺寸各不相同，其中一個葫蘆形的飛行器吸引了我的注意。皮阿仁告訴我那是一艘垃圾船，是專門載運吉拉星垃圾的。

「垃圾，倒進外太空？」我問。

「不是，泰納星上的火山口是我們最好的垃圾處理場。」

吉拉的衞星多達十六個，泰納是最危險的一個，據說從前有一種飛越火山的遊戲，以飛近火山口的距離定勝負，後來被當局禁止。但吉拉星的年輕人依舊樂此不疲，不少人偷偷從事這項冒險。

坦白說，我對這種遊戲並不感興趣，不過，客隨主便只好由他。在古老的地球，有一種遊戲叫「俄羅斯輪盤賭」那才叫眞正的冒險，後來地球毀滅前幾年，這個遊戲盛行於一種「末日共濟會」的宗教，該教派在每次佈道前，都由神甫拿出一

把只裝一顆子彈的手鎗，朝自己腦袋扣一下板機，沒有擊發就表示上帝樂意他繼續傳教。而按教規，傳教士只要能平安地傳上一年的教，便能昇任長老，根據統計，該教每一百位傳教士才能產生一位長老。

皮阿仁的交通工具是架銀色單人小飛碟，勉勉強強可以擠下三個人，和塔臺通過話後，小飛碟筆直地沖向天空，速度快得難以形容。

經過一座雙輪型的太空站，小飛碟慢下速度。

「這是小型飛行器檢查站，又叫空關，」皮阿仁說，「進出吉拉星一定要經過檢查。」

「要打開門嗎？」

「不用，緊靠它停著就行。」

太空站愈來愈大，先前的小小車輪現在變成了一個碩大無比慢速轉著的怪物。我看到站裏窗口處亮著燈光，但見不到半個吉拉人。

「怎麼沒人？」

「這個檢查站完全由機器人操作，」皮阿仁說，「沒有人願意來這裏工作。」

「那是什麼？」

一隻長長的機械臂由太空站伸了出來，停在小飛碟幾公尺外，然後機械臂的前端像花一樣張開，露出一只大眼睛，從這只眼睛射出一道光束，這道光束輕易地穿入飛碟的防護罩，進入我們座艙，跟著在所有地方和我們身上掃瞄了一遍，當光束射臨身上時，我頓時毛骨悚然起來，覺得自己彷彿被一隻不可見的手撫摸著。每個人都屏住氣息，靜待光束退開，它終於退回機械臂上，像一把歸鞘的劍。

「這道光束很奇怪，像是有形之物。」我說。

「這是能介子光束，有多種用途，」愛因斯坦說，「其中一項是，能停止任何型式的能量傳送。」

「什麼是能介子？」

「能介子就是傳遞能量的介子，宇宙間的眞空壁就是由這種東西構成。」皮阿仁說，「好了，坐穩，我們到泰納星去。」

泰納星表面像個癩痢頭，到處都是火山，有些正在噴著火，有些則在等待。空中的氣流極不穩定，小飛碟因此晃盪得像個搖籃，我有點不舒服，皮阿仁却興奮極

了，每一次氣流撞擊，就尖叫一聲，像支七孔笛。偶爾有一兩艘小飛行器在視野內出現，皮阿仁便讓飛碟打個滾，以示招呼，這個動作使我想起地球上的帆船大賽，叫囂著的小夥子把身體儘量貼近水面，擊破一個個迎頭而來的波濤。

那些火山近看時模樣猙獰可怖，圍繞著它們的是一片廣大的黃色丘陵，那是凍結了的黃色硫礦，丘陵上的溝渠流動著紅色和橙色的硫流，火山頂上則呈黑色，因爲硫的溫度愈高顏色愈深。飛碟迅速掠過這些小火山，直到一處較大的死火山口上空才靜止下來。

「我們下去看看，」皮阿仁說，「這個火山洞非常之深，有人說幾乎達到地心。」

「地心，怎麼可能？它爲什麼不冒火？」

「地心並非實心，也不是塞滿了熔漿，有許多空隙，科學院的探險船曾經進入過。」

「什麼！你想進去。」

「試試看吧，很好玩，不行再出來，」皮阿仁眼裡發著光，「這艘船耐得住高溫。」

飛碟下降，火山口像個巨大的井，井壁是黑褐色。我們緩緩下降，光線愈來愈暗，最後只能隱隱約約見到流動的暗紅岩漿，皮阿仁把船頭燈打開，就像在深海中航行，我們不再下降（大概接近地心，飛行器受不了），因爲防護罩開始發出絲絲的聲音，皮阿仁把船駛入一條通道，這條通道斜斜向上，裏面佈滿了高熱的岩漿和氣體，使人有一種進入地獄的感覺。我屏住氣，深恐被這麼個可怕的火井吞噬，同時覺得自己有點蠢。一旁的愛因斯坦則維持著靜坐的姿態，好像這些都不干他的事。

「這條路通到哪裏？」我問。

「不知道，」皮阿仁回過頭，彷彿頗爲欣賞我緊張的表情，「我一點也不知道。」

「唉呀！如果迷路的話怎麼辦？」

「總會有出口的，如果沒有，我們就炸一個出來，這遊戲好玩的地方就在這裏，你不知道自己會從什麼地方冒出來。」

終於從某一個火山口冒出來，我長長呼了一口氣，心裏發誓誰再玩這種遊戲，

誰就是王八蛋。反觀皮阿仁這個傢伙則正把個大頭搖來擺去，直呼過癮、過癮，眞是不可思議。

現在，小飛碟繼續在泰納星上飛來飛去，經過一處無數大小火山組成的區域，幾乎每座小山都在噴火，一股股競相噴吐的火焰，隨伴著轟隆轟隆的巨響，眞是蔚爲奇觀，然而最危險、刺激的時刻已經過了。在火焰中穿梭了一會兒後，大家不免有點洩氣。經過表決，小飛碟便在空中作了個急轉彎，折回吉拉星。

這趟探險，沒什麼值得稱道的。

9

「聽說你去了泰納衞星。」議員金卡說。

「不怎麼好玩，」我說，「差點被燒焦。」

「以後不要再冒這種險，小心陌生人，也許有人打算把你融化掉。」

「這怎麼可能？」

「你相信這個警告就是，很多事你不了解。」

金卡的表情凝重，我試著把金卡的警告連同吉拉星上的所見所聞在腦子裏整理了一遍。金卡很明顯地暗示皮阿仁對我有所圖謀，但獲知他和青爾的衝突後，我比較能了解這些矛盾背後的動機，同時，對自己無辜地被捲入一個巨大的政治漩渦裏，感到有點光火。不過，內心的一個聲音（這個聲音和逝去的地球有關）強迫我冷靜下來，爲了更重要的理由，我有必要保持緘默。

「我告訴過你，『他洛伊』一直是吉拉人內心的陰影，」金卡繼續說，「我們橫渡銀河移民此地並非居於什麼崇高目標，古籍記載；我們的祖先是被他洛伊人從雅士比星球趕出來。這項記載我確信眞實無誤，當然還有科學上的根據，一些原始的錄音帶和圖片至今仍保存得很好。但是，不曉得什麼時候開始，民間便流傳一種說法，認爲『他洛伊』是當權派製造出來的神話，古籍、圖片，甚至錄音帶都是揑造的。眞正的目的是爲了達成『在強敵的威脅』下統治階級不宜更換的政治目標。如此，生活的目的不再是爲了生活，生活的目的是爲了防止他洛伊人的進襲。自此而後，『反社會』的傾向便在一些年輕人的身上發現，他們要求緩慢科技發展的步

調，認爲科技能使吉拉人不朽是個妄想，但是這一點我們不是已經辦到了嗎，吉拉人不再受肉體衰亡的威脅。不過，儘管科技的進步已經證明了一切，這種強調精神生活，反對機器人和電腦化的論調，仍舊隨時出現，我有理由相信青爾議員是受了這種思潮的影響，只是他腦筋尚未糊塗到完全贊同復古派的觀點，青爾議員是個──」

我沒有任何理由阻止金卡批評他的對手。

「青爾議員是個偏執的樂觀主義者，他以爲吉拉星應把注意力放在美好的未來上，不要神經兮兮地擔心來自另一個宇宙的攻擊，「神經兮兮」？這是什麼話？他還說，吉拉星應傾全力於正統的科技發展，如四度空間結構學，以及長期的、基礎的研究計畫，而非拚命製造武器和組織龐大的遠征軍，青爾這種論調，」金卡嘆了一口氣，「絕對是有害的，我想你也看得出來，桑程，如果我們這樣作便是在重犯祖先的錯誤，吉拉人之所以遠離雅士比主要原因是：居安不思危。」

金卡這個鷹派分子，使我看清了吉拉人的眞正面目。吉拉人從來不把地球人當成兄弟的（凡具備高度智慧的生物必定具有高度慈悲心，只是落後文明的一廂情願

想法），吉拉人也不是宇宙的慈善家。由此，我記起從前讀過的一首詩，當時並不確知詩人的意思，現在卻頗能體會。這首詩是：

我的宇宙

在我的宇宙
向無限度量擴張的世界
因爲它如此漫無目的地擴張
以至於竟無法容忍一個有限延伸的「上帝」的概念
所以在我的宇宙
沒有任何神祇的存在
有的只是一些
機運、概率、碰撞原理以及
無數不公平的競爭

「所以，你必須跟我們合作。」金卡以這句半威脅的話作了結論。

*

我覺得行動受到了限制，彷彿隨時隨地都有一隻眼睛盯在背後，波特特特也不時藉故纏著我。這使我有點生氣，我想這顆完全自動化了的星球，已經培養出一種「小題大作」的風氣，吉拉人往往為了一點小事忙得昏頭轉向，我就注意過，波特特特為了替我找一份「地球食用植物」資料而跑遍整棟建築物，且似乎樂此不疲，其實他只要張嘴問問，電腦不要一秒鐘的時間，就會把資料擲到他臉上。至於我為什麼要這份資料，我想純粹是為了打發無聊的時光。我躺在床上翻閱這份資料，愛因斯坦則在一邊作著倒立動作。波特特特呢，他剛剛探頭進來瞧了兩三次，此刻不知道又溜到哪裏去了。

「我最喜歡吃芥蘭菜，用花生油炒，加點蒜末。」我對愛因斯坦說。

「那種東西能吃嗎？」倒立著的機器人看來一副蠢相。

「地球人吃所有生物。」

「吃生物很不文明，蘇比人就比你們高明，他們吃砂子。」

我對愛因斯坦不時地賣弄他的博學多聞，感到不耐。同時我也有點懷疑他的忠誠。換一句話說，我開始懷疑吉拉星上的每一個人、每一件事。

在踏上這顆鬼星球之初，我以為到了天堂，而此地的人個個都是天使呢（當然天使中不乏愚蠢的傢伙）。日夜唱歌、彈琴、享受天使的特權。現在看來，吉拉星也不比充滿矛盾、紛爭的地球高明多少。「科技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也許科技還會製造更多問題。

我把那本食譜扔向床外，因為我開始感到一種精神上的飢渴，一種不存在的「食慾」。

「愛因斯坦，」我跳下床，「談談他洛伊。」

「你想知道什麼？」

「你不怕洩密？」

「他洛伊的資料已經獲准對你開放。」

「我問你，為什麼他洛伊人要把吉拉人趕出雅士比？」

機器人恢復直立的姿勢，他頭上的兩隻小觸角閃爍了一陣藍色的火花，並且發出吱吱的靜電聲，這是他思考時的特徵。機器人的思考方式和普通人不同，他們只能垂直思考，無法作水平和圓周思考。

「根據古籍『伊斯蘭姆拉巴雜吉拉克吉』書記載，」愛因斯坦說，「吉拉人被驅逐的理由是：他洛伊人認為他們長相太醜。」

「什麼？唉呀！啊、啊、什麼！我的老天？」簡直把我笑壞了，「他洛伊人消滅吉拉人就為了——唉呀、唉呀……」

「有這麼好笑嗎？桑先生。」

「你們那本什麼怪名字的古籍，簡直、簡直不可思議，」我本來想說像本「花花公子派對笑話」，不過這麼比喻他也不懂，所以我將那句話自舌尖上收回。

「宇宙間最不可思議的一本書是，」愛因斯坦平靜地說，「地球人的『舊約聖經』，這本書的作者竟把吉拉人當成他們的天使。」

我笑了一陣子後，發現愛因斯坦沒有反應（機器人不能作為伴侶的原因就在此，缺乏情緒上的反應），便停止笑聲。這個當兒，波特特特又探頭進來瞧了一會

兒，我和愛因斯坦對望一眼。

「我聽到你們的笑聲，是不是愛因斯坦在講笑話？」波特特特倚著門說，「再講一個給我聽聽如何？」

機器人說：「有一艘太空船孤獨地航行了許久之後，終於在銀河深處碰到另一艘太空船，打過招呼後，第一艘問：『你們可曾碰到什麼新鮮事？』第二艘回答：『有啊，我們不是碰到你了嘛。』」

*

波特特特的挿入，使我再度正經起來。他走後，我對機器人說：「愛因斯坦啊，你已經很了解我了，現在有一個問題請教你，你對我的未來有何建議？」

機器人的腦袋立刻發出思考時的靜電聲。

「桑先生，根據買賣契約的守則，我應該絕對服從你，並且對你毫無隱瞞。但是，在這之上，我還必須遵守一道更高的指令，那就是，凡和吉拉星的安全有所抵觸，那麼前面的守則就通通不算數。」

這使我想起我那個時代的「憲法」。

「給我建議會違反吉拉星的安全嗎?」

「依照目前的情況來說，是的。」愛因斯坦說，「非常抱歉，桑先生，我建議你尊重金卡議員的建議。」

從愛因斯坦身上，我估計得不到任何協助，看來什麼事都得靠自己了。我將牆壁打開，瞧著吉拉星的景色，它使人意志軟弱、淡藍色一成不變的景物甚至激起人幹些刺激事的慾望。我沉思了一會兒，決定往後的行動。第一，我得弄清楚國會對我的那項「計畫」；第二，如屬必要，我得離開這裏。

「離開」的念頭，使我震驚良久，怎麼離開呢?再說如果吉拉人送我一艘太空船，我又能去哪裏呢?到麥考漢銀河找他洛伊人嗎?不要胡思亂想了，桑程，我對自己說，你算老幾?停止那種偉大的幻想吧，度過目前的難關要緊。

我離開窗口，走出房間，前往「學習教室」。

這間教室有數十個學習區，此刻卻僅有幾名吉拉人在專心地上著課。我進入其中的一個，立即被一整套教學電腦包圍。我選的課是基礎物理學，許多觀念我根本

弄不清楚，因此上起課來，電腦和我同感吃力。譬如關於「重力」理論，吉拉人老早就能利用星球間的引力作爲太空船動能的來源，不過這類「重力」太空船，在「能介子理論」成熟後，便被淘汰。「能介子」是個我一輩子都無法理解的東西，電腦最後也明白了這一點，便率直地告訴我，「桑程，要明白這些理論，你最好從基礎數學開始。」我笑了一下，說道:「也好。」物理電腦發出一陣類似舒一口氣的聲音說，「好，我請數學電腦過來。」

但就在兩位電腦教師交班的空檔，我面前的螢光幕突然出現了一行字:

——老桑，皮阿仁問候你。

我驚愕了幾秒鐘，便也在鍵盤上打了幾個字:

——你也好，皮阿仁。

第一行字迅速消失，然後出現第二行:

——你正處於危險中。

——爲什麼?

——金卡正在發展的「追溯」機，即將成功。這種機器據說能讀出你遺傳因子

裏對遠祖的記憶，並由此證明，你是他洛伊人的後裔。

——老天！這種事可能嗎？

——我們也懷疑這一點，青爾議員擔心這完全是金卡玩的花樣。

——你在哪裏？皮阿仁。

——我在教育部的管理中心，時間不多了，再跟你連絡。上述談話非教學用，請電腦消除。完畢。

我長長吸了一口氣，情況不妙！金卡打算破壞我的基因，這可由不得他。我離開教室，決定冒一下險，在他們尚未完全限制我的行動之前，我得想辦法離開這個鬼地方，至於到哪裏去，那是以後的事了。於是，我小心地潛往「機器人零件廠」，幸好工廠管理員並未對我起疑，我找到從前那具裝束，套了上去，然後大大方方地離開。好了！我現在是他們當中的一員了。

不過，我可不能走大門出去，那樣極可能碰到波特特特和金卡。

在昇降梯的路徑圖上，我找到了另一條通往側門的路。我走進一道廻廊，迎面的職員們沒人瞧我一眼，我想我瞞過他們了。經過一間寫著「標本室」幾個字的房

間前，我停下腳步，躊躇一陣後，終於忍不住好奇心的驅使，走了進去。

標本室的櫥窗裏擺著一具具栩栩如生的高等生物，在說明下註明這些生物的種別、出現地、智慧型態和科技程度，並在附註一欄下寫著：此非複製品。皮阿仁說得不錯，這個地方會嚇壞人。除了那種停屍間的氣氛令人極端不舒服外，一些模樣猙獰的外星人也令我反感。金卡的收藏頗爲豐富，櫥窗數目上百，我在幾具類似地球人的標本前停留了一下，這些「人」遠看和我們頗爲相像，但近看卻又不是那麼一回事。我迅速地巡視著，希望能找到地球人的標本，我不曉得他們會陳列哪一種族的人，美國人、中國人或是蘇聯人，我在想究竟哪種人能代表地球。終於在一個角落，我發現了那座陳列地球人的標本櫥窗——誰都料想不到，竟然是那位尼泊爾人，那位據說被送來此處作復健手術的尼泊爾人。

有這麼一陣子，我站在尼泊爾人的屍體前發楞，我的感覺混合驚懼、疑惑與憤怒。吉拉人不僅沒把他治好，反而把他「醃」了，可憐的尼泊爾人，屈辱地裝在這裏供外星人嘲弄，我起了種想解下他的衝動，但就在這時，背後響起一個聲音：

「你在幹麼？」

是看守標本室的機器人。

「我奉命來找尋一份資料。」

我撒了謊。

「奉誰的命？」

「秘書波特特特。」

「需不需要幫忙？」

「不用了，謝謝。」

我必須儘快離開這裏，目睹尼泊爾人的遭遇，使我對吉拉人僅有的一點好感逐漸消失。我走出標本室，加快腳步，過了一會兒，側門在望，我深深吸口氣，讓緊張的心情平復下來，經過毫無所覺的警衛，走出金卡的「外星人委員會」。

*

離開一段距離後，我拉掉腕上的通訊裝置。現在我是個自由的、不引人注目的機器人了，金卡勢必派人出來找我，不過，我敢賭他不敢把事情鬧大，國會中反對

他的人不少。我跳上一輛軌道車，馳往交通部，我決定去拜訪皮阿仁，也許可以從他那裏獲得暫時的庇護。自然，青爾那一幫人也沒安什麼好心。然而，套用一句我的老話——反正沒什麼好損失的。

皮阿仁對我以「機器人」的偽裝出現，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好了，皮阿仁，我投到你們這邊來了。」

「歡迎、歡迎，」定過神來的皮阿仁說，「走，我們立刻去見青爾。」

「我要不要卸下這副臭皮囊？」我覺得自己像個「間諜對間諜」中的人物。

「等下再說，金卡那邊一定鬧翻了天，部裏也有他的眼睛，你這副偽裝也靠不住，見過議員後，我們再想辦法。」

青爾開門見山就問：

「你識破金卡的陰謀了。」

我除了點頭，還能說什麼。以吉拉人的標準，青爾議員屬於矮胖一型，態度也比金卡親切得多，這大概就是反戰人士給人最初的印象吧。

「如此就省掉我們不少痲煩，」他繼續說，「金卡是個野心家，不過，你不用

擔心，國會裏大多數的議員都支持我，目前最要緊的是，先把你藏起來，對吉拉星來說，你此刻的身分是『逃犯』。」

「逃犯？我犯了什麼罪？」

「威脅吉拉星的安全，這樣的罪名很容易給你加上去，金卡不是傻瓜，他一定懷疑是我搞的鬼，我們必須預作防範，皮阿仁，你帶他去。」

10

「這是什麼地方？」

「交通部的中央電腦室，」皮阿仁露出緊張、興奮的神色，「我要把你藏在裏面。」

「這個地方？」

中央電腦室佔地極廣，但除了一座小丘似、發射著各種顏色閃光的主電腦外，連個座位都沒有。皮阿仁按了手上的遙控器，像濾色玻璃的防護罩立刻露出一道缺

口，我隨著他走了進去，很奇怪的，防護罩裏靜寂無聲。

電腦的腰部有一條環狀走道，我們爬了上去。

「交通部的中央電腦是我們最進步的電腦之一，沒有任何掃瞄器能穿透它，並且此地被列入國防禁地，除非青爾議員授權，沒有人能夠進入。」

「我就站在這裏啊，誰都看得到我。」

「當然不是，你跟我來。」

我們沿著環狀走道走，在電腦左側，一處標示「危險」的警戒區前、停下腳步。皮阿仁的遙控器使得警戒區射出一道光來，在我和他身上掃瞄了一遍。

「請求進入，」皮阿仁說，「奉青爾議員的命令，請向議員辦公室查詢。」

「我能知道你的任務嗎？」電腦問。

「不行，」皮阿仁說，「你必須保護進入者不受干擾，直到議員的第二個命令。」

「是的，秘書先生。」

光束退開後，一道門打開。我隨著皮阿仁進入一條狹長的、光亮的甬道，甬道

兩側是一間間金屬帷幕隔成的小房間，皮阿仁告訴我這些房間專供電腦程式員使用。

「有沒有人在裏面？」我問。

「我們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程式員了，」皮阿仁說，「電腦自己設計程式。」

「這怎麼可以？」

「怎麼不可以，青爾議員告訴我，若非金卡的阻撓，我們在不久的將來，就能和電腦結合成一體，我們的腦子和電腦相通，每個人的思想相通，整個吉拉星被一個偉大的意志所統一。」

「什麼意思？」

「我也不怎麼清楚，據說這個意志爲所有吉拉人心靈的結合，力量將會無限的大，屆時我們將成爲宇宙的眞正主宰，青爾的理想不是不可能。」

隨後，皮阿仁把我留在其中的一個房間。

「你好好待在這裏，不要離開，外面滿佈危險，無聊的話，可以和電腦聊聊天。」他說，然後走開。

我坐上操作椅，所謂操作椅只是一張簡單的皮椅。我一坐上去，四周的金屬壁立刻泛出五顏六色的光芒。電腦主動地跟我說話。

「你好，已經很久沒有程式員光臨了。」

「我不是程式員，我是皮阿仁的客人，我叫桑程。」

「那麼桑先生，我能請問你爲什麼要僞裝成機器人？」

我正在考慮要不要回答這個問題時，電腦繼續說：

「假如不便回答，我就不問了，地球人。」

「你怎麼知道我是地球人？」

「我這裏有你入境時的資料。」

「什麼事都瞞不過你，對不對？」

「不！應該這麼說，什麼事都無須瞞我，我沒有任何惡意。」

「不談這些了，」我改變話題，「談談泰納衞星好了，我去過那個地方。」

之後，電腦便和我東拉西扯地聊了起來，它頗善解人意，並且似乎很能掌握交談者情緒反應，也許它還具備了測謊能力（這是十分可能的），青爾說得不錯，吉

拉星的未來將是這類能洞悉一切的「電腦人」的天下。

過了不久，皮阿仁從外面進來，帶來了一個消息；金卡的搜索隊剛剛來過，但無法獲准進入電腦。在部裏亂闖一陣外，無功而退，唯一的成就是把青爾搞火了，他決心在國會提出杯葛案。「這件事可能成爲一次大風暴的導火線，」皮阿仁幸災樂禍地說，「桑程，瞧你闖了多大的禍事。」

「這跟我無關，」我說，「你們吉拉人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也不清楚，不過，好像有位歷史學家說過，我們正處於達到完美階段前的混亂期。」

「歷史學家?我看你們更需要的是心理學家，」我說，「現在我該怎麼辦?」

「麻煩尚未解決，金卡還會再來，青爾要我將你改扮成裏理型機器人，走吧，離開這個鬼地方。怎麼樣?跟這位電腦先生談得還愉快吧。」

我邊走邊說，「滿不錯的，它很善解人意。」

走出防護罩，皮阿仁回頭瞄了一眼，「坦白說，我並不怎麼相信那個傢伙。」

如此這般，我又改扮了一種身分，皮阿仁的裏理機器人，秘書的秘書，並且有

兩名武裝機器人緊跟著我，隨時聽我命令。有一陣子，我覺得頗爲威風的，帶著兩名佩戴光束槍的侍衛，我曾試著命令機器人表演一下槍法，不騙你，比電影上的西部槍手快多了，而且它們還會飛。我給兩位侍衛取名「大力」和「二力」。

「滿意了吧，桑程，」皮阿仁說，「青爾等著你。」

在他的辦公室，已經坐了一羣人，議員沒有替我介紹，不過，我猜大概都是會中的鴿派分子。

「金卡實在鬧得不像話，」青爾迫不急待地演講起來，「他到底想怎麼樣?想當第二個魏吉歐嗎?」

魏吉歐三個字使所有人面面相覷。

「蜜汁漢，你認爲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我建議在國會先召開一次秘密聽證會，」蜜汁漢說，「這名地球人可以作證。」

「你願意作證嗎?地球人，」青爾轉向我，「金卡打算利用你達成一項陰謀。」

「什麼陰謀?」我必須謹言慎行，以免從一個陷阱掉入另一個陷阱。

「看來他所知不多，」蜜汁漢說，「青爾，我認爲目前不宜輕舉妄動，我們第一步應該作的是，拆穿那部『追溯機』的詭計。」

「也好，大家分頭去說服其他議員，組成一個調查追溯機的委員會，」青爾說，「或許有點困難，金卡也有一批人支持。再來，就是這位地球人的問題，你有什麼意見？桑程。」

「我對貴國的政治紛爭不感興趣，我只希望能置身事外，作個安分的外星人。」

「你已經捲入漩渦了，」青爾說，「你知不知道，外面還有一種傳言，我懷疑是金卡製造的，說你是他洛伊的間諜，對吉拉星有威脅。並且還有人認爲應該把你扔進黑洞。」

「什麼！黑洞。」嚇了我一跳。

「很抱歉，嚇壞你了。某些人認爲在你尚未釀成大禍前，讓你永遠離開吉拉星是最好的主意。如此，吉拉星便會恢復原狀。不過，這種看法，我第一個反對。桑程是他洛伊存在的第一個反證，大家想想，他洛伊如果存在，怎會任令地球毀滅，再說，假如桑程眞是他洛伊的間諜，那麼犧牲地球來取信於我們，這樣的代價未免

太昂貴了。因此，我們必須保護桑程的安全，以免使他淪爲野心家的工具，以及他洛伊恐懼狂愚蠢的犧牲品。」

會議的結論是，我最好離開交通部，到一處更隱密的地方。

*

我帶著「大力」和「二力」隨議員蜜汁漢抵達吉拉星南半球一處叫「拍普拍」的地方。這個怪名字的意思是——殘渣之地。所謂殘渣大約指的是所有吉拉星上的非正規人員，這些人包括智商過低的低能兒、虛無主義者、政治不滿分子、自我放逐的半調子哲學家以及老舊的、不合規格的機器人。

「這裏是本星球最複雜的地區，」蜜汁漢告訴我，「沒有人敢誇口他在此有絕對的影響力，所以無須擔心金卡會找到你。」

飛行器在拍普拍管理局的機場降落，一名官員趨前向我們敬了個禮，然後引導我們進入一棟建築物，我注意到官員腰上佩戴的光束槍。過一會兒，在休息室裏，這位官員向我們解釋：近來，一個叫「宇宙聖徒」的宗教團體，曾經三度計畫劫持

管理局的飛行器，但全被擊潰。至於爲什麼要劫持飛行器，據說是由於該團體不停地向徒衆灌輸：「吉拉人是宇宙的聖徒，自應到有生物的地方去扮演上帝的角色」的觀念，這種論調自然吸引了不少年輕人，而令管理局頭痛的是：這批人什麼事都不幹，就只想偸架飛行器到別的銀河去胡搞一番。

「若非我們防範嚴密，」那名官員得意地說，「吉拉星大概已經博得『宇宙虐待狂』的惡名。」

「我了解這裏工作非常辛苦，我會向國會報告，」蜜汁漢說，「這三位機器同胞是我的特別助理，我要他們作一項調查，希望貴局能予以協助。」

「這是我們的榮幸，議員先生。」

蜜汁漢走後，官員疑惑地瞧著我們，但是經驗告訴他，亂提問題沒什麼好處，所以互視了一會兒後，我對他說：「警官先生，麻煩你替我們準備應用物品。」

「你們需要什麼？」

「一輛車子，一臺通訊機和具有此地所有資料的小電腦。」

「沒問題，不過我建議你最好學你兩位同伴，身上佩戴武器。」

「謝謝你。」

我接受他的建議，在腰上插了一把光束槍。這種槍並不能眞正「殺死人」，但有多種用途，如能將吉拉人擊昏和能把地上燒出一個洞等等。

生平第一次，身上佩戴了武器，使我不免拘束起來。但大力、二力坦然的表情，驅逐了我的不安，有這兩名機器人保護，可用不著擔心什麼小毛賊。

需要的物品送來了。和那名官員道謝後，我們上了車，我命二力開車，大力則坐在後座。

老實說，我也不曉得目的地是哪裏，蜜汁漢臨走前建議我最好找個偏僻的山洞住進去，或者乾脆接受那名官員的保護。不過，那名官員我並不怎麼信任，而且我認爲「不停地移動」也許才是最好的掩蔽，蜜汁漢也同意了，同時交給我一具干擾「通訊機」的小玩意。我將這具小儀器黏到通訊機底部，據說這麼一來，管理局就不能藉著通訊時偵測出我的位置。此外，這輛車子也有問題，車子外部包著一層淺藍色的合金（在吉拉星上，藍色是最好的保護色），流線形的車身像剖開的半只鷄蛋，車內座位寬敞，但到處都是儀器，車頂和車窗如同我在委員會的房間能夠變換

顏色。大體上看來，這輛車子更像一部複雜的機器，幸好兩位機器人能夠操作，據大力說，這種車子只要裝上飛行引擎就能飛。

駛離機場，視線內便呈現一片一望無際的藍土，不同於吉拉星的城市，這片藍土很髒，強風颳起陣陣藍色灰塵。視角內偶爾會出現一兩個飛馳的小黑點，大概是些平民的交通器吧。

我打開車內電腦，下達一個命令。螢光幕上立刻顯現這個地區的掃瞄圖，原來「拍普拍」是一座大高原，四周的大峭壁成了天然的屏障，難怪「宇宙聖徒教」渴望獲得飛行器，沒有那個東西，連這座高原都衝不出，更何況到其他銀河去扮演上帝了。

電腦繼續顯像，當出現一片紅棕色類似樹林的東西時，我命令畫面靜止。

「那是什麼地方？」

「火岩區，」電腦回答，「地形崎嶇，建築簡陋，低能者羣聚於此。」

「我們去那裏。」我說。

車子轉了個彎，地面揚起灰塵，但聲息全無，因爲車子離地面有半尺高。

就在此時，通訊機響了起來，那名官員的臉出現在螢光幕上。

「請問特別助理，你們究竟到了哪裏？」他說，「還有通訊機是不是發生故障？」

「通訊機沒有故障，」我回答，「你不必知道我們的位置，有事我會找你。」說完關掉通訊機。

「沒事了。」我對機器人說，「那具干擾器果然有用。」

「桑先生，據我判斷，管理局可能立刻派飛碟追踪我們。」

「那怎麼辦？」

「把車子停下來，」大力說，「我們鑽進地下躲一躲。」

二力煞住車子，再使車身傾斜，然後從車頭噴出一股高熱的氣流，將地面燒出一個洞，車子便斜斜地鑽了進去。過了一會兒，在黑暗中，大力說，「關掉引擎，大家不要說話。」

我猜大力身上必定裝有類似「雷達」的裝置。他伸出發著磷光的手指向地面，並且作出一種飛碟掠過的手勢。我豎起耳朵，但聽不出什麼，也不曉得過了多久，

大力終於開了口，「它走了！」

於是我們便又回到地面。我環目四顧，周遭的景物並未因小飛碟的打岔而改變，風砂照舊、藍光耀眼。

車子繼續向火岩區前進，從電腦提供的資料看來，那地方滿有趣的，吉拉星的低能者（大概是些無性生殖工廠的次級品吧）不曉得是副什麼德性。我打開掃瞄機，把遠處的景物拉到眼前，火岩區一片棕色，棕色的丘陵、棕色的石筍，這種顏色徒然使人心慌意亂，我敢說長期居此的人必定性情暴躁。但就在我起了某種警覺心的當兒，我們的車子，突然遭受了攻擊，從棕色岩石後衝出了一羣人，仔細一看，竟是五六個老舊的機器人。

「他們想幹麼？」我問。

「這是早已報廢的武裝機器人，」二力鎮定地說，「想不到這個地方還有，桑先生，不用擔心，很好應付。」

一名手持武器，表皮灰黯的機器人橫擋住車頭。大力打開車門，迎上前去。

「你們是什麼人？」

「你沒資格問，讓路！」大力說。

那名機器人顯然被激怒了，舉起槍朝大力射出一道光束。車子裏的我驚叫一聲，但那光束只在他身上激出一陣火花，並沒有想像中的可怕情況發生。而大力卻被這種不禮貌的接待方式激怒了。他走到那名攻擊者面前，抬起手，一掌把那顆發愣的機器頭打掉。這麼乾脆、有效的動作立即使那羣擋路者一哄而散，路上恢復平靜後，我們繼續前走。

視野內開始出現一些簡陋的洞穴建築，街上卻無人走動，我將掃瞄機對準幾個陰暗的洞穴，裏面果然躲著有人，這些低能的吉拉人像老鼠一樣窺伺在門後，他們的膚色毫無光澤，臉上滿是疙瘩，眼珠子轉來轉去，我第一眼就不喜歡他們。

「桑先生，要不要停下來？」二力問。

「不停，這個鬼地方不適合居住。」

再無機器人攻擊我們，顯然此地居民雖屬低能卻還不是白癡。

離開火岩區，我們重又置身於荒野裏。

11

在荒涼的、被遺棄的拍普拍地區無目的遊蕩，使我體會到「宇宙聖徒」教想劫持太空船衝離地面的渴望。此外，我一點也不曉得在遙遠的城市「事情」進行得怎麼樣了？金卡和青爾的鬥爭誰勝誰敗？「我」的地位是否已有改善？隨著遊蕩時間的延長，我的不安和焦慮逐漸加深，然而大力和二力卻似乎渾無所覺，機器人或許沒有煩惱，不過，這也難講，他們也會抱怨，抱怨這次荒謬的任務和那些擋路的笨蛋。沿途我們解決了幾名機器人和兩個不聽警告的流浪漢。在一處聚集了上百虛無主義者的聚落裏，我們遭遇了可怕的謾罵，虛無主義者圍著車子手舞足蹈著，叫嚷著，「機器人滾回老家！」、「機器人是人性的恥辱！」、「機器人是文明的劊子手！」我們儘量不動聲色，直至幾個傢伙爬上車頂敲敲打打，才使我們光了火，二力猛然將車子豎起，後果不問可知。

拍普拍地區對我再無任何吸引力，此刻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離開這裏，離開

灰塵、廢物、骯髒的藍土。我打開通訊機，聽聽那名管理局官員的建議，但像前幾次，官員的臉色陰沉，言辭閃爍，雖然不再派遣飛碟追踪我們，猜疑之心卻未嘗減低。

「有沒有蜜汁漢議員的口信？」我問。

「有一件，他問起你們的近況，但臨時找不到你們，我只好告訴他大概沒什麼問題。」

「他有什麼指示。」

「他要我告訴你們，一切如常，就是這句話。」

一切如常，什麼話？難道要把我關在這一輩子不成？這些缺乏效率的吉拉政客！

就在此時，我們面前出現一座村鎮，這是拍普拍地區較熱鬧的地區之一，同時也是走私者的交易中心。大力問我要不要進去，我點點頭，不管那麼多了，漫無目標地閒逛已經把我煩死了。我將車子和二力留在岩石後，帶著大力進入村鎮。

房子蓋得奇形怪狀，像是隨意拼湊成的，街道也很髒，垃圾、空酒瓶、破零件

堆積如山。渾身臭味的酒鬼醉臥街頭，一羣短路的機器人玩著疊羅漢的遊戲，幾身上畫著抽象圖案的半調子哲學家，坐在屋簷下茫然地瞧著大街。

我和大力儘量放輕腳步穿過這羣人，大力手放在腰上作出一副警戒的姿態，我在每間敞開房門的屋子前，探頭探腦一番，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要找些什麼，不過這麼做倒有助於恢復我日漸低落的情緒。最後，我們進入一間酒館。

在這麼糟糕的地方喝酒，大概不會有什麼樂趣，酒保是個魁梧的巨人，只有這種人才能一腳把個醉醺醺的酒鬼踢出門外。我們找了張角落的桌子坐下，但沒叫酒。第一，機器人不怎麼喝這玩意，第二，此地交易全屬以物易物。所以酒保過來時，我告訴他我們等人，他瞪著狐疑的眼光，然後搖搖頭走開。

「桑先生，我們等誰？」大力問。

「我只是隨便說說，我們誰也不等。你耳朵比較靈，替我聽聽看有什麼消息。」

酒館裏坐了不少人，吵得很。我將視線投進這堆殘渣中，看看會有什麼新鮮事發生。但令人失望得很，連個小爭吵都沒有。過了一會兒，大力回過頭說：「桑先生，這些人談論的事情跟我們無關，你想聽嗎？」

「不了，謝謝。」

其實拍普拍並非暴力充斥的地區，只是很糟糕罷了。對吉拉星來說，這是一處垃圾場。古老的觀念告訴我們，垃圾是應被拋棄的廢物，但在吉拉星，垃圾的定義則更進一步——不得不拋棄的生物（包括機器人）——在地球末期歷史，人道主義高漲的那段日子，人類只考慮到「環境汚染」，但對「人」的汚染卻有意忽視。拍普拍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觀念，只可惜地球人已經消失了。

就在我被酒館的奇特氣氛刺激得胡思亂想時，一個熟悉的聲音把我嚇回了現實。

「對不起，我能坐下嗎？」

猜猜這個聲音是誰？竟然是機器人愛因斯坦。大力作出警戒的動作，我朝他使了個制止的眼色。

「你有什麼事？」我儘量不動聲色。

「我來找我的主人，」愛因斯坦說，「他不告而別。」

「你主人是誰？」

「你——」

大力從桌底下掏出了槍，顯然他對「保護者」機器人深懷戒心，我伸手壓住他。我必須保持冷靜，以應付這個突發的情況，如果愛因斯坦能找到我，那麼金卡也能。或許這家酒館已被金卡的人馬所包圍。

「桑先生，請不要緊張，我也是偷溜出來的。」愛因斯坦說。

我是應該鬆一口氣的，但是我沒有，在這個見鬼的星球上，我可是受夠了各種教訓。

「你怎能找到這裏?」

「我對你有感應，」愛因斯坦回答，「這個道理一時也說不清楚，以後再慢慢說了，」他瞟了大力一眼，「能不能讓你的『保鏢』暫時離開一下，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說。」

「沒關係的，他可以信任。」其實我心裏明白，大力具有特殊聽覺，而且很難保證他不會偷聽。

「我聽到一個消息，金卡在國會中佔了上風，拍普拍這個地方也不再安全了。」

「為什麼?」

「你的保護者青爾可能被迫採取激烈手段。」

「什麼手段?」

「將你分解成分子，以免落入金卡手中。」

「我的天!分子?」聽起來比丟入黑洞還可怕。

「我建議你最好立刻離開拍普拍。」

我沉思著，愛因斯坦說得不錯，我在這裏等於被青爾軟禁，拍普拍表面自由、放任、其實還不是座監獄。更何況，此刻的我，已從一個單純的具研究價值的外星人，一躍而成為吉拉星政爭的焦點，而且可以預見的是，任何一方佔了上風，對我都沒好處。

「好，」我作了決定，「我們離開這裏，你有什麼計畫?」

「先出去再說。」

大力走在前頭，但是在一條巷子口，我們發現兩名鬼鬼祟祟的傢伙，大力很快將他們擊昏。愛因斯坦表情凝重，我的料想沒錯，他能找到我，金卡當然也能。和三力會合後，在車子裏，我們開了個小型會議。會中愛因斯坦提議和「宇宙聖徒」

敎取得聯繫，然而大力反對，他認爲管理局沒有對不起我們，幫助聖徒們奪取飛行器，是恩將仇報的作法（我懷疑機器人居然也講義氣），加上蜜汁漢議員並沒有更進一步的指示。大力說得也有道理，在局勢尚未明朗之前，似乎只有靜觀其變一途。

我的視線在三個機器人臉上各停留了一下，從他們臉上找不到任何可疑之處，三個「人」的表情似乎全是一副忠心耿耿的樣子，可是我心裏有數，緊要關頭時，他們會不會爲我赴湯蹈火還很難講。我繼續考慮，這是個重大的決定，違抗青爾的意願，擅離拍普拍，後果一定很可怕，然而愛因斯坦的出現帶來了我迫切需要的情報——青爾極可能也靠不住。我左思右想，心裏著實難以遽下判斷。就在這時，大力開了口。

「請敎愛因斯坦兄，你的出現除了你說的神秘感應外，還有一個可能；金卡派遣你來騙桑先生回去。」

「不對，」愛因斯坦回答，「你的推斷完全不對，如果我是金卡的人，你們現在還能安安穩穩地坐在這裏？」

「你知道要對付我們沒那麼簡單。」

「胡說八道！對付你們倆個對我來說並不困難。」

「你要不要試試看！」二力揷了嘴。

「你們不要吵行不行？」我大吼一聲。

然而說時遲那時快，大力和二力同時掏出槍指著愛因斯坦。

「到外面去，保護者。」

「你們幹麼？把槍收回去！」我命令。

「對不起，桑先生，這是我們機器人間的事。」大力說。

愛因斯坦順從地被押出車外。接著，二力朝他背後射出一道光束，但是光束對愛因斯坦居然不起效用（顯然魏吉歐的保護者型不是造來吵嘴用的）。一臉不信的二力把槍揷回腰上，然後一跳跳到半空中，配合大力徒手攻擊愛因斯坦，在車子裏瞠目結舌的我，覺得好像在看一齣武打片，平日老氣橫秋的愛因斯坦現在則完全變了一個人，他的動作輕靈美妙，避開夾擊的動作更是漂亮，他的身體一下倒立、一下横躺於空中、一下扭成三角形，過了一會兒，對手的氣勢漸竭，愛因斯坦開始還

擊。我先是聽到輕微的金屬撞擊聲，隨之聲音愈來愈大，愛因斯坦打擊對手的每一下都發出震天價響，地上塵土飛揚，交戰的雙方逐漸看不清面目，好一場罕見的機器人鬥毆。再過了一會兒，雙方的動作漸趨遲緩，人影可辨，最終的一響後，塵土止息，大力和二力躺臥於地，愛因斯坦坐進車裏。

「該輪到我了是吧？」

「抱歉，我將你的兩個保鏢骨頭拆了。」

「你相信那兩個傢伙的胡說八道了，」愛因斯坦說，「如果我是金卡的間諜，你還能安安穩穩地坐在車上看好戲呀？走吧，桑先生，不要胡思亂想了，我們去找『宇宙聖徒』教徒。」

愛因斯坦身上大概裝了不少儀器，他無須藉助電腦幫助，便輕易接過二力的駕駛工作。於是車子重又進入一望無際的曠野。行進中，他告訴我，他們這一類保護者型機器人受過特殊的追蹤訓練，能憑著腦中發出的電波追踪我，甚至還能作長距離的「星際追踪」。而他之所以未能緊跟我離開金卡的委員會，是因爲他還想探聽更多的情報。

「那麼，傳說中的那部追溯機是眞的囉？」我問。

「是眞的，不過警戒森嚴，我無法接近。」

「老實告訴我，你爲什麼要插手這件事？」

「因爲，你是我的主人。」

我當然不相信這麼簡單的答案。不過，我改變了話題：「你覺得宇宙聖徒有可能跟我們合作？」

「他們那邊也擁有一位保護者。」

「啊？」

「保護者阿色加敏那，我的兄弟，是那批蠢貨的腦子。」

宇宙聖徒聚集於一片大石筍林裏，在被拍普拍管理當局宣佈爲非法後，這塊原本任人自由出入的地區，便成爲禁地，聖徒們除了在地面建有武裝據點外，地下也挖了蛛網般的地道。

那些高大的石筍模樣猙獰可怖，根根直達天際，愈是深入，石林愈密，最後我們不得不下車步行，愛因斯坦似乎已和阿色加敏那取得聯繫，沿途無人現身阻擋。

「大概就是這裏了。」

一座碧綠小湖出現眼前，湖中心是一處佈滿石樁的小洲，我們站在湖邊眺望著。

「人呢？」我問。

「就在背後。」愛因斯坦說。

我立即轉身，果然不錯，一羣身穿藍衣、頭戴藍色頭巾的吉拉人舉槍對準我們。

「我們來拜訪保護者阿色加敏那。」

「你們是誰？」

「我是他兄弟。」愛因斯坦回答。

*

阿色加敏那在湖底接待我們，他的住處佈置得像是青爾的電腦室。不同的是，阿色的機器都是他親手改良過的二手貨，不過這位機器人的模樣卻頗莊重。談話很

快轉入正題。

「你們想離開拍普拍？」阿色問。

「不！是我的新主人桑程，有沒有問題？」

「目前有一點，聖徒們沒什麼腦筋。但是最近又有一次機會，而且有兩位相助，成功的機率也比較大，走，我帶你們去見敎主。」

敎主是個狂熱的老人，正在主持一項儀式，我們站在門口瞧了一會兒。在佈置得有如前衞劇場的聖堂裏（裝璜接近後期立體主義，形體奇異的氦氣多面體漂浮於空中），敎主則坐在一束五彩光環裏。

「上主，我們的領導者，」敎徒們吼道，「祢是萬民的主宰、祢是超級意志、宇宙的編織者、能介子藝術家、白洞的精靈、祢以大能力使得銀河旋轉、虛空扭曲、祢創造了星球、又毀滅了它們……」

這大約就是他們的祈禱經文吧。過了好一會兒，敎主開了口：「天使們，誰是宇宙的至尊？」

「祢，」聖徒們齊答，「我們偉大的敎主阿巴。」

「天使們，誰能締造宇宙的和平？」
「祢，我們偉大的敎主阿巴。」
整個儀式在一陣阿巴阿巴的叫聲中結束。我和愛因斯坦對望一眼，搞不清這位敎主究竟什麼地方偉大。阿色加敏那低聲說，「阿巴敎主是敎裏倒立賽跑冠軍。」
「倒立賽跑？你是說誰跑得最快誰就是敎主。」
「是呀，有什麼不對嘛？」
是沒什麼不對。我們穿過三三兩兩交談著的天使們，走向敎主。機器人阿色趨前和他耳語了幾句後，阿巴敎主便跳下光環，朝我和愛因斯坦作了個歡迎的手勢。
「阿巴保佑你們！」他說。

*

突擊隊組成了，是一支名副其實的烏合之衆，聖徒們個個興奮異常，表情像要去野餐。十幾個換上流浪漢衣服的聖徒和五、六個打扮有如酒館服務生的機器人，擠入兩輛拼裝車裏，多餘的便坐進我們車子（這輛車外表也被他們整過型，像個垃

圾桶）。一路上，突擊隊員們大聲喧嘩，三輛車子互相追逐，不過這麼一來，倒也騙過了空中的巡邏飛碟，他們還朝飛碟揮著手呢。
敎主和阿色並未隨行，原因不問可知。和這麼支雜牌軍共襄盛舉，聰明人必須早做打算才行。因此，我和愛因斯坦悄然商議，並迅速獲得了結論——聖徒們靠不住。
事實證明，果如其然，在這場嚴肅的攻擊行動中，聖徒們表現得像玩具兵。名爲突擊，看起來卻像公然叫陣，聖徒們不停地叫嚷著：「阿巴！」、「阿巴！」但阿巴此刻大概還在洞窟裏喝走私酒，睡大頭覺。機場警衞雖然驚愕，卻仍沉著地應戰。我和愛因斯坦躲在一處掩體後，瞧著雙方人馬互相用光束槍射擊，空中閃爍著五顏六色的光芒，像極了地球上的雷射藝術表演。
「被那玩意兒打中一下，會怎樣？」我問。
「會昏倒，不過死不了。」
「爲什麼不使用高級點的武器。」
「高級武器專門用在國防上或對付外星人。」

說話中我開了一槍打中一名機器警衛，他跳了一下便躺在地上。

「好槍法！」愛因斯坦說。

「我們最好離開，」我說，「這樣耗下去不是辦法。」

於是我和機器夥伴退出戰場，回到我們的車子。

「現在怎麼辦？」

「只有一個辦法，把車速開到極限，我計算了一下，它能飛越機場的障礙區，不過這麼一來，車子就要報銷了。」

「那也是沒辦法的事，管理局可以找青爾算賬，」我說，「就這麼辦！」

愛因斯坦登上駕駛座，車子先倒退一段距離，然後加足馬力，衝過交戰的雙方，可以想見聖徒們和警衛瞠目結舌的表情。引擎開始怒吼起來，車身隨之震動，在衝過障礙區起點的瞬間，我聽到自己大吼：「衝啊！」

這處障礙區佈滿了光束地雷，大約有半里寬。愛因斯坦把車頭儘量往上拉，車子以拋物線彈出，然後重重摔下，車頭整個插進地裏。機器人愛因斯坦把摔得半昏的我拉出車子。我們以最快的速度奔向飛行器。

警衛大概全都作戰去了，我們輕易地解決了兩名動作笨拙的機器技工。鑽進飛行器裏，我問：

「你能開這玩意兒嗎？」

「沒問題，」愛因斯坦回答，「大型太空船我都能開。」

飛行器垂直沖上雲霄，愛因斯坦把一組密碼打進電腦，這組密碼能騙過空中管制中心。片刻後，我們緊隨一艘大型民用航空器尾部，飛離大氣層，進入太空。

「我們要去哪裏？」

「辛里昂星系。」

「辛里昂！」我驚叫出聲，「那不是魏吉歐被放逐的地方嗎？」

12

太空對我已不再陌生，到辛里昂星系仍有一段長距離，我很擔心小飛行器的能量和維生系統，因此建議愛因斯坦找個小星球加點油什麼的，但他卻以「整個銀河

都在找我們」爲由拒絕了。這當兒，我才看清楚這位「保護者」的眞面目，隨後他以一種革命志士的口氣告訴我，他只對一個人忠心——魏吉歐。

所以在狹窄的太空艙內，在窮極無聊的狀況下，我開始探詢魏吉歐這傢伙的底細。從愛因斯坦口中得到這位號稱「機器人之父」者的資料是這樣的：

魏吉歐——吉拉星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最聰明的機器人「保護者」的創造者，爲人熱忱、慷慨、慈祥，具備所有吉拉人的優點，曾經組織一支軍事史上最龐大的遠征軍，橫渡銀河，找尋吉拉星歷史的矛盾——他洛伊。

愛因斯坦的話，我想我只能相信一半，因爲我懷疑遠在辛里昂的魏吉歐還能有效控制他的機器人，並使他們成爲他的眼線。不過，無論如何，我必須和這位神秘人物見上一面。駕駛艙外的景物毫無變化，星球還是星球、虛空還是虛空，我們遠遠掠過各種類型的星球，爲的是怕大星的強大引力把小飛行器吸住。接近辛里昂星系的主星——阿洛姆卅三號星球時，我突然地緊張起來——我竟又面臨生命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眞他媽的？我怎麼老是碰到這種事？

說來沒人相信，魏吉歐王國全是機器構成的：機器人、機器房舍（房子是自動

的，還會跟你說話）、機器道路、機器植物，除了高高在上的這個傢伙，看不到半個生物。

魏吉歐掛在他的寶座上，令我驚訝的是，這寶座居然是個銀質大十字架，他掛在那裏，模樣像個基督，不過用這種方式來嘲笑我，實在令人生氣。他跳下來，我發現他身材實在高大，比我整整高了一倍，而且因爲年紀太大，皮膚近似黑色，一位黑色救世主，穿白色金屬罩袍，聲如洪鐘像發自麥克風。

「桑程，你大概知道我是誰了吧。」

「魏吉歐。」

「不錯，你知不知道是誰使你遭遇這一連串的事情？」

「難道是你？」

「我——銀河之王魏吉歐。歷史比地球還長。」

「可是，爲什麼？」

「爲什麼我會被放逐到辛里昂是吧？」

我默然不語。

「那是我自願的，」他走到我面前，半蹲下來，這樣我們才好面對面說話，「我發現吉拉星已不適宜居住，與無性生殖產生一大批愚蠢的後代，我情願跟機器爲伍。」

「既然如此，你爲什麼還搞了這麼一大堆花樣？」

「我必須讓吉拉人有點事做。」

「我不懂。」

「我從頭解釋給你聽好了，」魏吉歐眼睛閉了一下，彷彿正在召回往事，「很久很久以前，在你們地球人尚未誕生之前，我就存在了，那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我在一次輻射意外中成爲不朽，而與我同時的吉拉人卻一個個死去，因此，有一段時期，整個星球只剩下我一個人，而爲了排遣寂寞，我便試著用身上的細胞複製下一代。」

「什麼？現在的吉拉人都是你的後代。」

「可以這麼說，不過這點不重要，」魏吉歐說，「重要的是，爲了不使我成爲吉拉星發展的阻礙，我修改了歷史。」

「那麼他洛伊呢，也是你捏造的？」

「老實告訴你，我也搞不清楚。」

眞是不可思議？我在心裏大叫一聲，魏吉歐靜靜注視著我，然後開口：

「地球人是我在銀河某處一艘廢棄的太空船上，發現的一個單細胞生物進化成的，我費了一番功夫替那粒單細胞找了個適當的培育環境，那就是地球。」

「既然如此，」我大聲說，「你爲什麼任令地球毀滅？」

「我替你們找了個適合發展的環境已經仁至義盡了。要怪就怪你們自己。」

「這種論調我聽多了，那麼他洛伊呢，既然你都搞不清楚，爲什麼還要編造這麼個故事？」

「我剛剛告訴過你，爲了刺激我的後代新吉拉人在科技上的發展，我必須製造一個假想敵，以及假造一個充滿不可知威脅的吉拉星歷史。這樣做的結果果然使吉拉星的科技快速發展，但同時也帶來隱憂，就是青爾這一類人會發現眞象而起來取代我，因此他洛伊必須存在，必要時，威脅吉拉星的安全。」

「那麼金卡呢？他是不是你的人？」

「他是我在吉拉星上的代表。」

「我呢？我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

「我的本意是讓你到吉拉星幫助金卡證明他洛伊的存在。但是金卡犯了一些錯誤，所以我就命令愛因斯坦接你來此地。」

「原來愛因斯坦也是——」

「所有保護者機器人永遠聽我命令。」

謎團終於解開，這一切都是魏吉歐搞的鬼。

「那你預備把我怎樣？爲什麼不乾脆把我放進追溯機裏？」

「追溯機已經使青爾那幫人起了疑心，現在即使把你分解也證明不了什麼。」

「我的命運呢？」

「我給你一艘太空船，還有愛因斯坦作伴，讓你去尋找眞正的他洛伊。」

魏吉歐站起來，來來回回地踱著方步，然後突然地把身體轉向我。

「我派遣一支名爲尋找他洛伊，實爲替我開發新資源的遠征軍，但在宇宙深處，這一支龐大的遠征軍，突然地失踪了，但在失踪的前一刻，他們傳過來最後一

次通訊——我們發現了他洛伊！」

「什麼？」

「這是最後的一句話，」魏吉歐的聲音愈來愈小，「他洛伊是我杜撰的名詞，因此這句話等於是說——我們發現了地球人！」

*

尋訪他洛伊的太空船準備好了，魏吉歐和他的機器儀隊在機場送行。魏吉歐這傢伙並沒有我想像中那麼惡劣。他的煩惱是他自己創造出來的，這使我想到一個問題：假如宇宙間眞有一個上帝，那麼祂的煩惱就是祂創造了類似祂的人類，而祂一直擺脫不了的工作就是，使這煩惱顯得更有意義。

魏吉歐和他的卅三號星球逐漸遠離後，我對我的同伴說：

「愛因斯坦，你覺得這一切究竟代表了什麼意義？」

「我是受造物，我不配回答這個問題。」他說。

皮哥的三號酒杯



皮哥的三號酒杯

皮哥，這位著名的酒杯表演者，在他事業的巔峯期，曾同一天出現於三家電視臺的雜耍節目。根據「觀察者運動期刊」的評語，皮哥無疑的是這一行業的頂尖人物，他能用一只巴掌大的高腳杯玩出各種花樣，包括被視爲肢體動作極限的「三度空間不規則交叉廻旋」，這個動作包含七十六個高級的連續性小動作。以非專業術語來描述是這樣的：表演者使用某種特殊技巧，使酒杯繞著以心臟爲中心的肢體表面，作出花樣繁多的交叉、變速和跳躍運動。如此描述當然失之簡化，無法充分模擬出表演者的神韻，例如皮哥，當他身著亮片緊身衣，誇張地暴露在五彩繽紛的雷射光下，一只銀色的、發出眩目光芒的酒杯，有如火十三（一隻身體藝術家身上的



表演用跳蚤）的皮膚舞蹈，在他的肘彎間滾動時，觀衆的情緒立即被鼓舞起來，隨後，這只酒杯突然而俏皮地跳上皮哥的頭頂，並以一種靜止的、自負的姿態期待喝采，這時候，不論螢光幕前或是現場的觀衆都把手掌拍紅了。

這就是極盛時期皮哥的舞臺速寫。然而，很不幸的，正如服務業難以遏止的職業病，皮哥也開始酗起酒來（一個顯然出自惡意的中傷，說皮哥猛灌黃湯時，用的是塑膠酒杯），最後，他的酒杯和爛醉的表演者一樣，都搞不清楚究竟身處舞臺或是吧枱。摔破第七只酒杯後（同樣的，皮哥也搞不清楚究竟是在何處摔破的），皮哥的演藝生涯不得不告一段落。

賦閒和被喝倒采同樣不可原諒，皮哥的經紀人了解這一點，因此，他在一個晴朗的午後，找到了深入地下五十層的市立戒酒中心，該中心提供完全免費的醫療服務，包括騙人的無酒精飲料。

「好久不見了，皮哥。」

「你好。」皮哥說，他正在倒立著，懸於半空中的兩個腳踝夾著一只杯子。

他的經紀人抓過酒杯，檢查一下，然後向上抛，用另一隻手反握住。皮哥回復

了正常的姿勢，似笑非笑地望著來訪者。

「恭喜你，皮哥，我來接你出院，」經紀人說：「感覺怎麼樣？」

「我恨那個東西，」皮哥回答：「酒精，我恨酒精。」

「你一定要繼續恨下去，我好不容易又替你找了份差事。」

「我猜大概是農產品交易會什麼的。」

「你本來就應該去那種地方嚐嚐墮落的滋味。不過，你這傢伙運氣總是不錯，摔破一打杯子還有人要。」

「七個，不是一打。」

「都差不多了，你猜那小子怎麼說？他看看我，又看看牆上的照片，對不起，我不得不把你的照片取下來，好隨時給我們兩人一個警惕。那小子瞧了半天，搖搖頭，我趕緊從抽屜裏拿出你們這些不爭氣傢伙的資料給他，這個小子又搖頭晃腦了一陣，最後指著你的鼻子說：『我就要這個——皮哥，玩酒杯的，我就要他。』」

「我們先去辦出院手續，」皮哥把那只酒杯塞進褲袋裏，除了酗酒的那段日子，他都隨身攜帶一只杯子，「你邊走邊告訴我，那個盛氣凌人的小子究竟是幹什

麼的？找我幹麼？開多少價碼？」

*

馬若奇異金屬公司，分支機構遍佈全球每一角落，目錄上的產品多達一千三百種。在奇異金屬日受重視的今天，馬若推出新產品的速度也同樣令人驚異。套用董事長馬若的一句名言：「奇異金屬和我們永遠不會疲勞。」所以馬若公司行事曆上的每一天，都是重要的一天，都是效率的一天，都是推陳出新的一天。

皮哥進入一百層的總公司，站在底層的圓形廣場上望，因爲這是一棟中空的桶形建築，皮哥的職業敏感，使他覺得自己似乎站在一只超級大酒杯的底部。他聳聳肩膀，走進電梯，對裏面的電腦說：「廣告部。」

「皮哥先生，請到四三六室。」廣告部的電腦告訴他。

四三六室的馬蹄型桌後坐了一羣人，這些人露出像是選美會評審的表情，皮哥皺了皺眉頭，但順從地走到馬蹄型缺口，瀟灑地作了一場即席表演。掌聲後，廣告

部主任說：

「皮哥先生，我們研究過你的資料，包括在戒酒中心的表現，一致同意你正是『奇異三號酒杯』系列廣告的最佳人選。至於是什麼原因使我們選上你，我想有兩個：第一，你的專業技術，尤其對酒杯個性的了解。抱歉，酒杯個性這四個字是比較學術性的字眼，平常的說法應該是酒杯的質地。第二，你的酗酒經驗將有助於縮短廣告與消費者的距離。」

「什麼！」皮哥感到震驚，「爲什麼？」

「我們系列廣告的第一個主題，名稱暫定爲『皮哥的故事』，你，皮哥，優秀的酒杯表演者，在事業巔峯期的一段充滿人情味的傳奇。這個時代，人們不喜歡誇大的奇蹟，他們熱衷於解釋每一件事。皮哥耍弄酒杯的技巧，使他們同意我們的第一句廣告詞『酒杯有時候會影響你的一生』，之後就在皮哥被自己的成就搞昏了頭而開始酗酒，霉運便接踵而至，但救星卻也適時降臨，他的女朋友，人選尚在討論中，或許一隻漂亮手臂就够了。對了，我有個主意，清海你把它記下：這個救星也可以是皮哥的媽媽。這樣的角色對已婚婦女甚具說服力。皮哥的女友或母親，在他

生日時，送了他一只三號酒杯，當然皮哥會禮貌地道謝，但僅止於禮貌而已。而這一天，碰巧也是皮哥極爲重要的一次國際性表演，但表演者卻喝得爛醉，他蹣跚地上了臺，從口袋拿出酒杯，搖搖晃晃地表演了一趟簡單動作，最後當皮哥使出最拿手的絕技時，那只酒杯忽然失手落地，觀衆尖叫起來，皮哥則嚇出一身冷汗，酒也醒了，他垂下頭不敢面對攝影機，卻意外地發現那只酒杯完好如初，這使得他又獲得了一次機會，而就在觀衆的驚愕中，皮哥重新撿起杯子表演他的特技，這一次贏得了滿堂采。落幕時，皮哥眼眶含淚地捧著這只酒杯，這當兒，螢幕上打出一行字：『三號酒杯永不氣餒』怎麼樣？皮哥，這個構想如何？」

「好極了，」他感到口中一陣乾澀，想到痛恨的那個東西。但此刻每個人都瞪著他，皮哥不得不作出一副被感動的表情，同時加了一句：「很有人情味。」

＊

第一個廣告果然極爲成功，皮哥的故事感動了無數嗜好杯中物的人，他們也會

不小心摔破酒杯，或是擔心摔破酒杯。因此，三號酒杯的銷路直線上昇。第二個廣告，重點擺在酒杯的實用性上：據說它能使杯中酒更爲香醇，但這是實驗室的報告，一般人不可能讓杯中酒閑置一段長時間，再來試試看它是否比較香醇一點。不過，以最易變質的啤酒作實驗，三號酒杯也能使它一兩天味道不變，對多數的人來說，這就够了。說到發明這種酒杯的實驗室──馬若月球七號實驗室，皮哥曾和返回地球述職的實驗室主任楊程見過一面，那是在董事長馬若的豪華宴會上，楊是個沉默寡言的中年人，臉部的輪廓深得像火星上的溝渠，皮哥自我介紹後，和他握了一下手。

「皮哥，我看過你的表演，非常精采。」楊程說。

「那裏，混口飯吃罷了，」皮哥說：「博士，月球那邊怎麼樣？」

「無聊透了。」

「這裏也是。」

兩人相視一笑。馬若的宴會十分乏味，樂隊演奏的曲調，像貪睡者的鼾聲。這支樂隊直屬馬若公司的休閑部門，日常的工作是在董事長直昇機降落公司頂樓的那

一刻，吹奏進行曲。

半由於對三號酒杯的共同關注，半由於馬若宴會的虛偽氣氛，皮哥和博士很快地建立了友誼，他們舉著杯子（奇怪的，不是三號酒杯，而是一種精緻的、一摔即破的高腳玻璃杯），用微帶嘲諷的眼光，看進人羣裏，這些人沒幾個他們認得的，大概都是馬若的生意場朋友，或是政界人士。當然有幾位女士認出了皮哥，她們給他一種似乎不屑卻有點嫉妒的眼光。不過，皮哥並不在乎，一位演藝人員除了要有容納掌聲的胸襟外，還得具備對噓聲充耳不聞的雅量。

總而言之，皮哥一點都不喜歡被馬若和他的貴賓們當成公司的一項新產品，但幸好碰到楊這麼個來自月球的科學怪人，他的言談和舉止，都帶有久居太空人士特有的寧靜和沉著，此外，他對董事長的評語也使皮哥覺得深獲我心──「馬若嘛，他是個魅力型領袖，但屬於愚蠢的那一種。」

宴會結束後，皮哥送他的新朋友回總公司的賓館，途中，楊告訴他，三號酒杯還有點問題。在月球實驗室裏，楊和他的工作人員使用產自土星的二一四號金屬鏄，製成了一種新合金，這種合金並以實驗室的名字命名：月七合金。之後，楊和

他的研究員再運用「結構物理學」的原理，製成了三號酒杯。

「什麼是結構物理學？」皮哥問。

「結構物理學認爲物體的三度空間結構能儲存和釋放能量。」

「哦，」皮哥似懂非懂地應了一聲，「那麼三號酒杯的問題在哪裏？」

「問題雖尚未眞正出現，但我和同事們都覺察到了，我另外用十倍鏄成分的月七合金造了一只三號酒杯，這杯子我帶來了。然後我們作了一個實驗，將這只酒杯和一隻白鼠放進籠子裏，看看會發生什麼事，半個月後，那隻白鼠竟然憑空失了蹤。」

「是不是跑掉了？」

「在月球嘛，連空氣都跑不掉，我把報告送回總公司，但馬若毫不在意，他只關心新產品的上市，更可恨的是，他還說了句風涼話：『我看是有人把牠吃進肚子裏了吧。』這個老混球！」

坦白說，皮哥對月球白鼠和老馬若的短視並沒有什麼興趣，但他喜歡楊這個人。因此，次日，他帶著楊到娛樂區裏大大地胡鬧了一番。娛樂區在這座城市的中

心地帶，一到晚間便被來自四面八方的人潮吞沒，在人羣和閃爍的燈光之間，楊的臉上逐漸有了笑意。到了午夜，他們進入皮哥熟識的「鵝媽媽愉快教室」，名字取得好聽，實際上是一家妓院。

此後幾天，皮哥偶爾順道去造訪他的朋友，他對月球生活頗爲好奇，他問楊那裏需不需要酒杯表演家，楊笑著說：「我們那裏連個酒保都沒有。」事情就這麼樣。皮哥覺得有點洩氣，雖說他有能力買張機票去看看那顆每晚高懸天際的星球，但那樣就跟到亞馬遜河看土人把身子埋進砂裏，再伸出舌頭跟觀光客要錢沒什麼兩樣。起程之先，你就先被準備工作煩死，跟著是太空梭上整人的全套安全措施，之後坐進一輛密封得像罐頭的遊覽車裏（太空旅客不准下車步行，因爲沒有那麼多個人裝備），最後，在氧氣尚未耗光之前，匆匆趕回太空梭。這樣子搞法，皮哥可沒什麼興趣。他希望在楊回月球之前，能找個機會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在實驗室的角落打個地鋪，他要在那裏住上一段日子，嚐嚐遠離人間的滋味。

＊

「皮哥，表演完畢後，我讓鏡頭對準你手上的酒杯，作個一秒半的特寫，」電視臺的導播說：「我們來研究一下你握杯子的姿態。」

皮哥並非第一次參加現場節目的演出，一度他曾一天進出三家電視臺。但自從接了馬若的廣告後，氣氛便不一樣了，他發現電視臺那些平日眼高於頂的傢伙一夕之間變得笑臉迎人，他們動不動就拍他的肩膀，曖昧地說：「好好幹！」現在這位導播態度甚是親切，對那只三號酒杯顯出極大的耐心與關切，皮哥知道他拿了馬若的錢。

所有的視線和燈光集中到身上，皮哥今天表演得特別賣勁，因爲他把他的朋友帶來了，楊此刻就坐在觀衆席上，穿著一襲灰色風衣，樣子像極了「主婦劇場」裏的私家偵探。

皮哥身上的毛細孔全部張開，皮膚、肌肉、神經處於最敏銳的狀態，那只盤旋

飛舞的酒杯，每一次在他肌膚上的碰觸，都使他的神經抽動了一下，這種感覺非常非常的好，就像是——愛撫，對的，就是這兩個字，愛撫，現在，他把腰儘量後仰，身體彎成寶蓋型，然後運用腹肌的力量，讓他的小酒杯彈上彈下，酒杯愈彈愈高，皮哥的喉嚨發出奇異的輕吼。當酒杯彈到最高點時，皮哥一躍而起，他微微拱起肩頭，再急遽下抖，把下墜物的衝力消卸後，那只酒杯神奇地站在他的肩上。皮哥讓這個動作靜止了兩秒鐘，等待觀衆的喝采。這時候，他才有機會將視線投入人羣，看到他的朋友突出於觀衆席上，楊起立朝著他鼓掌，皮哥感動得無以復加。

當天晚上，在一個餐廳裏，皮哥指著裴果汁的杯子告訴楊戒酒中心的趣事。

「有一回，他們把我丟進一個酒精池，嘴裏說：『皮先生，要喝就喝個痛快吧！』這些虐待狂。」

「你喝了嗎？」

「開玩笑！我差點被嗆死，」皮哥說：「你呢？你也好此道？」

「我偶爾喝一點，我們那邊自己種大麻，長得還不錯。」

「我的天！你們抽那玩意兒？」

「我們那裏比較尊重個人自由，不過大麻不准帶回地球。」楊說：「你來我那裏，我請你嚐一嚐，味道絕對比地球的好。」

「你是說——」

「七號實驗室歡迎你。」

這個夜晚，皮哥作了個愉快的夢，他夢見抽了大麻後，獨自在星空中漫步，穿了便服，不戴氧氣罩，他甚至頑皮地跨坐在太空梭的機頭，隔著窗子和嚇得面無人色的駕駛員打手勢，那光景眞是美妙極了。

＊

皮哥的第二個系列廣告推出後，一如預期地廣受歡迎，人們開始把三號酒杯稱爲皮哥的酒杯，這樣一來，又逼得馬若不得不給他加了薪。那一次馬若召見他。

「皮哥，你表現不錯，除了加薪外，你可以提出一些要求，譬如私人停車位……」

「我就只有一個要求——加薪。」

皮哥勇敢地回瞪著老頭子，他腦子裏響起了楊的話：魅力型領袖，但屬於愚蠢那一種。

「這是合約之外的要求，我會考慮，」老頭子狡猾地閃避了一下，「聽說你和七號實驗室主任成了好朋友，他跟你說了些什麼？」

「他說他向你提了一份報告，三號酒杯可能有問題，但你命令他們中止實驗。」

「那些科學家的想像力有時候未免太豐富了些，」馬若說：「你認爲呢？皮哥——」

「我沒什麼意見，我不扯入別人的專業範圍。」

「這樣最好，皮哥，謝謝你來看我。」

董事長伸出手來，皮哥握了一下，這是一隻注射了過多維他命E的手掌，肥肥膩膩的。皮哥離開公司後，把和馬若見面的事告訴他的朋友。楊程的反應並不激烈，只是有點惱火。

「那頭老狐狸，我要求舉行聽證會，他先是推拖，最後索性避不見面。我知道

他的意思，就像四號實驗室的靜電梳事件。」

「什麼是靜電梳？」

「一種新式兼具按摩頭皮的梳子，剛上市也造成一陣轟動，直到某個使用者因過度的靜電刺激而腦部受損，馬若輕易地把責任推給設計者，並關閉了實驗室。」

「那你準備怎麼辦？」

「還能怎樣，過幾天收拾行李回月球去，」楊說：「走，去看看我帶來的那只超級酒杯。」

現在他們一起注視著桌上那只含十倍鑏成分的酒杯。

它的形狀，奇異中透出迷人的魅力，金字塔形的上部滑至中央成渾圓狀，然後縮成一條細短的圓柱，底部則是個八角形的基座。乍看之下，這只酒杯和所有的三號酒杯毫無分別。但是楊說：

「它很不一樣，我們把燈光移近些，強光會使它激動。」

桔燈的光芒射到酒杯的剎那，皮哥覺得彷彿暗了一下，他驚叫了一聲。

「它的結構開始發生效用了，它吸收了桔燈的部分能量，不過，這不要緊的。

我是說它的能力也只到此而已，它並不能吞噬所有的能量，普通三號酒杯的威力則要小得多，不用儀器感覺不出。」

那只原本像水晶般透明的酒杯逐漸地改變了顏色，由淺而深，最後成了一種耀眼的碧綠色。

「老天！像塊綠寶石。」皮哥低叫一聲。

他們靜靜地瞧了一會兒，此刻，這只神秘的酒杯渾身散發出一股妖異的氣息，它尖尖的頭部，腰部，八角形底部，綠色的表層，像有流光在閃動，綠色的流光。皮哥一瞬不瞬地注視著它，覺得自己正一點一點地沉入一片綠色的汪洋，那裏彷彿有一個遙遠的、穿越時空的聲音在呼喚著他。

「皮哥、皮哥！」楊叫了兩聲。

皮哥抬起頭，眼露迷惘之色，過一會兒才定過神來。他的朋友關掉枱燈，兩個人沉默地回到客廳。

「是個奇怪的東西。」皮哥說。

「宇宙間有許多神秘的事物，」楊說：「多年來我一直建議公司撥出經費發展

一些非實用的東西，但馬若滿腦子的生意經，他對純科學的研究不感興趣，你知道三號酒杯之後，老傢伙要我那個實驗室開發什麼樣的新品？」

「不知道。」

「你絕對想不到，自動嬰兒床。」

「你幹麼不跳槽？」皮哥試探著問。

「我跟公司訂有長期合約。」

＊

皮哥不得不暫時將楊的煩惱和那只邪門的酒杯擱置一旁，他必須離開幾天，到南部一處叫「酒鄉」的小鎮拍廣告片。這個地方產品質極佳的葡萄酒，皮哥和工作小組住進一家上百個房間的飯店。飯店緊鄰著一條開滿酒館的街道，入夜以後，這條街便亮如白晝，觀光客摩肩接踵，加上自每扇門後傾洩出來的酒精味道，使得整條街彷彿要燃燒起來。

這輯廣告的題目是「酒鄉之旅」，旅行者皮哥打扮得有如微服出遊的王子，身上卻揹了個有馬若公司標誌的袋子，這是董事長的意思，他希望無論哪一類廣告（車廂廣告、電視、報紙、甚至活動的三明治廣告），都至少要有一到五個公司的標誌。大袋子裏塞滿了泡綿和一只三號酒杯的皮哥，瀟灑地排開人羣（這些人都是臨時演員），走進一家叫「朦朧的玫瑰」的酒館，當然酒館的佈置已經變了樣，從酒保到僞裝的醉鬼，都換上了特約演員。皮哥推開門，和燈光、攝影機一起走向吧枱，動作誇張而傲慢。隨後他倚著吧枱，視線慢慢地、嘲弄地掠過整個酒館（這個動作重複了十六次），喧嘩聲立卽靜止了下來，皮哥微揚了揚手，再轉過身面對著酒保。

「紅葡萄酒，」他說：「不要杯子。」

「不要杯子？」酒保面露狐疑，皮哥的背後則響起一片笑聲。

「我用自己的。」

皮哥從袋子取出三號酒杯，笑聲停止。他讓杯子在手肘和肩上跳躍了幾下，然後站在掌心上。這時候水銀燈和鏡頭同時集中到酒杯和靜止的手上。

「你是藝術家？」酒保問。

「不！我只是單純的旅行者，」皮哥說：「給我倒點你們引以爲傲的葡萄酒。」

就在酒保倒酒的當兒，門又打開，走進來一位模特兒打扮的女郎，這是公司從一千名應徵者挑選出來和皮哥演對手戲的女郎（廣告部的人原來只計畫找隻手的，但最漂亮的手都在手錶業那裏），她叫纖兒，長得嬌小玲瓏、臉蛋漂亮、有一頭長髮。同樣的，她也以一種誇張、傲慢的姿態走到皮哥身邊坐下，不過，她沒有自備的三號酒杯。

她的葡萄酒端來了，那是只粗糙的玻璃杯。當皮哥舉杯朝她示意時，她的眼睛露出嫉妒之色。

「酒保，你怎麼給我這種杯子？」

「那是他自備的。」

「用我的杯子怎麼樣？」一個無聊漢子湊進來。

「走開！」纖兒斥道，同時推了他一下。

這一推力氣不大，莽漢卻戲劇地跌入一羣酒客中，跟著撞翻了兩張桌子和壓垮

三張椅子。於是，按照劇本的要求，便又引起了一場混戰，所有的演員開始表面混亂骨子裏卻很有秩序地推擠著，用酒杯互擲（自然這些杯子一擲便碎），作出逼眞的拳擊動作。打鬥了好一會兒後，攝影機便又回到男女主角身上，這個時候的纖兒已經迅速地補好了粧，並把身體縮進皮哥的懷裏，她的小臉頰緊貼住那個塞滿泡綿的袋子，她很想問，皮哥袋子裏究竟塞了些什麼東西？不過，這一瞬間，正有個東西衝出那堆混亂，撲向他們。纖兒的臉立刻佈滿了驚恐，表情就像聽到棄船命令的乘客，但是皮哥，這位瀟灑的旅行者，卻好整以暇地舉起酒杯（裏面裝的是草莓汁），一飲而盡，然後優雅地用杯底朝著那顆飛來的頭顱一敲。

「咔！」導演說：「這個動作重來。」

往後的半個鐘頭，皮哥一共敲了五個人四十二次頭。皮哥的胳臂有點酸疼，那只三號酒杯卻毫無影響，它在強烈的水銀燈下，顯得神采奕奕，氣韻逼人。

第二天，他們繼續消耗剩下的底片，皮哥和纖兒半臥於小溪旁的一株柳樹下，那只酒杯則安靜地坐在一塊水花四濺的溪石上。

*

「皮哥這件事無論如何你一定要幫我的忙，」經紀人的臉出現在螢幕上，「泰坦夜總會的表演，我知道你很忙，可是……」

皮哥坐在書房的傳眞機前，看看他離開的一個星期有些什麼訪客。好了，第一個是他的經紀人，說話帶著懇求的口氣，不過，他會答應的，他欠這個傢伙一份情，泰坦，什麼鬼地方？皮哥在座位上伸了個懶腰，這個房間眞有點家的樣子，全部的暖色調，壁上掛著他放大的藝照——賣相還不錯吧，四十一歲了，渾身找不到一塊贅肉。一組螺旋狀沙發，坐在上面會有騰雲駕霧的感覺，但價格貴得嚇人，不過，自從接了馬若的差事之後，錢他就不怎麼在乎了。黛麗說過——

黛麗是他的前妻，現在大概跟她那位啤酒肚男友在加勒比海玩帆船。皮哥的思緒被這個女人打了一下岔。還想她幹麼？去他的加勒比海！

皮哥伸長手，按了一下觸鈕，壁上馬上出現一個洞，這個洞直通厨房。

「來杯冰咖啡。」他對洞說。

咖啡送來了，皮哥端起來喝了一口，一邊把注意力轉向那個正在回復原狀的輸送孔，心裏盤算著是否應該跟他的朋友請敎一下，裝一部能和你談話的主婦型電腦的可行性。

經紀人可憐巴巴的臉消失了。螢幕上出現了第二個聲音，但沒有影像，只有一個標誌：綠色十字旁圍著兩個似在舞蹈著的人像，這是「演藝人員工會定期體檢」的通知。皮哥把體檢的日期打入電腦。之後，他繼續接見他的訪客。第三個是，來自人造衛星的一個世界性雜耍節目，皮哥把它歸了檔，預備明天再好好研究，看看別人有什麼花樣。

傳眞機上的影像快速地跳動著，皮哥起身離開房間，站在落地窗前，瞧著那腳下燈火輝煌的世界，他住在第六十五層，從這麼高的地方下望，會使人泛起一種虛假的感覺，彷彿底下的那座城市不過是孩子們玩的模型。

皮哥回到書房，在門口便聽到楊程的聲音，這個聲音又急迫又古怪。

螢幕上楊的臉佈滿驚恐，像是遭遇了可怕的事，皮哥把錄影倒回去。

「皮哥，你回來後，請馬上來我這裏一趟！」楊說：「不便跟你解釋，我只能說事情很嚴重，我找到了那頭白鼠。」

白鼠？皮哥關掉機器，開始確定這兩個字的涵義，他只花了五秒鐘便找到了答案。是了，楊說的是那隻在月球實驗室神秘失蹤的老鼠，並且牽涉到那只特製的怪異酒杯。

且不管事情究竟嚴重到什麼地步，先聯絡他的朋友再說。但傳眞機上卻接觸不到楊，反而插進來一張陌生男子的臉。

「你是什麼人？」雖然這個人頭戴警帽，胸口別著警徽，他還是問了一句。

「皮哥，我們正在找你。」這人說。

「你們是誰？」

「我是東區專業警官阮豪年，我負責這個案子。」

「什麼案子，你在說些什麼呀？」

「你的朋友失蹤了兩天，我們正在找他。」

「怎麼回事？我剛從南部回來。」

「這個我們知道，我們還知道你是他新交的朋友，他從月球下來，就只找過你一個人。」警官說：「你介意我現在過去你那裏嗎？」

「好吧！」皮哥勉強地說：「如果必要。」

已經這麼晚了，這位姓阮的警官實在精神可嘉。而且那張臉，皮哥覺得那張臉有點眼熟，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問問電腦吧，看看這傢伙究竟是何方神聖。他把阮豪年警官五個字告訴電腦。立刻螢幕上出現這位警官的資料，當然這些資料都是片段的剪報。

阮豪年，專業警官，有數種數理學位，曾偵破著名的「加速器謀殺案」，該案件的被害人被丟進加速器分解成分子，阮警官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抽絲剝繭地從數百臺電腦中找到了線索。案子偵破後，獲市長頒贈一枚獎章等等。

這件謀殺案大概轟動一時，螢幕上的資料有數十份之多。

皮哥確定來訪者的身分後，便坐在客廳等候。

「皮先生，我常在電視上看到你，」警官一進門就說，「精采極了。」

「謝謝，你要喝些什麼？」

皮哥給他倒了一杯酒，他在作這件事時，感覺到警官從背後盯著他。

「事情發生在前天晚上，」警官說：「警局先是接到貴公司賓館的電訊，好像是場小火警，等消防人員趕到時，火已被撲滅，僅僅燒毀了你朋友房中的部分家具，奇怪的是屋子裏並沒有人。第二天，仍然找不到楊程，貴公司才正式向我們報案，由於失蹤者是位研究奇異金屬專家，這件任務便落在我身上。雖說以前我也接過類似的案子，但這一件，我下意識地覺得非比尋常，所以，我誠懇地請你跟我們合作。」

「你可以從我這裏搜起。」皮哥冷淡地說。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隨意看看。」

皮哥帶領警官「隨意看看」。

「好房子，」回到客廳後，警官說：「我也希望能住在這麼高的地方。」

「你一定常常闖進別人屋子？」

「那也是不得已的事，有時候，我希望住在月球，」警官仰起頭，視線彷彿穿透層層天花板，「提到月球，聽說你朋友是個標準的月球人，他在那裏住了十年。」

「我倒是第一次聽到月球人這個名詞。」

「皮先生，」姓阮的警官突然轉過臉來，「幹我們這一行，難免會不必要地引起別人的敵意，我想說明的一點是，我關心你的朋友，並非只是職業上的原因，我認為你的朋友是位非常單純的科學家，而且是個月球人，就像無菌室裏的病人一樣，他對地球上的種種陷阱毫無防備力，因此，我可以大膽地假設你的朋友正處於危險之中。」

皮哥沉思了一會兒，然後說，「我想我沒有別的選擇了。我和楊認識不久，但彼此都有一種感覺，這種感覺很不容易說清楚。」

「是不是同性戀之類的？」警官問。

「不是，我們都不是性異常的人。總之，我和他雖相處不久，但已經可以說是好朋友了，我們幾乎無話不談。」

「那麼，他失蹤前，可曾透露過什麼？」警官試探著問，「他是不是牽扯進某類事情？」

「你聽過三號酒杯吧？」

「當然，電視上常有廣告。但我寧願用玻璃杯喝酒。」

「三號酒杯是楊主持的月球實驗室發展出來的，替馬若著實賺了不少錢，不過，也因此，兩人間有了某種爭執。」

警官拿出小筆記本，寫下幾個字，「繼續說，皮先生。」

「也許這只是單純的科學家與生意人間的衝突，或是還有其他原因，我不能妄下斷語。但在出事前，楊曾在我的傳真機上留下話，他希望我儘速去他那裏。」

「等一下，我覺得你好像隱瞞了什麼？」

「我沒什麼好隱瞞的，我帶你去看看傳真機好了。」

*

次日，皮哥和專業警官阮豪年到馬若奇異金屬公司的招待所——一棟別墅型的建築物。楊的房間，依舊保留原狀，燒焦的木材、變了型的金屬家具、發黃的窗帘、摔破了的電器、滿地的碎紙片、電線和救火人員大意造成的損害。這場火不

大，但破壞得很徹底。面對此景的皮哥，禁不住一陣心酸。
「根據我們的火災鑑定人員推測，只有一個原因，有人縱火。但爲了什麼？」警官說：「皮先生，據管理員說，楊程住在此地的這些日子，只有你一名訪客。所以，我想麻煩你再仔細瞧瞧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只要有一點不對勁，就請你告訴我。」
皮哥低下眼睛，隨意地在室內搜尋著，他壓根兒忘記了房間裏的擺設，只有一點模糊的記憶，楊是個很注重整齊的男人。皮哥彎下腰，撿起了一只煙灰缸，警官的聲音立刻響了起來，「有什麼發現？」
「沒什麼，我隨便看看。」
皮哥離開臥室，進入書房，書桌已經成了一堆焦黑木頭，書架則被推倒，紙屑、金屬片和破碎的電子器材混在一堆，皮哥用腳踢了踢，這個地方燒得很徹底，不會有什麼東西留下來。但突然之間，他的視線被半露出的一截杯子吸住了，是那只酒杯，是楊那只奇異的三號酒杯！皮哥撿起杯子，用衣袖擦了擦，再藏入衣袋裏。這當兒，警官正在另一個房間和管理員說著話。

「你確定再沒有其他的訪客了？」
「訪客進來都須先登記。」管理員說：「除了皮先生，沒有別人。」
失火那一天，皮哥正在南部拍廣告，有幾百個證人。
「我找不到任何可疑的東西。」皮哥走向他們。

*

馬若奇異金屬公司的安全主任是個臉色陰沉的年輕人，他對警官和皮哥一道來訪感到不解，不過並沒說什麼。
「公司的高級職員從來沒有安全上的問題，」主任說：「除了兩年前發生的那件商業間諜事件。楊程的資料在這裏，你們請看看。」
阮警官翻著手上的資料，半晌才抬起頭，「這個人人際關係並不複雜，有沒有可能被別家公司綁架？」
「可能性幾乎沒有。第一，本公司不生產軍事用品。第二，楊程並不是什麼重

要的發明家。」

皮哥的抗議從舌尖上收了回來，三號酒杯不是重要的發明是什麼?!

「既然如此，那麼依你的看法，他失蹤的可能原因是什麼？」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他的假期昨天結束，不管去了哪裏都應該跟公司聯絡。你們看看，這是他的太空梭回程機票，上午十點廿分，我得告訴機場，取消他的座位。」

「當然可以，公司絕對和貴局合作。」

「我聽說他失蹤前不久，曾到過總公司的實驗室，你能不能帶我們去看看？」

實驗中心在地下，佔地數畝，他們搭乘高速昇降梯，直接進入管理中心。

「楊是來過，打算借用七一五高能輻射實驗室，」管理主任說：「我拒絕了，還差點和他吵了起來。」

「董事長不准。」

「爲什麼？」警官問。

「怎麼說？」

「董事長已經命令停止第七〇一二號作業。」

「那是什麼？」

「奇異三號酒杯作業。」

線索又中斷了，阮警官搖了搖，輕嘆了一口氣。

「阮警官，你要不要見董事長？」

「以後再說吧。」

但是在門口臺階上，安全主任攔住皮哥，說董事長召見他。於是皮哥向警官揮手道別，目送那輛銀色發光的警車絕塵而去。

*

「皮哥，你和那個小警察在搞什麼鬼？」馬若說。

「董事長，楊程是我的朋友。」

「我也有過不告而別的職員，我勸你還是專心在自己的事業上，別忘了你的合

約。」

「我擔心他有生命的危險——」

老人笑了起來，笑聲沙啞，像被魚骨鯁住。

「我看你偵探電影看多了，皮哥，現在可不是廿世紀，沒有人會無緣無故被謀殺。」

「那麼公司決定怎麼辦？」

「我們全部交給警方處理，再另外派個人到月球去。」

「就這麼簡單？」

「對，就這麼簡單。」

皮哥難以置信地瞧著馬若，他想大聲說，我們談的是丟掉一個人，不是一件產品，但某種原因使他忍耐住了。他長長吸了一口氣，聽到馬若用溫柔的聲音說：

「皮哥，謝謝你來看我。」

*

皮哥把玩著那只酒杯，他的動作像個鑑賞家而非表演者。他將酒杯置於枱燈下，關掉其他的燈，然後靜靜地注視著它。這幾天，那位專業警官沒有再來煩他，顯然這件案子毫無進展，皮哥敢跟人打賭，再過一個禮拜，就不會有人提起那位神秘失蹤的科學家，阮警官會把他歸入失蹤人口的檔案，然後藉著人造衛星輸入各國的警用電腦，於是，也許有那麼一天，某個愛斯基摩警察會拍來一封電訊：發現貴國所要尋找的人，但他拒絕回去，他對本地的滑雪運動極爲著迷。如此這般，皮哥在想到他的朋友時，便會取出酒杯把玩一天，到後來，他很少想起楊，不過卻養成了沒事時讓自己沉入綠光的習慣，他覺得這片妖異的光芒，有一種撫慰的力量。在它的照射下，斜臥於螺旋狀沙發上的皮哥，放鬆地伸長四肢，覺得自己彷彿進入一個綠色的迷離夢境裏。

馬若從那一次不愉快的談話後就沒有再理他，而且似乎很有效地把楊的影子從

公司裏清除了出去，不再有人談論他的事情，不再有他名字的縮寫出現在公司的內部刊物上，除了中央電腦的記憶庫裏，楊可以說已經不存在了。皮哥不久以前，曾經二度拜訪楊住過的招待所，管理員禮貌地招呼他，但眼裏閃爍著譏嘲的光芒，那個房間在警方拍過紀錄片後，便徹底整修了一番，所有的裝潢和擺飾完全改變。皮哥打開門，幾疑自己進錯了房間。

月球夢和楊的友誼逐漸成了一段遙遠的記憶，皮哥又回到他的現實生活裏。他賣力地拍廣告和從這個舞台跳到另一個舞台。皮哥的經紀人警告他必須打鐵趁熱，因爲三號酒杯的魅力總有消失的一天，而根據馬若的市場週期，推出下一項新產品的日期迫在眉睫，屆時皮哥又得另外找事了，不過，這個警告並未使他洩氣，自從戒了酒之後，他的腦袋精明多了，換一句話說，「他比較能了解金錢的價值」，他告訴經紀人，到適當的時候，也可能轉業。

「我總不能玩杯子玩一輩子，對不對？」

「那你打算幹什麼？」

「我可能投資殯儀館。」

「什麼？」

「我有一個構想——外太空墳場，因爲沒有空氣，屍體就不會腐爛，我計畫開闢一座公園，讓死者或站或立，像是散步的樣子。」

「瘋狂，眞是瘋狂！」他的經紀人說。

但此刻，皮哥一瞬不瞬地注視著那只酒杯，綠色眞是不錯，它能鬆弛視神經，使你想打瞌睡。過了好一會兒，皮哥才伸了伸懶腰，站了起來，同時想起他有重要的一個約會，他和纖兒有個約會。

纖兒是個不可捉摸的女人，皮哥想，她在踏入廣告界之前，是「檸檬機器人租賃公司」的動作設計員，和機器人相處一段長時間後，不免染上一些奇怪的習性，譬如她會沒來由地發愣，那時候，她的兩隻空洞的眼睛會視而不見地望著你，直到手上的東西，像筆或湯匙，噹的一聲掉落地上，才把她驚醒。皮哥想到漂亮、心神恍惚的纖兒，不禁微微地笑了起來。

是的，她答應來這裏，她喜歡從高處下望這個城市，她說：「很奇怪別人是怎麼過日子的。」她這樣說並沒有什麼高深的涵義，那只是感嘆詞罷了。正如她在高

潮時的叫嚷：「不要！不要！」也不能按照字面上來解釋，她就是這麼個女人。

皮哥進入廚房，將一包速食店買來的脫水食物放進烹飪機裏。他一邊吹著口哨，一邊計畫著晚餐後的餘興節目，到皇家夜總會看阿龍那的即興舞蹈，或是去麗池玩彩球遊戲。不過不論選擇那一項，他們終究會返回他的公寓，那時，將近午夜，他們可以坐在陽臺上，看著逐漸黯淡下來的城市。

餐桌擺好了，菜不錯，但沒有酒，這個不打緊，纖兒自己也嚷著要戒酒呢。音樂聽起來也甚好，木簫、短笛加上薩克斯風合奏的「女妖的一日」，皮哥背著雙手，四周張望著，他覺得似乎還缺少一樣東西。

氣氛，對了！就是這個，纖兒一向挺在意的，她說她很在意「人的氣氛」，要想理解這句話必須跟機器人處上一段時間才行。想到這裏，皮哥不禁微皺眉頭，他四下張望了一會兒，看看什麼地方可以抓點這個東西來。然後他走進書房。

一眼瞥見桌上那只酒杯，皮哥的心弦震動了一下。綠色——綠色的氣氛，給纖兒一個綠色的驚喜，爲什麼不？

皮哥手伸向酒杯，但突然聽到一個聲音，原來是他嚥口水的聲音，怎麼了？他

的手靜止在半空中，猶豫了一下，這只酒杯透著邪門的歷史迅快地泛上心頭。皮哥回復注意力時，發現它正以嘲弄的、冷靜的姿態對著他，而且——而且它的三角錐形頭部和八角形底部的中間凹陷部分形成了一個奇怪的陰影，像張嘴的陰影，皮哥迷惑了一下，彷彿聽到它說：

「把我介紹給纖兒吧，皮哥。」

酒杯終於擺上餐桌的中央，接著得找盞燈之類的東西激出它的綠光，有個東西也許能用，皮哥拍了一下腿，蠟燭——至少它能配合餐桌的氣氛。他記得儲藏室裏有一盒百貨公司買來的藝術蠟燭，他忘了買來作什麼用，不過，這可不是追根究底的時候，他在杯子裏揷進一截蠟燭，然後點上火。就在這時，傳眞機的鈴聲響了起來。

「皮哥，是我。」螢光幕上的纖兒。

「妳還沒有出門？我們不是約好……」

「我現在在醫院裏，我父親出了車禍。」

「怎麼回事？」

「他被一個醉酒開車的傢伙撞了，我們那個廣告可製造了不少酒鬼。」
「妳不用著急，我馬上過去。」
「謝謝你，不用麻煩了，並沒那麼嚴重，也許我晚一點可以過去。」
「好，我等妳，」皮哥說：「眞的?不需要我幫忙?」

皮哥回到餐廳，發現四壁間已經蒙上一層綠光。蠟燭的效果顯然優於枱燈。他趨身上前審視著那只杯子，覺得它似乎正處於某種激發狀態。杯中的燭火穩定地燒著，且發出細微的吃吃聲，皮哥頗爲驚異，這聲音可能起因於杯子的特殊空間，火和結構產生的某種異變。綠光愈來愈濃了，逐漸形成霧狀，皮哥呆呆地坐著，竟忘了進食。

綠霧彷彿有形之物，跟著以餐桌爲圓心緩緩地旋轉起來，皮哥耳畔的噓聲逐漸加大，並且感覺到整個人一寸一寸地被似在沸騰狀態中的酒杯吸入，於是慢慢地，皮哥的心靈跨越了時空的障礙。

在恍惚中，皮哥覺得自己正在縮小，縮小，身體的重量隨之消失，最後，突然之間，他開始上昇，隨著漩渦旋轉，漂向渦心。

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取代了失重的輕鬆，皮哥聳立在酒杯中的上空，他的靈智正在抗拒直墜杯底的誘惑，在那裏綠霧和微微的火光廻旋著、追逐著，彷彿在跳著一種奇異的舞蹈，隨伴著陣陣低柔的、呼吸似的樂聲。

「來吧!皮哥，加入我們，加入杯中的奇妙世界，加入神秘、加入永恆，來吧!皮哥，來吧……」

但就在這一瞬間，就在皮哥的意志即將崩潰的刹那，他的眼前出現了一幕可怖的景象，那是一張臉，一張臉的形狀浮凸於翻騰的火霧中。這張臉的五官痛苦的扭曲著，而構成臉型的這些簡單線條，則時而散開、時而重聚、變形、膨脹、收縮，皮哥的恐懼達到了頂點。是楊啊!這是他的朋友楊程啊!皮哥聽到他內心的嘶喊，楊啊——

那些線條繼續變動，一頭老鼠的形狀突然顯現又消失，然後又是楊，這次顯現稍有不同，楊的眼睛微微張開，嘴唇動了幾下，皮哥聽到了發自另一個世界的聲音。

「皮哥，你一定要——」這聲音說：「阻止它、阻止它……」

「你在哪裏?楊。」

「四度空間，恐怖啊、恐怖啊，皮哥，阻止它、阻止它……」

不能——我不能——我絕不能陷入。

皮哥的心靈力量突然地增強，像一根弦彈了一下，他聽到嗡的一聲，包圍著他的漩渦在他的感覺中，竟然出現了一道裂口，一道萬分一之秒的時空裂口，就在這一瞬間，皮哥的心靈奮力向前一躍，越過了這道缺口。強大的地心引力立即襲來，皮哥連人帶椅摔倒於地。

綠霧越來越濃，變得有如絲綢，噓聲不斷加大，最後成了陣陣空洞的、巨大的撞擊聲，像萬千個水泥管同時發出的沉悶廻響。皮哥艱困地爬向門口，他覺得像陷入一池黏稠的液體中。

老天爺，幫助我、幫助我——他一寸一寸地爬著，在這些綠霧凝成固體之前，他一定要逃離這個地方。

皮哥的生命潛力一點一點地激發出來，從餐桌到門口的距離彷彿越來越長。終於，在耗盡最後一滴生命力後，皮哥抵達門口，把門從背後關上後，立刻昏倒在

地。

*

醒來時，皮哥發現自己躺在醫院裏。

「我怎麼了?」

「輕微的灼傷，」醫生說：「不過，還要作一次全身檢查，你身體的其他部分好像有點問題。」

「我不懂，灼傷?」

「自動火警系統救了你，救火人員抵達時，火勢正在蔓延，他們及時救了你。」

「火勢，你是說——」

「一場小火災，只燒毀了餐廳裏的部分家具，」醫生說：「不要多說話，你需要靜養，護士!過來一下。」

皮哥掙扎著想起來，但身上沒有一個細胞肯聽他指揮。護士在他背上打了一

針，過一會兒，皮哥便沉沉睡去。在夢中，他又見到了那只酒杯，這一次，他已經喪失了對抗它的力氣，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墜入四度空間的漩渦裏。

*

「全國年度特技大賽」是個頗受歡迎的實況轉播節目，皮哥應邀表演了一場酒杯特技，他的動作雖如往昔般花巧、迷人，但似乎帶著一股漫不經心的味道。

「精采，眞精采。」節目主持人讚美著。

「謝謝。」皮哥說。

「很難想像一只酒杯能玩出這麼多花樣，」主持人說：「皮哥先生，這是隻特製的表演用杯子嗎？」

「不是，是馬若奇異金屬公司的三號酒杯。」

主持人滿意地笑了笑，這些都是馬若廣告人員想出來的對話。然後，這位主持人從皮哥手上接過杯子，作出向觀衆敬酒的動作，再對著攝影鏡頭說：

「好漂亮的杯子，皮哥先生能不能告訴我們，除了表演之外，你通常都在什麼場合使用它？」

「喝尿，喝尿的場合，」皮哥大聲說：「馬若的三號酒杯最適合喝尿。」

「啊！什麼！啊！」

「三號酒杯是金屬製品，所以它會完全破壞喝酒的情趣，」皮哥迅快地說著，他的表情又興奮又快樂，好像馬若剛剛給他加了薪，「各位親愛的電視觀衆，馬若的三號酒杯除了喝尿，還能用來盛骨灰，是陪葬的佳品。另外，由於摔不破的特性，你還可以拿它來敲小孩的頭，保險一敲便破。各位觀衆，馬若公司爲了測驗這種杯子的性能，曾經跑遍了全省所有的公共厠所，如果要說還有缺陷的話，就是它的體積太小，無法取代各位家中的馬桶。不過，馬若公司正在計畫發展五號酒杯，它的體積比較大，期望能增進府上洗手間的效率，馬若公司……」

導播切斷攝影機電源，插入廣告時，皮哥猶在大聲說著。

戰爭
最高指導原則

*

這件廣告史上最大的笑話過後，馬若公司動員了所有人員，用盡各種辦法，卻仍阻止不了各地分銷商的退貨潮，公司的倉庫堆滿了三號酒杯。董事長馬若忙著召集律師準備控告皮哥。

但此刻，這位著名的酒杯表演者正搭乘一艘橫渡太平洋的遊輪，他計畫把那只呑噬了他朋友的酒杯扔進深海裏。

兩天後的黃昏，皮哥站在甲板上，取出那只酒杯，開始玩了起來，逐漸地他的四周聚集了一些人，然後觀衆越來越多。皮哥賣力地表演著。

在熱烈的掌聲中，皮哥向四周鞠著躬。

「謝謝各位，這是我最後的一場表演，謝謝，非常謝謝。」他說，然後把杯子擲向大海。

戰爭最高指導原則

我們的早期星際警報系統在林姆星系「14—3—26」區發現一艘漂流物。我們判斷它是突然間出現在那裏，而非來自本銀河的任何一顆星球。「14—3—26」區有一個令人極爲頭痛的「蛆洞」——一道「超級空間」的出入口。對「超級空間」的奇特性質，我們雖未能完全了解，但歷經長期的觀測、研究和派遣探測船進入（依照程序，總是由無人探測船打先鋒），我們在這方面所蒐集的資料已十分可觀。而且，說句老實話，在「四度時空物理學」的發展，本銀河裏沒有任何一種智慧生物比我們更先進。我們的太空船能夠利用「蛆洞」神出鬼沒於直徑幾達十二萬光年的本銀河的任何區域。這些再加上精神力學的發展，以及我們對待非我族類的和平

態度，很自然地，我們便因此贏得了銀河內十四萬三千種智慧生物的尊敬，且被推舉爲「萬物的仲裁者」。

但是出現在蛆洞邊緣的這艘漂流物使我們遭遇了自從「泰納星球事件」以來的最大困擾。泰納事件肇因於一顆從蛆洞冒出的小星球，而它的質量卻大到足够擾亂林姆星系的行星運行軌道，如此我們不得不當機立斷地將它「炸掉」。泰納事件引發了一個問題：這麼做是否「有違人道」？所幸經過一番委婉的解釋後，我們的立場終於爲大多數的銀河成員所接受。

「14－3－26」漂流物情況則似乎要比泰納事件複雜，我們的第一個反應是：情願這件事沒有發生。是的，我們確實這麼抱怨過。本銀河的諸多問題，已經够身爲仲裁者的我們疲於奔命了。而這艘漂流物——天知道它爲什麼會出現在這裏——使我們頓時成爲銀河矚目的焦點。因爲這個東西（我必須再重複一次，天知道它爲什麼會出現在這裏？）來自宇宙的另一邊，一百億光年外的一個銀河系。

在這孕育萬物以及促成所有事情的宇宙裏，單只銀河數目便有一千億個之多，而每個銀河又各自擁有數千億顆星球，想想看這麼個龐大數字背後所隱藏的意義，

也許來自宇宙遙遠一端的這個東西帶有某種訊息，所以「14－3－26」漂流物順理成章地對我們造成衝擊，我們被迫視它爲一種挑戰，並希望能藉此擴展「四度時空物理學」的領域。本來造訪其他銀河原屬下個世紀幾項重大目標之一，但現在爲了它，我們不得不把時間表縮短，而這當然也可能招來某種程度的危險性。不過，事情既已發生，除非發生的瞬間就讓它消失，我們又有什麼辦法？

許多有關的報告爭先恐後地流進資訊部，一項「14－3－26」不明飛行物會議適時召開，本人忝爲會議的六位成員之一，而且是唯一的軍方代表。

會議在資訊部的球形辦公室舉行，立體傳眞機將縮小的林姆星系及漂流物影像傳遞過來。

「主席，各位先生，首先讓我向諸位報告本次事件的處理程序，」資訊部長率先發言：「一〇三七時，也就是在五個小時前，不明物出現在這個方位，星際警報系統發出第一級警報——無徵兆不明物入侵警報，此時，『14－3－26』三個標準距離單位外正好有一艘武裝巡邏艇，」立體傳眞機出現了一艘正在接近漂流物的太空船影像，「我要求它立即轉向，以最大的速度接近目標，同時開放所有頻道給各

有關部門，之後，我將軍事指揮權交給艦隊司令部，現在我請麥漢指揮官作進一步的說明。」

我環顧四周一眼，發現大家都把視線投向我。會議主席中央執政團的輪值總理柯寧對我點點頭，他是我的頂頭上司，是位著名的星際戰略學家。三個世紀前，那場決定性的「波次皮拉克普班戰役」中，親率一支勇敢的遠征軍，利用了當時猶在理論階段中的「蛆洞路徑」（可想而知，此次突擊任務的危險性，在那以前，不少實驗船進入蛆洞後，就不知所終）。柯寧總理的信心和卓越領導才能是波戰役的致勝關鍵，當他的艦隊突然由敵陣後方冒出時，野心勃勃的波次皮人簡直嚇壞了，在他們的電腦尚在絞盡腦汁尋找一個適當的解釋時，柯寧的「介子光束網」已經罩住了每一艘敵艦，波次皮人只剩下投降一途了。

「主席，諸位先生，」我按下傳眞機的按鈕，「請注意，我們剛剛見到的是五小時前的錄影。此刻，在『14—3—26』區，目標已被完全鎖住，它逃回蛆洞的可能性完全沒有。我們的第三批調查小組正在工作，現在大家再看看現場的情景……」

平臺上出現一艘形狀怪異的小型太空船立體影像，鏡頭逐漸放大，並在太空船

四周繞了一圈，最後進入船艙內部。

竊竊私議聲停止後，我繼續說：「由於本會議的性質，我必須把影像倒回五小時前的巡邏艇上，並藉此說明艦隊司令部在處理類似事件時，所採取的每一項規定步驟。我接過指揮權後，立即下令『15—4—27』區域的三艘力級巡航艦，要它們儘速前往四、八光分距離的目標。同時，我請求林姆星上的科學院派遣一艘研究船加入艦隊，他們立即照辦……」

到此爲止，我已經成功地向會議暗示艦隊司令部在處理這件重大突發事件上，沒有任何可非議的地方。由於承平時期過久，我不免擔心艦隊會有反應上的問題，而且傳言偉大的柯寧最近對我頗有微詞，經過一番審愼的反省之後，我認爲毛病出在自己對待低度開發星球的態度上，我輕率地讓星球上的人視我爲「上帝」，這點深爲柯寧所厭惡，他認爲高度理性生物絕對要避開扮演神的誘惑，這個我當然同意，可是套用一句老話，「沒有生物是十全十美的」，我們不能要求非我族類必得依照我們的「理性的歷史」來進化，以我個人經驗來說，宗教情緒或許也能產生意想不到的效用，只要能替他們找到一位合適的「上帝」。

不過，在對待「14—3—26」漂流物事件上，我想我和柯寧的態度是一致的。我們都曾努力地排除個人主觀立場，畢竟這東西是個眞眞實實的科學上的存在，不比那些心理狀態複雜的所謂智慧生物。

我把思緒重新集中到面前的問題，繼續簡潔、扼要地敍述巡邏艇和目標的首度接觸。

一〇四三時，目標進入巡邏艇的光束武器射程之內。巡邏艇停止前進，打開防護罩，進入備戰狀態，艇上分析電腦對該目標作一初步掃瞄分析，獲得的資料如下：該不明物爲一小型核子動力飛行器，金屬外殼，無生命跡象。

一〇五五時，目標接近至目視距離，巡邏艇以光束網將其鎖住。

一〇七八時，一組機器人彈射至漂流物表面，發現目標動能已完全喪失，金屬外殼爲早期的鈦合金製成，以及一片簡陋的太陽電池板，目標並散發大量輻射線。金屬外壁有一塊識別標誌，此標誌爲一四方形著色圖案，不屬於本銀河任一星球。至此，由能源型態、船體結構及識別標誌已可確定該飛行器來自另一個銀河。此時，我便將所獲資料呈報總理，並奉令籌備召開這一次會議。

「很感謝諸位能準時趕到。」我說，「事實上，情況已經有了明顯的轉變，這一不明物入侵事件，意外地演變成一項科學上的挑戰。」

「所以，本次會議不具國防會議的性質，」柯寧打斷我的話，「諸位等下討論時，態度無須太嚴肅。」

「謝謝總理先生，」我笑著說，覺得會場氣氛開始輕鬆起來，「總理希望這是一場學術性的討論會，本人深有同感，套一句軍事用語『畢竟最危險的時刻已經過去了，前進吧！』」我注意到柯寧臉上泛起了笑意，「蔡院長，麻煩你說明一下技術上的問題。」

科學院院長蔡勒是位聲望卓著的「高等結構力學」學者。

「我能幹的同事業已克服了所有技術上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

在他解說的同時，顯像平臺上出現科學院人員登上太空船的影像，如前所述，這艘船不僅原始（主要動力來源爲一具粗糙的小型鈽原子爐），而且小得可憐，笨重的金屬儀器佔據了整個船艙，科學院人員必須彎下腰來工作。

「我的同事上船的同一刻，林姆星的拖船開始起程，現在大概到了吧。」傳眞

機又回到了現場。果然，漂流物的上空出現了那艘拖船，從它的腹部伸出一只吸盤，吸住了漂流物的艙蓋，然後掉轉頭，緩緩駛離「14—3—26」地區。「我們計畫將它拖回林姆星軌道上的科學院工作站，如果有興趣，會後我將很榮幸陪伴各位一同前往。」蔡勒說：「我們登船人員首要工作是調查這艘船究竟來自何處，這也是大家最感興趣的問題，現在詳細的報告已經整理好，就在諸位桌上。」

我面前會議桌上的一小塊桌面，斜斜地立起，成了一塊螢幕（資訊部的這種設計頗令人激賞），調查報告迅速掠過我眼簾：

「14—3—26」不明物調查報告

測量船內通過超級空間所形成短暫的「時空連結區」——此區爲由純重力能介子組成時空彎曲壁的結構。該結構一經測量儀器接觸立即消失。在角向度上的三點曲率爲四五一二。如此一量度正確無誤（註：經檢驗測量儀功能正常），依照蒲希尼克換算表，被測物來自一百億光年外的銀河系……

報告簽署人

科學院高級研究員等

議場內一片靜寂，我把眼睛閉上一會兒，試著去想像一百億光年外的情景。最近的銀河離我們有三百萬光年，在這一片浩瀚的眞空中，只有極少數漂浮的氫原子，而我們尚未達到完美的理論並不允許兩個銀河間的旅行，由重力能介子構成的蛆洞在我們的理論中無法和其他銀河的蛆洞連結。但漂流物的出現推翻了上述的觀點，銀河之間必定有一條以上，我們無法了解的通道，這種通道連結了宇宙的所有銀河，使成爲一個整體——多麼震撼的挑戰，光只想像就令人興奮無比。想想看，藉著這種通道，我們可以遠達宇宙的邊緣，去經歷星球以超光速飛離的奇事，也許我們可以因此發現另一個宇宙。

「康其敏，你的看法呢？」柯寧的聲音將我召回了現實。

「我剛剛迅速地計算了一遍，除去測量儀本身的極限不談，我同意科學院諸位先生的結論，」康其敏是位著名的銀河物理學家，他的表情甚爲凝重，「這次事件無疑的是自從音拉士期提出『蛆洞網路十四組方程式』理論以來，對學術界最大的

震撼，我個人以爲今天舉行的這次會議將成爲歷史性的記錄。」

他的話顯然振奮了大家。我觀察了幾個人的反應，尤其總理柯寧，他的臉上掠過一絲神秘的歡欣，我想我沒有看錯，他大約已有腹案。柯寧以善於當機立斷聞名。不過，我並不擔心，「14—3—26」事件轉變爲非軍事問題使我鬆了一口氣，我不是不相信艦隊處理軍事問題的能力，而是——我不信任執政團高高在上的那些人，他們嚴苛的效率評估標準對職業軍人是種侮辱，我這麼說絕非信口雌黃，我對待低度開發星球的態度招致嚴厲的批評（有人告訴我，批評最厲害的是柯寧）就是個明證。「14—3—26」事件，以我的立場，最好在執政團之間引發一場激烈的科技發展方向的論爭，把那些人的精力耗費在無窮無盡的理論爭辯上，而少來干涉我和我的艦隊。

會議繼續進行，我則繼續考慮某些於我有利的可能性，因此臉上禁不住浮起了笑意，然而很要命的，我卻忽略了柯寧一直在注意我的事實。我後來猜想，大概就是這個時候，我引起了他的疑心。

會議結束後，我們一起前往軌道上的科學院工作站，在那裏我又犯了一項錯

誤，我用極爲輕浮的口氣（以柯寧的眼光看）說了一句話：

「我不認爲一百億光年以外的那些人對我們會有敵意。」

過了兩天，第二次會議在工作站召開，這次與會者十倍於第一次會議，而且簡直就是場熱鬧的學術研討會。我料想不用多久「14—3—26」事件將成爲本銀河最熱門的話題。我在會場中繞了一圈，和幾個討論小組的人員打了招呼，便溜了出來。

我有種對著星空思考事情的習慣，儘管我擁有全銀河速度最快、威力最強的艦隊，我依然對百分之九十九我們從未駐足過的星球感到敬畏與好奇，每逢途經一顆亮麗的無人星球，我會命令太空船慢下速度，藉著目視和影像傳眞機剝下它神秘的外衣（很有意思的，銀河中沒有兩顆一模一樣的星球），並且幻想著居住於其上的情景，有些星球由於地面氣體密度過大，產生「超曲折性」，在其中可見光線實際曲折超過九十度，因此，你站在地上會看到行星的全部表面，因爲光線幾乎以圓形進行，而不是以近乎直線進行。有些星球光憑外觀就够令人著迷，譬如幾顆連座的星球由於靠得太近，星球上的物質會互相對流，造成一幕非常迷人的奇景。還有些

星星，好像具有人一樣的個性，有的優雅地在軌道上運行，有的則因爲自轉得太厲害而成爲扁平狀。凡此種種，都使我自覺比地面上的人快樂。

總之，我一點也不後悔離開會場。我站在軌道太空站的窗口，觀賞著美麗的林姆十二顆衞星，以及背後沉靜、和諧的天體。隨後，我沿著太空站的環形走道散起步來，在靠近停泊凹坪的一處窗口，我見到了一個熟悉的背影，是銀河物理學家康其敏。

「麥漢指揮官，你也溜出來了？」

「是呀，我對學術討論沒什麼興趣。」我說：「你呢，你難道——」

「我出來看星星，說起來你一定不相信，我難得有機會到上面來。」

「爲什麼？星際旅行這樣方便。」

「第一，我習慣待在研究室，第二，對物理學家來說，從方程式中能知道更多的事。譬如蛆洞，即令你進出無數次，你也不清楚它是什麼樣子，對不對？」

我點頭同意他。「那麼你對那艘漂流物的看法？」

「不要給一百億光年這個數目字唬住了！」康其敏笑了一下，「相信不久以後，我們一定能找到那條路徑。」

「眞有那麼重要？」

「柯寧認爲很重要，儘管我們的科技程度領先整個銀河，但仍需要不斷的刺激。」

我知道他的意思，柯寧是那種永遠不會停下來喘一口氣的人，只要他當權的一天，大家就會有許多事情好作，即令在承平時期。

我和康其敏沉默地凝視著窗外，過了好一會兒，康說：「你知道『14—3—26』的製造者嗎？」

「我不知道，」我回答，「資訊部的語言專家翻譯出來了嗎？」

「來自一顆叫『地球』的星球。」

「地球？很奇怪的名字，是個什麼樣的地方？」

「誰曉得，」康其敏說，「麥指揮官，你有興趣去找它嗎？」

「別開玩笑了，」我說，「這不是我的事。」

＊

由柯寧對這件事的態度，我猜想他可能有意親率一支遠征軍去找「地球」，這對他的聲望會有幫助，儘管他的聲望已經是本銀河最高的了。許多重要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應他的要求，從我們的每一個星球殖民地飛來（為了靠近蛆洞的便利，「地球計畫」的作業地點便設在林姆星上的軌道科學站，同時自別處調來六座大小相似的科學站，連結起來後，看來就像一座大城市）。我則奉命給予該計畫一切必要的援助，其實我的艦隊能派上用場的不過是幫忙載貨和護航而已。我儘量配合科學站的氣氛，忙碌起來。不過，身為軍人，對那些平民活動，免不了的，顯出漫不經心的味道。在這期間，我和柯寧碰了幾次面。每一回，他總是這麼問我：

「麥漢，有沒有什麼困難？」

「報告總理，一切都在掌握中。」

「那就好，保持全天候警戒，全銀河都在注意我們的進展。」

一個關於時空彎曲壁上的重大問題解決時，科學站上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慶功宴。為了表示我全心全意支持這項計畫，我特地從阿曼酒星運來大批好酒，這個星球的酒暢銷全銀河。柯寧也出席了，在宴會中他神采飛揚，好像剛剛打了一場勝仗（雖說所有戰爭都已在三世紀前結束，但人民仍不時在錄影上看到那些著名的戰役）。竭力保持鎮定的我，也被那種興高采烈的氣氛所感動，我破例地喝了一口酒（在這之前，我是滴酒不沾的），覺得自己也有點功勞。

第二個角向度曲率上的障礙克服之後，工作的速度突然地加快。這個時候，我奉命到桑定第四十六號星球執行一項任務，四十六號是顆低度開發星球，我「被迫」又扮演了一次上帝的角色，我使用了一點小手段加深當地人對「唯一真神教」的好感，這個教派據我觀察是該星球數百種宗教中，教義最和平的一種，自然對一些行動過激的教派，我也略予薄懲，柯寧曾批評這種作法，但他無權干涉地區指揮官的權宜措施。我們無法給這顆星球太多的時間，畢竟本銀河裏還有幾萬顆同樣狀況的星球呢。

我返回科學站後，第一艘實驗無人探測船正待進入蛆洞，每個人都屏息靜氣地

等待結果。我命令座艦駛向蛆洞邊緣，目睹探測船進入，然後消失。在這一瞬間，我對宇宙的諸端奧秘，覺得困惑，我想，或許眞的有位上帝也說不定，假如有，祂會是個什麼樣子？祂的智慧和科技比我們先進多少？祂對這一切又有什麼樣的感想呢？

我座艦四周靜靜地排列著數十艘大小不等的太空船，柯寧也來了，他的座艦漂亮得像顆寶石，擁有這類空中花園型遊艇，本銀河裏不出五十個，不過，這也沒什麼好驕傲的，這種船禁不起我的輕型戰艦一擊。

過了一段難以形容的緊張時刻，探測船忽然從蛆洞中冒了出來，像自水底湧出的氣泡。頓時，傳眞機爆出一片歡呼聲。成功了！我們成功了！一項歷史性的壯舉！一次跨越銀河的勝利，一次超級物理學的重大突破！我們辦到了，這個值得驕傲的時刻——我聽到了自己的歡呼聲。

*

毫無疑問的，執政宮是我們母星上最壯觀的建築，這座日夜發出燦爛光芒的銀色金屬錐體，高聳的錐尖直達天際，象徵著人類工藝技術的極限。我佇立臺階上，在巨大的陰影中，沉思了一會兒，想著柯寧爲什麼召見我，在傳眞影像中，他的表情嚴肅，微抬的下頷，似乎發出一種金屬光澤，我恭敬地瞧著這張臉，突然間，我彷彿感覺到他的眼裏掠過一絲憐憫的光芒，也許我看錯了，我希望我看錯了，眞是個敏感的傢伙！我對自己說，柯寧即使不喜歡我，也不能對我眞的怎麼樣，因爲執政團還有另外十一名總理。

「您好，麥漢指揮官，」昇降梯說，「聽候您的吩咐。」

「我要見總理柯寧先生。」

「麥漢指揮官，您在總理的召見名單中，祝您此行愉快。」

「謝謝。」

柯寧辦公室的擺飾全由一種微藍的透明金屬製成，訪客猛然一瞧，會覺得他好像坐在半空中，柯寧就喜歡這一套。

「知道我要你來的理由嗎？」柯寧說。「我希望你接受這件任務——到地球

去。」

「啊！」我輕呼一聲，「總理先生，為什麼是我，您還有其他廿五位地區指揮官。」

「這樣說好了，我所以選你，是由於你對待低度開發星球的態度，我雖然不很贊同你扮演上帝的角色，但地球是個例外。」

「我不懂您的意思？」

「『14－3－26』漂流物有一段錄音，」柯寧停頓了一下，似笑非笑地看著我，「──上帝救救我們，不管祢在何處──」

*

為了這次任務，我親自挑選了六名能幹的部下。

姚靖：動力工程。

辛克雅：船體結構。

莫理民：天文導航。

沙賓：通訊。

昆：維生系統。

皮克林姆：武器。

這份名單意外地增加了一位──銀河物理學家康其敏，他費了一番口舌，說服了柯寧。我告訴他，此行危險性甚大，他不以為然。

「反正，」他說，「我在這個鬼星球也待膩了。」

坦白說，我很歡迎康其敏的加入，他的理論專長正是我所欠缺的。

我要準備的事出乎想像的多，而且我還得耐下性子和民間單位打交道。終於，我們的太空船「榮耀號」帶著整個銀河的期待和祝福，緩緩駛離林姆星的軌道太空站，航向一個不可知的未來。在抵達「14－3－26」蛆洞之前，我說了這麼一段話：

「我確信這項偉大的壯舉，將使諸位在歷史上留名，諸位勇敢的行為不僅促成一次科技上的重大突破，更將開拓本銀河的視野，以及把友誼與和平的訊息傳播到

宇宙的每一個角落。進入蛆洞時，太空船便在同一瞬間進入超級空間。諸位必須明白，在此空間內，每一件發生的事都是同時，此區域既無過去，又無未來，僅有永恆的現在，我們將在下一刻的現在抵達彼岸，雖然事件過後，身心狀況可能會受到輕微的影響，維生專家昆將使大家在最短的時間內復原。此外，最重要的一點是，在進入前，每個人必須保持最佳的反應狀態，在一瞬間接受並反應猝然改變的環境，譬如，出現我們眼前的是一顆質量大得足以使逃離速度過慢的太空船墜毀的星球，大家必須不加思索立即讓太空船衝出這顆星的磁場。」

正確說來，蛆洞並沒有明顯的標誌，它只有位置。是的，它一直就在那裏，張著巨大的、無底的嘴，隨時吞噬和吐出任何物質。榮耀號小心、緩慢地靠近，然後陷入其中，立刻被吐了出來，陷入和吐出同時發生。

理論上說，榮耀號已經抵達這座離我們一百億光年的銀河。幸運的，榮耀號並未碰上巨大的星球或是燃燒的太陽。太空船被美麗、寧靜的天體所包圍，艙內每一個人都屏息地瞧向窗外，過了好一會兒，我收回視線。

「昆，你檢查一下每個人的生理狀況。」我說，然後回過頭命令負責天文導航

的莫理民把太空船所在的方位圖拿上來。

「報告指揮官，我們現在的方位和無人探測船相同，也就是說，準確無誤地抵達目的地，」爆起一陣歡呼，「我們面對的星系為標準的單一恆星系。九顆行星和他們的衛星以及許多小行星與慧星等繞著一顆太陽運行。此太陽距銀河中心約三萬光年，銀河直徑約十萬光年，厚度約一萬光年，本銀河並以極大的速度繞著遙遠的宇宙中心旋轉。」

「沙賓，將安全抵達的訊號發送回去。辛克雅，船體的情況如何？」

「報告，無損壞。」

「動力呢？」

「正常！」姚靖回答。

「皮克林姆，武器？」

「正常！」

「好極了，啓動太空船，先繞著右側的星系慢慢轉一圈。」

指揮臺右側窗口出現了地球所在的太陽系。

「好漂亮的地方！」康其敏說：「麥艦長，你見過比這漂亮的星星嗎？」
「見過，不過沒有比這更寧靜了，它看起來毫無生命跡象。」
「現在怎麼辦？」康問。
「過去看個究竟。」我回答。

榮耀號小心地接近太陽系的行星，這些行星由於受到太陽引力的約束，而在近乎圓形的軌道上規則地運轉。第九顆行星，是表面覆蓋一層甲烷的結冰星球，隨伴著一顆有它一半體積的衛星。接下去是一顆表面大半被薄霧所籠罩的氣體狀行星。第七顆行星，它的周圍有九條由岩質粒子形成的黑暗細環，及五個衛星。接著的這顆星有美麗的光環和許多各式各樣的小衛星。然後是一顆表面有聳立的火山、大峽谷和沙暴的星球。最後，我們終於看到了第三顆行星，我們的目的地—地球。

地球！地球！地球！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嚷了起來。

那是一顆藍白相間的美麗小星球，怎麼樣也想像不到，從那裏發出的呼叫竟穿透了半個宇宙。

我下令全船進入警戒狀態，準備作初步接觸，所有人員和機器開始忙碌起來。

傳真機傳來地球逐漸放大的影像。

「這顆星外表看來是這麼平靜，」康其敏對我說，「很難相信這麼個平靜的地方，會漫無目標地向宇宙求助—上帝救救我們，不管祢在何處。」

「也許它遭遇了某種不可抗拒的天災。」

「不可能，無人探測船帶回來的資料說，這個太陽系最近並未受到慧星或大隕石一類的干擾。」

「那只剩一個可能；不是可怕的疫病就是戰爭。」

「我希望是疫病，」康其敏說：「從跑到我們那裏去的漂流物來看，他們的科技即使不很高明，但已足夠毀滅自己。」

一座漂流的環形太空站進入我們的識別區，為了審慎起見，我下令打開防護罩，同時以光束網將它鎖住。

「發射探測球！」

探測球射出，進入太空站，迅速地在裏面轉了一圈。

「奇怪，看不到生物！」康其敏說，「一座廢棄的太空站，結構嚴重受損。」

「根據我的經驗，這裏像經歷過一場戰爭。」我說，「姚靖，我們再繞一圈。」

有一會兒，艙內無人說話，我們似乎遇到一個正處於戰爭狀態，或是已被戰爭所癱瘓的星球。太空站的毀損現象解釋了「14－3－26」漂流物出現的原因，據我推測，可能是這樣的；一羣靈智未泯的科學家，把求救信號偷偷輸入他們的星際探測船，而由於某種原因，也許遙控太空船的指揮中心被敵方摧毀，也許出於這羣科學家的有意安排，這艘太空船便漂出了太陽系，而莫名其妙地陷入蛆洞中，然後出現在一百億光年外我們的銀河系。

榮耀號離開第一座太空站，繼續在地球的靜止軌道上搜尋。接著我們又發現了另一座毀損的太空站，由其截然不同的構造，這兩座太空站明顯地分屬於兩個不同的單位，因此，我們判斷地球應該不是被一種力量所控制。不過，第二座太空站受損程度較輕微，它尚能利用僅餘的一小片由太陽電池板獲得的能量傳送電訊（跟天

文氣象有關），同時接收地面某處的回電，令我們驚訝的是，這些回電（經由我們的電腦解譯出來）總是重複著這麼一句話，「繼續執行任務，等待修護小組上去。」然而，顯而易見的，修護人員從來沒有上來過。

除此之外，軌道上還散佈著無數的金屬碎片，以及相信是小型飛行器或是人造衞星的殘骸。我和康其敏一致同意，這個地區發生過一場大規模的戰爭，我們所看到的，毋寧是一處太空墳場。

於是，在這條軌道上，我要榮耀號降低速度配合地球的自轉週期，這樣，我們和地球的相對位置就等於靜止了，然後，我們開始對地面上發出微弱電波的某處作鉅細無遺的掃瞄。

掃瞄波輕易避開來自地面的有意干擾，使顯像儀上出現一座龐大的軍事基地，猙獰的金屬骨架散佈在各處，此外，基地上空佈滿了致命的幅射線、高溫，以及強烈的粒子撞擊反應。

毫無疑問的，此地正處於戰爭狀態之中。然而，我們的生物探測器截至目前爲止仍未找到任何生命的跡象，這是怎麼一回事？我正在考慮著是否派遣一組人員下

去時，通訊員沙賓叫了起來。

「快看！有個東西從西北方飛過來。」

那是一枚速度緩慢，構造簡單的導向飛彈，它的目標顯然是那座軍事基地。但是尚未到達基地上空卽被一道由地底射出的核子光束擊落。我們看到地面的一道門打開又迅速關上，不過，在極短的時間內，我們已經偵測到這地底下的建築，而令人驚訝的是，地下部分竟十倍於地上建築。

我決定下去看看。

武器和裝備迅卽備妥，皮克林姆、昆、我另加上康其敏（他堅持要下去）共四個人，搭上一架小飛碟，預備降落地面。就在這時，沙賓又來了報告，軍事基地也發射一枚報復飛彈，而且朝著我們太空船的方向飛來，不過它卻在待機軌道上盤旋著，企圖躲開敵方的偵測，我要沙賓追蹤它。

「實在令人困惑。」康其敏咕噥著。

「自動化戰爭，」我說，「我們下去找出背後操縱者。」

「可是，我們到底應該幫助哪一邊？」

「較理性的一邊，」這是我處理類似戰爭的一貫原則，「當然還得先觀察一陣子。」

「有道理，」康其敏說，「難怪柯寧總理會選上你，處理星際紛爭是一門大學問。」

「那是星際法庭的事，」我糾正他，「我是職業軍人，只服從上級命令。」

「對不夠資格向星際法庭申訴的低度開發星球，你有全權處置的權力，麥指揮官，是不是？」

「話是這麼說，我也有自己的原則。」

「上帝的原則？」

「你不同意？」

「我認爲上帝是個非理性的觀念，不要忘了我是物理學家，不過我也不怎麼贊成柯寧那種無彈性的態度。」

「謝了，」我說，「給我足夠的時間，我能證明作法正確。」

「就像加里汗事件，你袖手旁觀，讓交戰各方同歸於盡，然後你才幫助劫後餘

生者重建文明，可是你在報告上說要回復舊觀，需要一千三百年，老天！多漫長的等待。」

「你有更好的主意嗎？」

「我不妄加評斷，我剛剛說，我不代表任何一方，我雖身爲柯寧的顧問，卻也無權干涉你的任何行動。我純粹基於好奇，對上帝的好奇。」

「我會滿足你的好奇心的，」我哼一聲，柯寧的顧問聲明他不代表任何一方，誰能相信？我想我得謹慎些，「辯論到此爲止，我們下去吧。」

小飛碟悄無聲息地下降，我們進步的隱形技術依舊使地球人毫無所覺，對他們來說，太空船和飛碟過去和此刻都不存在。

「報告指揮官，是不是要直接進入基地？」皮克林姆問。

「等一下好了，先降至對流層再說。」

從對流層可以目視下面的平原、山脈和河流。我們在基地上空繞了一圈，然後跟隨一小隊約有八架像鳥類的飛行器，這些鳥速度極爲緩慢，駕駛皆爲金屬製造的機器人，我們一度靠近，那些表情嚴肅得可笑的機械人出現在窗口，當他們似有所

覺時，我們便迅速地退開。

鳥型飛行器經過一座廢墟上空（這座廢墟百分之九十的建築物已被摧毀，無生命跡象），從地面射出了三枚飛彈，擊落了它們中的三架。

「沒有作出閃避動作，」康其敏說，「這些機器人實在笨得可以。」

「這麼一路下去，我看這批機器人到不了目的地。」

「要不要給他們一點幫助？」

「不！」我回答，「我們對整個情況尚未十分了解。昆，替我聯絡母船。」

軌道上母船給了我們更進一步的資料：這顆星球百分之九十九的水源和陸地遭受嚴重的輻射污染，未發現高等生物存在，只剩下一些植物和低等生物。火山活動激烈，大氣層中佈滿岩灰，地表溫差極大，海嘯和颶風頻率增高。總而言之，這顆叫做「地球」的星球情況非常惡劣。

我們尾隨的那隊鳥型飛行器繼續前行，途中又因機器故障摔毀了兩架。

目標在羣山之間，是座隱蔽良好，深入山脈由電腦控制機器人操作的自動化工廠。飛行器在這裏又遭受地面飛彈攻擊，最後只有一架得以投下炸彈，但是那一枚

小型原子彈，立即把整座工廠炸毀。

「眞不可思議，」康其敏說，「一場無聊的戰爭。」

「較進步的戰爭型態是人遠離任何戰場，破壞的只有物質，不過地球人顯然是第一個受害者，」我說，「我相信一定還有倖存者。」

「找到他們之後呢，指揮官?」

「看情形，」我想了一下，「先把這些戰爭機器毀掉，清除輻射塵，幫助他們重建家園，這樣我們就能給這銀河一個好印象。」

「和平及友誼，」康其敏喃喃地說，「是多麼複雜的事情啊。」

在我們折返軍事基地途中，又目睹幾次小規模的地面戰鬥。戰爭很快結束，地面留下一堆破碎的金屬廢物。

「後方一定得拚命生產這些玩意兒才行，」康其敏說，「否則趕不上消耗的速度。」

「一切問題的答案大概都在那座基地的地下建築裏。」我說。

*

太陽繞到地球背面時，我們的小飛碟降落在基地上。

我們找到那一處光束粒子的發射口，僞裝的泥地下是一層厚厚的活動金屬板。皮克林姆的工具輕易地將金屬板燒穿，一道黑烏烏的垂直管道出現眼前。

「打開反重力裝置及保護盾，」我說：「皮克林姆，你領頭。」

四個人魚貫地降落，包住光束粒子砲的發射管是個封閉的圓柱體，因此我們不得不再射穿一個洞口，進入一條斜向下伸的甬道。甬道壁上每隔一段距離裝置了一隻監視眼，不過我們的防護盾令這種構造簡單的顯像機形同虛設。

「昆！打開掃瞄器。」

掃瞄器顯像幕上出現地下建築的平面圖。

「告訴我控制中心的可能位置。」我對掃瞄器下達指令。

平面圖上立即浮出一條紅色的路徑指標，有這個東西，即令這是座地下迷宮，

也不致使我們迷途。

許多甬道在我們面前展開，許多房間、工廠、儲藏室、軍火庫被我們拋在身後，至少有十個以上的好奇機器人被我們擊倒。

「就是看不到半個人。」昆失望地說。

「早知道，派一組機器人下來算了，」皮克林姆說，「我從沒到過一個完全被機器人統治的星球。」

「這是有可能的。」康其敏說：「在這麼浩瀚的宇宙裏，沒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的。」

「康其敏先生，您認爲這個星球究竟發生什麼事?」

「目前還很難說，不過……」

「我碰過類似的一件事，」我打斷他的話，「一顆開發中星球曾向我們求助，他們在第六次工業革命時，出了差錯，大量生產『智慧型機器人』的結果是，人類變得懶惰而愚蠢，不再認眞地去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凡事依賴機器人，以至於機器人認爲可以取代他們，悲劇便發生了。」

「什麼樣的悲劇?」康其敏問。

「假造統計數字，有計畫地消滅人類，直到陰謀無意間被拆穿。」

「你怎樣幫助他們?」麥漢指揮官。

「還能怎樣?」我笑而不答。

我懶得去回憶它，那是件不值一提的事。我不是去從事一場戰爭，我只是去拆毀一堆不合規格的機器，我的部下沉默而厭惡地執行他們的任務，人人自覺像是工廠作業員。

控制中心是座龐大的螺旋狀建築，我們進入時遭遇到一點小小的抵抗，安裝在壁間的雷射槍和機器警衛朝我們開火。但皮克林姆在很短的時間內就令所有的防禦癱瘓。

副電腦組和中心操作員在失掉能源供應後，停止一切活動。除了一座跳動著閃光的主電腦，它高高地躺在螺旋梯的頂端，這個傢伙是主要的目標，它的肚子裏有我們要的答案。

「還會不會有抵抗?」康其敏對剛才的衝突有點擔心。

「不會了，」皮克林姆回答：「很抱歉嚇了你一跳，我沒料到中心的防衛如此嚴密，不然，我在門外就能把它們完全解決掉。」

皮克林姆率先登上螺旋梯。

「你們是什麼人？」電腦問。

「外星人。」我經由語言交流機回答，這部交流機剛剛從副電腦處學會了它們的語言。

「你用什麼方法控制中心？」

「很簡單，截斷你們的能源。」

「你們有什麼目的？」

「我需要資料，關於這個星球的所有資料。」

「拒絕，沒有指令我拒絕合作，如果你們要強行輸入，在所有防衛措施無效後，一秒鐘內，我會自行焚毀。」

「眞的嗎？」我冷笑一聲，對皮克林姆下令，「制伏它！」

皮克林姆自背包取出一只手掌大小的「單向資料攫取機」放在主電腦的外殼

上。攫取機慢慢地在金屬表面上爬行，似乎在尋找一個方便下手的地點。這只小東西是「包德利特殊用具公司」出品，專門用來對付那些頑固的、自以爲是的電腦。

攫取機繼續爬行，然後一下子爬到電腦背部。過一會兒，電腦開始說起話來。

「住手——請住手——不管什麼東西都請住手——不管什麼東西——我能察覺得到，我能察覺得到——我正在喪失認知和辨識能力——我能察覺得到——」

之後，電腦的聲音突然改變，變得異常朦朧而遙遠。

「同志們好，同志們好，我是明可斯基七四〇〇型電腦，我是目前最進步的電腦，我是在國家科學中心製造的，我的任務是在非常時期接替癱瘓的政府處理事務，我現在聽從包德利同志的指令……」

「包德利是誰？」康其敏問。

「是剛剛那個小東西的製造商。」我回答。

「哈，」康其敏笑了起來，「這小東西眞厲害。」

「我是包德利，」我接過遙控裝置，「我命令你誠實回答底下的每一個問題。」

「是的，包德利同志。」

「非常時期從什麼時候開始?」

「西元一九九九年。」

「原因?」

「由小規模的地區戰爭開始，戰火在中東、東南亞點燃，然後蔓延，最後演變成兩大超級強權的直接對立，一場大規模的核子大戰於是爆發。包德利同志，請參照螢光幕的解說。」

螢幕上出現片段的錄影、圖片與統計數字，配合主電腦的解說。根據單方面的說法（該項資料的輸入者爲兩大超級強權之一），在地球的廿世紀末，愚蠢的敵方——腐敗的資本主義集團，正偷偷地把髒手伸進開發中國家，打算污染他們的靈魂，腐化他們的社會。在這種情況之下，社會主義國家——以蘇聯爲首——自然不能坐視，於是地區性的戰爭發生了，然後隨之增高，由傳統武器演變成小型核武器的對抗，由小國的軍事衝突擴大爲聯盟與集團的戰爭，全面性的核戰開始。這一場戰爭持續了卅年，雖然超級強國發展成功反制核武的防禦飛彈和粒子光束武器，但也只能保護幾處特定的目標。然而，輻射塵、大氣的不良反應、生態環境嚴重的污

染，徹底破壞了生存條件，從海洋到陸地，高等生物逐漸地絕跡，最後地面上再也看不到一個生命體。

「明可斯基，是不是你的程式設計者忽略了告訴你如何結束這場戰爭?」

「不是的，包德利同志。我的指令中從來沒有『結束』這兩個字，我必須遵從的戰爭最高指導原則是——戰鬥至敵方滅亡。」

「不管地球上還有沒有生物?」

「是的，包德利同志。不管地面上還有沒有生物。」

「眞是荒唐!」康其敏說，「我看我們還是離開這個鬼星球算了，遲早這批蠢物會將所有的資源耗盡。」

「等一等——」我想了一下，覺得有些不對勁，「明可斯基七四〇〇，你可曾隱瞞了什麼?」

「包德利同志，我準備回答任何問題。」

我想我可能低估了明可斯基的智力，這傢伙似乎已具備了初級思考能力，所以雖在「小東西」的威脅下，仍能避重就輕地回答問題。

「我剛剛說不管地球上有沒有生物，而你的回答是不管地面上有沒有生物。那麼地下呢？明可斯基你明白回答我的話！」

「我不確定地下的『人工冬眠者』是否可視爲生命體。」

好個陰險的傢伙！

「明可斯基七四〇〇，我命令你提供所有關於地下冬眠者的資料。」

「是的，包德利同志。」

我和康其敏對望一眼，現在總算找到眞正的答案了。康其敏臉上浮起一絲了解的笑意。他應該可以理解，對於低度開發星球，我們最主要的問題是，缺乏足够的處理時間。我們在那些人眼裏老是匆匆忙忙的，老是在趕場，有時候離開之後，反而留下更多的問題。就拿眼前的地球來說，我們差一點忽略了「地下冬眠者」的存在，而這才是地球問題的關鍵。我希望柯寧能够在場，或者康其敏回去後會向他報告這一點。柯寧要是在這裏，他也會同意，光憑理性的思考並不能解決一切的問題，有時候我們得使些小手段，然後靠著一點點運氣，就像這一回，漂流物、戰爭、明可斯基、冬眠者，所有的問號突然地串聯在一起，只因爲我起了一種非理性

的情緒反應，我覺得不對勁。

明可斯基提供的資料令我們大吃一驚。這場表面極盡可笑與無聊的戰爭，並非出於發動者的愚昧，而被自己製造的武器所毀，以至於讓電腦和機器人橫行於地面。不！地球人並不愚蠢，他們只是把智慧誤用了，用在仇恨、戰爭、毀滅對方上面。在此地下建築最深一層的一間大工廠裏正冬眠著一萬三千九百名「社會主義集團」精英，他們之中包括了各行各業的卓越人士，當然還有政客。政客們和社會主義的科學家讓明可斯基作出一項估計：社會主義的各項資源總和及戰鬥意志將使他們在四十年後贏得最後的勝利。然而在戰爭開始後十年，地球被嚴重污染與破壞的環境迫使他們再度擬定一項長期而大膽的「終戰計畫」。該計畫主要有三大目標，其一：將戰爭完全自動化，逐漸以電腦、機器人取代傳統的戰爭。其二：選擇未來新社會所需的各種人才強制施行冬眠。其三：戰爭結束，世界統一在社會主義下進行的各項建設。

「終戰計畫」的設想近乎完美，然而，由於一項錯誤——人爲的錯誤，計畫的部分內容被洩露了。資本主義集團震驚之下，被迫採取了同樣的對抗措施——儘速

將戰爭自動化和選擇一萬五千名冬眠人士。

不！我們不能稱它爲「一場愚蠢的戰爭」，地球人自始至終就知道他們在幹些什麼。

「交戰雙方都估計己方會贏得最後勝利，麥漢，你認爲呢？」

「無法估計，雙方資源消耗率近乎相等，但新礦產和新能源的發現很難預估。」

我說：「如果不是時間不多，我倒有興趣看看結果。」

隨後，明可斯基在我們要求下打開冬眠工廠的入口，這是間佔地頗廣，氣溫非常低的冷凍庫，放置了一萬四千只金屬櫃，冬眠者包括老人和小孩及各種頭髮膚色的男女。

「報告指揮官，需不需要復甦一兩個，問些問題。」昆向我請示。

「目前還不要，」我說，「等我們看過另一方資本主義集團再說。」

我們一行人快步穿過這批死屍般的冬眠者，覺得宇宙間眞是無奇不有，而智慧生物的行爲更是千奇百怪。

回到控制中心，我們讓明可斯基恢復操作，但留下「小東西」來監視它，然後

大大方方地從另一條路離開地下基地。

*

我們很快地找到資本主義集團的指揮中心，並且使用同樣方法制伏了他們的電腦，之後，在基地附近的一座海底城市找到了一萬五千名冬眠者。

「現在怎麼辦？」回到軌道上母船後康其敏問。

「你有什麼好主意？」

「撒手不管，我討厭這顆星球，」康其敏說，「不要忘了我們主要任務是科學上的。」

「我沒忘記，柯寧希望我們找一處條件良好能設置科學站的地方，地球的情況惡劣，看來已不適合。」

「那就應該馬上離開，到其他太陽系看看。」

「再給我一點時間。」

我的腦際突然浮起「14—3—26」漂流物的影像，以及錄下「上帝，救救我們，不管祢在何處」向宇宙求助的那些人。他們的懇求竟然穿越了百億光年的時空，儘管我們能用超空物理學來解釋，但事件本身仍透露出某種神秘的不尋常的涵意。也因此，接到此訊息的人，便背負了某種責任。

康其敏用古怪的眼神望著我，隨卽笑了起來。

「我知道了，你還想過過上帝的癮。」

「話不能這麼說，我們旣已插手，至少得作點事。」

「我不反對，」臉上笑意更濃，「我現在總算明白柯寧對你不滿的眞正原因，你是個好管閒事的傢伙，麥漢指揮官閣下。」

「我認爲宇宙中的每件事遲早都會發生關連，我們在此地作的一點事不會沒有意義的。」

「以物理學家的立場，我同意你的觀點，」康其敏說，「下一步呢？上帝決定施予罪人什麼樣的懲罰？」

*

我不記得我們是多久以前失掉宗敎信仰的，歷史書上缺乏詳細記載，只有一些暗示，據說，很久很久以前，出現了一位假先知，他所傳播的福音一開始倒也迷惑了不少人——「諸神居住在遙遠天際那顆最亮的星，信祂們者，死後將獲准進入諸神的殿堂，同窺永生的奧秘。」但後來，他的謊言被科學家揭穿，諸神的殿堂其實是顆溫度高得神鬼都免不了被熔化的超新星。於是，在一夕之間，憤怒的暴民將所有敎堂一股腦兒搗毀，宗敎便開始式微，乃至於沉寂而終。

但是，據我多年觀察，發現在不少人身上，尤其是終年漂泊於星際間的船員身上，仍殘留著宗敎情緒，每當他們碰上不可理解的現象，或是面對壯麗驚人的太空奇景，宗敎情緒便油然而生。就像現在，我覺得我卽將對地球作的這件事是某種類似宗敎情緒的反應，或者可以說是出於命運的安排吧（從漂流物的出現到解決問題的靈感）！唉！我實在沒辦法去深究自己複雜的動機。

首先，我命令雙方的中央電腦停止一切自動化作業，銷毀所有的武器以及對機器人下達自毀的指令，接著引爆全部的礦場，及製造工作母機和機器人的工廠。第二步，我在地面上清除出一塊污染最小的區域。最後，我從交戰雙方的多眠人士中各挑選了三位領袖級人物，我將這六個人置放於潔淨區附近，然後使他們復甦。

「我看不出你的用意！」康其敏疑惑地問。

「我給地球人最後一個機會。」我想其他的船員大約也有同樣的疑問，「這是我們送他們最好的禮物。」

我們從空中監視著這六個人。

這兩批地球領袖甦醒時的反應幾乎相同。先是震驚，但在很短的時間內恢復鎮定，繼而兩組人同樣開起會來，對他們多眠後的遭遇無法歸納出一個結論之後，便將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現實上，一個人奉派去偵察地形，其他人則迅速地擬定一項探險計畫（從這裏我們看出地球人的智商已接近開發中星球上的生物）。然後開始前進，由於缺乏必要的裝備（只有身上的衣物和手錶）。他們邊走邊尋找防身武器，兩枝木棒和一根鐵條，另一組情況大致相同，且目標都是我們特地清除的那塊

區域。

「你打算讓他們碰頭？」康其敏問。

「不錯。」

「你知道後果？」

「我不知道。」

「這會很有趣，我眞等不及看到他們相遇後的情景。」他興奮地說。

我們仔細地觀察兩批人相遇的反應。令人驚訝的是，這些人同時丟掉手上簡陋的武器。

他們面對面地互視了一會兒。

「我是美國總統柯紀德，這是我的特別助理約翰索普和國務卿史坦利・強生。如果我記得不錯，你是蘇聯總理。」

「不錯，我就是沙基・維諾格拉杜夫，這一位是我的國家安全局長格里賓諾夫，這一位是國防部長安得洛波夫。」

「因爲是非常時期，我希望使用我們都能了解的語言英語會談，總理先生，你

有意見嗎？」美國總統說。

「我建議大家先坐下來。」維諾格拉杜夫用英語回答，開一次圓桌會議。

他們圍坐在草地上。

「我認爲閣下必定明白目前的處境，」美國總統狡猾地說，「貴國戰敗了，我安排大家在此地見面。」

蘇聯總理聽完大笑起來，「老柯紀德，你眞會說笑話，事實上是貴國戰敗了，我們使你復甦，格里賓諾夫同志，你唸一份聲明。」

格里賓諾夫掏出一張紙，假裝地唸著。（我們看得很淸楚，那是一張白紙。）

「社會主義國家聯盟告全世界人民書：

社會主義國家聯盟在蘇維埃共和國聯邦的領導下，歷經四十年的長期鬥爭，終於贏得光榮的勝利……」

「停止演戲！格里賓諾夫，」柯紀德大聲說，「如果我們雙方的態度不坦誠，會議就沒辦法繼續下去。」

「貴國的傲慢態度從來就是世界和平的最大障礙，」沙基•維諾格拉杜夫說，

「從一九九二年起到光榮戰爭開始，貴我兩國舉行的和平談判不下卅次，每一次老柯紀德你總是盛怒之下率先離開會場。」

「我拒絕在不誠實的氣氛下談判。」

「你甚至連程序表都沒看。」蘇聯總理譏諷地說。

「談判從頭到尾只有一個題目：貴國對世界和平的威脅。」

眼看會議即將破裂，空中的我們不免替他們著急。

「我不懂，」康其敏嘆了一口氣，「雙方都不提目前的困境，是不是都睡糊塗了。」

「兩邊都在試探對方，企圖從對方口中探明眞象，」我說，「我漸漸喪失了耐性。」

「那麼你決定放棄了？麥漢指揮官。」康其敏問。

「大家怎麼說？」我問其他人。

「一幕無聊的政治把戲。」昆說。

「我建議讓這些蠢蛋自生自滅算了。」沙賓說。

「我也不感興趣。」姚靖說。

皮克林姆、莫理民、辛克雅的意見都差不多。

「你呢?」我問康其敏。

「我只有一個問題，我們撒手不管後，他們會怎樣?」

「這幾個人會死於到基地的半途上，地球文明從此消失。」

「這樣做對嗎?」

「依照柯寧的觀點，絕對正確，」我狡猾地說，「以宇宙進化的眼光看，有缺陷文明的消失是很平常的事。」

「既然連你都這麼認爲，」康其敏說，「那麼，再見了!地球。」

「姚靖，檢查所有系統，」我下令，「準備離開地球。」

但就在我們正要告別這顆洩氣的星球時，一件怪事發生了。

在顯像幕上出現了一羣移動的物體，不是生物!是十餘具步伐蹣跚的機器人，這些機器人可能由於本身的缺陷而無法徹底執行控制中心的「自毀指令」。我們感到訝異，太空船因此延後啓程時間。

機器人的感應器發現了人類，他們笨拙地改變了方向。史坦利首先發現異狀，驚叫起來。

「注意!機器戰士!」

「攻擊資本家!」俄國人注意到戰士的識別標誌。

三個美國人自地上一躍而起，手上抓著早先拋棄的簡陋武器。

「老柯紀德，現在你該明白了吧，誰是勝利的一方。」沙基•維諾格拉杜夫洋洋得意地說。

但機器人已經不聽指揮，竟然先攻擊俄國人，將他們趕得尖聲怪叫。於是地上頓時混戰成一團，地球人和笨拙的機器戰士用最原始的方式互毆。我們靜觀這一幕。

「我不同情這些傢伙。」康其敏表示意見。

地面的戰鬥平息，故障的機器總算被制伏，但六名地球人也已筋疲力竭。

「我相信這一來大家都明白發生了什麼事?」蘇聯總理有氣無力地說：「我們都被出賣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柯紀德從地上撐起上半身，「你們三個人怎會出現在此地？」

「你們呢？」

「坦白說，我一點也沒有概念，」柯紀德苦笑了一下，「我記得的最後一件事是，我被放進冬眠機。」

蘇聯總理注視著對方的眼睛，確定他沒有說謊後才開口，「那麼，我想我們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這話聽起來有點荒謬，」安德洛波夫說，「除去反革命分子企圖背叛總理外，有一個可能就是明可斯基起了野心。」

「明可斯基是誰？」

「我們的中央主電腦，」沙基·維諾格拉杜夫說，「從我們莫名其妙地被放在這裏，到出現企圖殺害我們的機器人，這一連串的事，我判斷明可斯基的嫌疑比較大，反革命分子無能控制電腦，至於貴國，原諒我這麼猜想，如果不是被明可斯基擊敗，就是貴國的電腦也出賣了你們。」

「我不明白，」約翰索普說，「這像科幻小說的情節。」

「我們高估自己，低估電腦的智力。」史坦利說。

「假如我們暫時同意，共同的敵人是電腦和機器人，那麼是否意味著——」柯紀德審慎地說，「貴我兩國能夠締結一項同盟。」

同盟很快締結好了，六個人狼狽地離開樹林，進入一處被核子武器肆虐過的廢墟。

「雖然我預知會有這種結果，」柯紀德面現戚容，「面對此景，我還是覺得很難過。」

「我也有同感，」沙基·維諾格拉杜夫說，「我不懂你們為什麼要製造戰爭？」

「我沒聽錯吧，」柯紀德說，「地球上每個人都知道發動戰爭的是你。」

「知道的每個人都死了，」再說發動戰爭的不是我，是被資本主義迫害的廣大人民。」

兩個世界領袖爭辯間，他們的屬下開始在廢墟中尋找食物，不幸的是，除了幾只生銹的罐頭外，什麼也沒有。

「總統先生，」史坦利說，「我們只找到這些。」

「能吃嗎？這些東西都被輻射塵污染過了。」柯紀德問。

「不吃只有餓死，大老闆。」格里賓諾夫說。

他們坐下來進食。約翰索普很快地吃完他那一份，然後無聊地把玩著那只空罐頭。

「唉呀！」他嚷了起來，「我發現我們在哪裏，瑞士！」

接著唸出罐底的文字——日內瓦食品廠製造，日期二〇〇七年，七月十四日。

所有人都停下來，一起瞧向罐底，安德洛波夫不小心將罐頭打翻，咒罵了起來。

「安靜點！國防部長，注意你的禮貌，」蘇聯總理斥道，「有誰知道我們怎麼會在這裏？」

「我現在相信這是明可斯基搞的把戲，說不定這批沒人性的雜種正在電視幕前看好戲。」史坦利絕望地說。

「只有人類才會玩貓捉耗子的遊戲，電腦不會，」約翰索普說，「不過，我不

了解俄國人的電腦。」

「明可斯基會用最乾脆迅速的方法解決你們。」安德洛波夫反唇相譏。

眼看爭吵又要發生，美國總統站起來適時制止他們。

「還有一種可能，」柯紀德說，「是上帝把我們放在這裏。」

「這個地球人真聰明，居然猜到是你，」康其敏吃驚地對我說，「怪不得能當上領袖。」

「他的上帝另有其人，」我回答，「不曉得這個人的上帝究竟是什麼樣子？我倒有點好奇。」

不過，那些俄國人卻一點不爲所動，維諾格拉杜夫還能勉強維持風度，格里賓諾夫和安德洛波夫則瘋狂地笑了起來，嘴裏的食物噴了滿地。

「老柯紀德，你發瘋了不成，」蘇聯總理臉色怪異，「上帝這個時候出現是不合邏輯的，祂應該在上個世紀現身，制止你們屠殺人民，再說祂沒有理由把你我弄到這麼個鬼地方來，開個大玩笑。」

「聖經上預言過，上帝將在世界末日時，下來定每一個人的罪。」

「祂第一個就應該找你，」維諾格拉杜夫說，「怎麼回事？我們放著眼前的正事不作，居然扯到宗教這個無聊題目。」

「宗教是資本主義用來欺騙窮人的。」格里賓諾夫說。

「你們眞是執迷不悟，」柯紀德嘆了一口氣，「我後悔沒有在你們製成粒子光束武器前，就先摧毀你們。」

「太遲了，」蘇聯總理沙基•維諾格拉杜夫說，「我永遠不會相信上帝這個鬼東西存在，我情願相信是電腦搗的蛋。」

「願上帝懲罰我們這些不義的人。」

「別把我扯在裏面，柯紀德，只要地球上還剩下一個人，一個社會主義的信徒，那麼世界就有希望，」維諾格拉杜夫說，「你的上帝是個有害的觀念，我希望能當面告訴祂這一點。」

「祂會的，上帝會從天降下來審判生者死者。」柯紀德說。

「叫祂下來吧！」維諾格拉杜夫哼了一聲，揮揮手，作出結束討論的動作。

這個俄國人對「上帝」（不管他指的是哪一個）的不敬態度，令我生氣。於是

衝動之下，我作了一件柯寧知道後保險會氣得跺腳的事，我現身在地球人面前。

我身上發出的強烈光芒，令地球人無法逼視。

「你們必須悔改！」我說。

*

我把六名地球人擊昏，再將他們分批送回各自的軍事基地，然後使全部的多眠者復甦。我相信這麼一來，地球將能暫喘一口氣。至於戰爭若干年後還會不會發生，這我不敢保證。不過，我確信，他們會告訴後代子孫，曾經有位「上帝」在地球瀕臨毀滅時，來過一趟，祂留下了這麼一句話——「你們必須悔改！」

榮耀號太空船緩慢地飛離太陽系，我們注視著那顆漂亮、藍白相間，逐漸縮小的星球。

「再見了，地球。」康其敏說。

「柯寧知道這件事，一定不高興。」我說。

「他不會知道的，我認爲你做得很對。」

「那麼，你相信上帝的存在嗎？」我問。

他審視著我。

「我相信——有。」

「啊！」

「各式各樣的上帝，包括你這一位。」康其敏嚴肅地說。

上帝們

——人類浩劫後

著　者：黃　　凡
發行人：孫　玫　兒
出版者：知識系統出版有限公司
臺北市厦門街113巷17-1號2樓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2663號
印刷廠：淵明印刷品行
臺北縣永和市成功路1段43巷5號
總經銷：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台北市厦門街113巷17-1號2樓
電　話：3927577・3946790
郵撥帳號：0107402-0
初　版：中華民國74年9月

定價 90 元

知識系統出版公司書目